

生意經

五之書叢誌雜



MG
I246.7

631

雜 誌 叢 書

第 五 種

生 意 經

短 篇 小 說 集



3 2169 1114 3

雜 誌 社 出 版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生意經 (短篇小說集) 目錄

| | | |
|------|-------|---------|
| 序 | | (一) |
| 生意經 | | 疏影(二) |
| 書香人家 | | 錢公俠(二三) |
| 大廈 | | 譚惟翰(三三) |
| 父母子女 | | 南容(四二) |
| 留香記 | | 予且(五九) |

式微……………丁 諱（八三）

父親的學畫……………施 瑛（九九）

夜遊人……………朱慕松（一〇六）

殘忍的故事……………林 鳥（一一八）

油漆未乾……………康 民（一二八）

獨身的人……………林 鳥（一三九）

萬松嶺上……………張 憬（一四七）

染……………疏 影（一五九）

編序

「雜誌叢書」第二種「碧雲天外」便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這冊「生意經」是第二個集子了。

我們在「碧雲天外」的編序中說過，「雜誌」除了多刊文藝作品以外，又着重於短篇小說的提供。這第二個集子的出版，正說明了「雜誌」對於短篇小說是如何地重視！

這個集子裏收集的有十三個短篇，我們所以揀「生意經」這篇名爲書名，主要是爲了這正是一篇表現了此時此地的作品。再者，表現的手法也很精當，這自然够不上一般人所要求的「偉大作品」的水準，但以取材和表現方法來說，至少在編者看來，是這一年來不可多得的作品。「生意經」的作者疎影先生，自己是一個「生意人」，懂得「生意經」，所以「生意經」能够寫得好，編者不願意一篇值得推荐的作品，輕易地被讀者放過，所以願趁這出版叢書的機會，來特別介紹一下。

疎影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事實上他確實不是所謂「老作家」，不過「生意經」却不是他的處女作，他曾以各個筆名寫過不少短篇，在刊物上發表。我們對於他所知的，僅此而已。

因爲「雜誌」刊的短篇小說份量最多，所以第二個集子已經出來，第三個集子亦在編印中，不日也可以和讀者見面。

生意經

疏影



天才墮下去。

街堂裏面猶交織着孩子們的喧嚷，和叫賣者的噪聲。臨別的暮光，透過了窗上那兩塊堆滿塵埃的玻璃，使屋裏的什物趨依稀可辨。

她沒有想開電燈。却輕手輕腳地再試推一下緊閉的窗扉，看她是否關好；她又徐徐地掩上門，然後再回身抹掉瀝留於桌上的藥沫，收拾了煮藥的瓦具，整理好杯子，不時地用驚覺的目光探視着沉睡於床上的丈夫，好像怕他會因她的震動而驚醒一樣。最後，她深鎖雙眉，像突然憶起床上的病人在吃藥以後應該出一點汗，於是，她輕輕地替他掖緊一下被角，端詳一下全床，覺得已沒有什麼再要收拾了，這才彷彿完成一件工作似的，微舒一口氣，正擬伏倒身子，曲在她丈夫腳邊休息一會。

但是沒有等她應順着枕，她突然像被什麼刺了一下樣的驚跳而起，她聽見樓下有人喊他們：

「……二層樓，亭——子——間，——趙——蜀——驢電話！」

「誰哪？」她遲疑着。跳起來想趕下樓去打斷他們的叫喊。

「誰哪？」但是丈夫已經醒了，他睜着那變疲乏的眼睛，低低地自語。

「誰知道是哪一個？」她恨恨地說。「偏在這個時候打電話來。——你不要動，剛吃了藥可別再受風，讓我去看看，我來回掉他好了。」

趙蜀卿微微地點頭，答應了。

「……不過，說話要客氣點，不要得罪人！」

看齊妻子那副氣憤的臉色，他突然謹慎地咨照着。

「知道了。」妻子回答。「你多閉一刻眼好！」

看齊他底妻消沒在門口，他底眼並沒有閉攏，反而只有睜得更大地，瞧着那斑剝的天花板。一刻不停地想：

「是誰呢？——哦，也許是老潘吧？上一次那筆貨色手續還沒有弄清呢！哦，對了，恐怕是小孫，他昨天曾約

我下午到大東……那知我下午却偏偏病了……我想小孫他手裏一定捏着一個好戶頭，自己吃不下，要來找我拼做，

……唉，唉！……倒霉，偏偏生病！」

在這一個短短的辰光裏，他並沒有注意到窗外弄堂裏那許多兒童們的嚷叫，他反而覺得這屋子裏靜得要命，像

一般人們單獨在等候什麼時的心理一樣，他渾身感到一種筋肉抽搐着的不舒服。

半天。他才聽得妻的腳步聲從樓梯上傳來。

「玉梅，究竟是誰呀？」一待她踏進門，他便性急地問。

「不知道，——他硬說要你去聽電話。」妻底臉緊繃繃地，顯然是在電話中跟對方爭吵過了。

「你沒有跟他說，我病着？」趙蜀卿提醒她似的說。

「怎麼沒有！——可是他說：『你是他的什麼人，你叫他來聽好了；』他簡直不跟你講理！」

「哦。是這樣——？」趙蜀卿突然呆住了，他本能地爬着坐起來，好像那兩句無理的話已經夠讓他猜測到那電

話中的人一樣。他瞥了一下妻底似乎是被氣出淚水的憂鬱眼睛，驀地像衝破了一道障礙物樣的決然說：

「好，讓我去聽！」他揭開棉被，伸腳下來搜索着鞋子。

「你剛吃好菜……！」妻窸呼着，想趕上來打斷他的舉動，但是突然間她也像意味到什麼似的，她底話跟着她

底行動，倏然中途而止。

他沒有注意到妻底舉動，却用着幾乎是常人也沒有的速度隨手拖着件衣裳裹了一下身子，飛奔下樓去了。

「是那一個？」抓起聽筒，他抑止了自己沸騰着的憤怒，輕輕地問。

「是我。」對方的聲音。

「哦，是章先生，你……」

「你病好了點麼？……你馬上到店裏來一下。」

「馬上？」

「唔。快一點！」

「好。……是。」他對牆上的黑電話機械轉了個躬，心裏本想問一句：「有什麼事嗎？」但在半途，他把這句話吞掉了，恭恭敬敬地掛上耳機，一面却不禁歪身跌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裏出去？」侍候在旁邊的妻問。

「唉！」他嘆着氣，頭像被人重重地搖撼過一下似的渾沌起來，他索性伏到茶几上去了。

「真氣人，怎麼他們一點也不顧憐一點別人。」妻憤憤地說了。

「玉梅！」他忽然拾起頭鑿戒似的喝道，神經質樣地監視一下牆上的電話，然後又好像明白了什麼一樣，改變了語氣說：「你扶我上去。」

當他倚在他妻底身上，爬上樓的一刻，他好像第一次懂得了溫暖的意義。

二

夜，滿天的星斗，滿地的電炬。

但這些在趙蜀腳底腦子裏都弄不清，他被眼瞳中饒繞着的金星混纏得分辨不出那一種星光是屬於那一類了，在回家裏到店裏的黃包車上，他一直混混地似乎在半睡狀態中，到黃包車拉到他店門口，輕輕地放下車槓，扶

住他從座墊上勢將傾跌下來的身子，告訴他：『先生，是到了吧！』時，他才矍鑠地睜開赤紅的雙眼，匆忙地舉了一張票子在車夫手裏，然後一手掀起「派力斯」長衫，一手握着手帕，抵住那滿佈汗珠的額角，像怕了沉重得要垂下來一縷踏進店門。

像走在黑暗中似的他摸索着穿過了電火通明的店堂間，到達了裏面張房間，在經理章文瑞的戒指眼鏡上，他才似乎發見了這屋子的光亮。

『章先生！』他乾燥地叫應一句，微微地前聳一下身子；但接着他的左手便不由地扶到一張空着的椅背上去；不過他竭力忍住，不讓身體疲乏得想坐下休息的慾望，戰勝他的理智。

『哦，蜀卿，你來了？』章經理覺得高興地問。

『是的。章先生！』他混混地回答。

『你身體好了點嗎？』

『好點了！』他抹一下額上的汗珠。

『那你今晚可以陪陪蕭先生了？』

『蕭先生！』他迷亂地說，驚覺地定一下自己的瞳孔，慌忙向經理傍邊環視一眼。

坐在章文瑞經理對面的一張太師椅式沙發中的，是一個粗黑的大胖子，平頂頭，滾圓的臉和腦袋，眼眯成一條縫，在眼，鼻，嘴三處交界的地方，堆滿着交叉形的橫肉。他這時正張大了嘴巴，嘻笑着，向趙蜀卿說：

『啊哈，趙大哥不認識咱了吧？……真是貴人多……』

『哦，蕭大哥，』趙蜀卿搖着被斷了他的話，裝做已經認識他的樣子說。一面百忙中拚命在向腦中搜索這究竟是誰，一面隨口說：『你好，……那一班船來的呀？』

他究竟支持不住兩面用心了，他一屁股傾跌在椅座上，竭力使自己定一定神，才從腦中想起那姓蕭的原來就尋章文瑞生源到上海來辦貨的蕭守義。

『才到呀，一下船就來拜望你。』

『不敢當，不敢當。』他抹一下額角，忽然連自己也覺得今天窘於應對了。

『聽說您身子有點不舒服是不是，我剛才就打斷章先生叫他去招呼你，可是他……』

『沒有什麼要緊，這兩天玩得大利害了，吃了點力，所以，就想回去息息……』

『現在呢？』章文瑞這時忽然插進來說，似乎非常關心地。

『現在可全好了，』趙蜀卿硬着頭皮回答。『吃了點力，要恢復，還不是挺快的事？你說，呃，蕭大哥？』

『那更好了！』蕭守義好像也感到滿意樣的說。

『那麼今天讓我來陪陪您？』趙蜀卿說，向章文瑞那面看了一眼。

章文瑞仰靠在椅子上，手撫着八字鬚微微地笑着，活像一個吃飽了的人。

『這怎麼敢呢？』蕭守義客氣地說。

『唔……蕭大哥，您怎麼跟我們還有客氣，您難得到上海來，就是我們陪陪您也不打緊呀！』

『別客氣，別客氣，今天晚飯算我的，——你們北邊人不要吃京菜，我們這一次吃川菜怎麼樣？』章文瑞摸摸鬚

子，笑嗒嗒地接上來說了。

蕭守義含笑從沙發中爬起來，說：

『哦？又是吃？哈哈，老實說，這兩天就在船上，沒有別的事，就是吃，中的，西的都吃够了，還不是他媽的

沒有什麼滋味！』

章文瑞更加有味的笑了。

『那麼，蕭先生，你請蜀卿替你領一條有滋味的陪好了。』他說。趁着蕭守義沒有注意的時候，他踱過趙蜀卿

的面前，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姿勢。

趙蜀卿苦着臉會意的笑笑，一面便用力撐着站起身來，掙得滿額角上都是青筋，像哭樣的附到蕭守義的耳朵邊

上，顛聲說：

「蕭大哥，真的我倒忘了，人家幾次託我帶信，說牽掛着您呢？」他喘着氣，但還勉強做了一個說這種話時所應有的怪腔。

「誰哪？」蕭守義聽信一揚，似乎已明白了趙蜀躬所指的一切，他故意地大聲的問。

「蕭大哥，你別再裝腔了，難道您連放在您心底下的人都忘了？」趙蜀躬乾咽着唾沫；拭着頭上的汗珠，狼狽地陪着說。

蕭守義像有人抓着他的癢處似的，惡空打了個暴雷般地哈哈，他興奮地說：

「哈哈……，我真是老粗，連心底下的人都忘了是哪一個了；趙老弟，你替我說吧，你說是哪一個？」他把那滾圓的巴斗樣大的頭，輕浮地直送到趙蜀躬的鼻子下面。「你說，你說。」他催促着。

趙蜀躬緊皺雙眉，厭惡地避開那一陣直從蕭守義領下衝出的大蒜氣和汗味混合成的惡臭；他被這臭味薰得更加要嘔出來了。

「老三哪！」却把聲音裝得那麼淫猥地回答。

「啊！老三！」蒲扇似的手掌猛然落在趙蜀躬嶙峋的肩膀上，蕭守義喝醉樣的忘形地吶喊起來了。「……這臭婊子她倒還記得我？」

趙蜀躬底身子又被震撼得險些要摔倒下去，他搖幌着，一屁股坐在沙發的靠手上，用極快的速度輕閉一刻眼皮，好像是一個硬漢在背人的一刻間抹掉他的眼淚一樣迅速。

「怎麼不呢？」他一手按住自己跳得厲害的心房，轉動着發僵的舌根說：「人家一再託我帶信呢。」

「那麼，趙老弟，咱們晚上去找她好不好？」

蕭守義彷彿身體突然減輕一樣的，輕佻地搖擺着。

趙蜀躬默然不語，不知道是忙於支持自己的身子呢，還是他裝作沒有聽見。

沉默在一傍已久的章文瑞這時忽然輕輕地咳嗽來了，並且還像故意要裝得像樣似的，走到痰盂面前吐出了一些唾沫。然後慢慢地踱到他們的身邊，捋着八字鬚向蕭守義作了一個有含意的微笑，說：

『蕭先生，南方有多久不來了嗎？』不等他回答，馬上把話就轉到另外的一面上：『……蜀卿，蕭先生好久不到南邊，你抱病，也得陪陪他啊，何況，人家幾次三番的託你帶信，你就忍心得下？』語是仍舊在舊的題目上進行的，可是那沉重的語氣，是無論怎樣令人想不起章文瑞的臉上還在微笑。

趙蜀卿陡然抬起頭，一雙手故意向蕭守義肩上一拍，充滿精力似的蹦的跳着站起來，臉色鐵青地說：

『那自然，那自然，蕭大哥，我們就上老三那裏去吃晚飯怎樣？聽說老三那裏新掉了燒菜的，你在船上吃膩了，也許到她那裏你會換換口味。』

『真的？蕭守義拉開嘴吧，嘻笑了。』

『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知道你喜歡乾脆！』

『對呀，蕭先生，你看蜀卿跟你們北邊人跑跑，也够爽快起來了。』章文瑞說。

『可不是嗎？……章先生，你呢？一塊兒去怎麼樣？』

『哦，不。』章文瑞先做了個手勢，似乎怕人來拖他一般把手向半空一按，『我還有一點事沒有了，跑不開，不能奉陪。』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兩眼透過那老花眼鏡的鏡片，凝固似的盯住蕭守義，好像要從他的身上測量出什麼一樣。

『那我們放肆了。』蕭守義笑着說，搶步就先走出帳房間。

趙蜀卿也正提步要跟出去，不想章文瑞這時突然轉變了語氣，壓低嗓子，很嚴重樣的喊：

『蜀卿！』

『呢！』趙蜀卿收住腳，咽下了一口口水。

『你曉得這回蕭守義到南邊來，貨準備辦得多麼？』

『不知道。』趙蜀卿老實地說，自己用手摸一下發燙的額角。

『唉！』章文瑞無端地嘆口氣，接着說：『你不知道，因為你一病，我們險些錯過了這個大顧客。還幸虧上次我們招待他過到，所以這次到上海，倒是的確自己找上門的，喏，做生意也要長線放遠鷄，這種地方就可以看出好處了。』他又像吃飽的人一樣地舒口氣，接着說：『不過離乎險得很，據他告訴我，他到上海，才在旅館裏坐下，不知道萬源福的跑街楊品芳却已經來找他談了，你說他們消息這樣快，那不是有鬼？幸而楊品芳太識相了，說要讓老蕭休息休息，先跑開一會，說晚上再來請他吃夜飯，這樣，才使老蕭有機會跑到我們這裏來，你說，這不是我們的「刺市」燒得好？』

『唔，唔。』

『不過，想想看，楊品芳不會這樣「羊」，他畢竟算好老蕭不會自己出來找人，所以定心先到外面佈置，那知，他算錯了……哈哈。』

『所以』他更嚴肅地說，像一個軍師發到最重要的一支令箭了。『我叫你出來，就是要設法攆住他，不要讓他回旅館，最好要在街上不見他的人。你是知道楊品芳的手段的，無論嘴和別的，我們都敵不過他，而且，萬源福的牌子比我們還，我們更敵不過他；老蕭又是一個心眼都活的人，他受不了楊品芳他們的三言兩語；假使我們不先下手為強，那我們準只有遺缺的份。所以，攆住他，不使他跟第二個人見面，是最「辣」的手段。蜀卿，你懂嗎？』章文瑞的雙手重重地向下揮，眼睛就跟着盯住趙蜀卿的面上，看出他了解他話的程度。

『唔，唔。』

『是的，』章文瑞忽然又想起樣的接着說：『我知道你身體不適意，不過，沒有辦法，只有辛苦你了，我有數，我有數，……哦，你現在還發着熱？』他看着趙蜀卿的時白時青的臉，看着他乾燥得發焦的嘴唇，他忽然搶上兩步，要試摸一下趙蜀卿的額額。

『哦，滾滾的！你怎麼這樣自己不當心呢？你本來的身體既然不好，就得……呃，好好當心呀！』他慈愛得宛如

「個父親樣地。」

「嘿，是我自己不好！」趙蜀卿感傷地說。

「在這筆生意成功之後，你得多休息幾天了。」

屋子裏靜穆得像修道院一樣，各個角落裏都充滿了慈愛的空氣；但是由外面偷偷地溜進來的窸窣聲音，給予這空氣以一種諷刺的感覺。

「老趙！老趙！」大概因為等得太久了，蕭守義的金少山樣的高嗓子，由外面喊着進來。

「你快陪他去吧。」章文瑞急急地說，並且推著趙蜀卿的身體。

「哦，來了！」趙蜀卿提高他的發啞的喉嚨回答。一面迅速地拭擦一下頭上的汗，捲起長衫走出帳房間。

「蜀卿，記住了嗎？記住他，不要讓他冒險！……」

「知道，知道！」他聽見趙蜀卿的回答，並且聽見他用最興奮的喉嚨在招呼蕭守義。

「……蕭大哥，你慢走，我們那汽車去好了……」

三二

汽車在一條擠滿了電燈的街口停下，趙蜀卿搶先付了車錢，並且第一個跳下車。他這時輕鬆地鬆一鬆肩，覺得除了那些像薄荷粉紫發聲掛着的燈有一點刺目而令頭腦發脹外，別的都似乎漸漸舒服了。

「蕭大哥，您看，長久不到這裏來，這麼還認得出嗎？」

「哦，這裏……」蕭守義被那些寫着紅字的燈罩迷惑着。『……他媽的，倒又好像多了不少新人家了。……哈，看您看那不是老三的地方……』

他指手劃腳地對着一個用淡藍寬紅管子所絞成的燈籠喜地叫着，脚步也快了。那香雲兩字，令他恍惚得猶如

個朝山進香的香客，發現了「大雄寶殿」一樣。

趙蜀卿拈提着衣角緊步追隨，而且在那蒼白的臉上，也帶了點稍覺自然的笑容。這是連他自己都不明白這突然振作起來的精神是那裏來的。

踏進那掛着「香雲」紅燈牌子的大門，穿過那堆滿傢具什物和掛着濕淋淋的衣褲襤衫的污穢黑暗的客堂，拋開了那一聲如雷樣的迎客的怪叫，蕭守義悶住頭，趙蜀卿撩起下擺窺視似的直上二樓。

『老三！』

沒有進得房門，蕭守義揭開門簾，就是一聲高叫。

從後面走出一個娘姨樣的人，她招呼着說：

『對不起，三小姐有堂差出去了，：：：您先生賣姓？』

趙蜀卿搶前一步；從蕭守義的身傍站出來。

『阿新！』他喊一聲。

『哦，趙先生，請裏面坐。：：：三小姐馬上要來了。』

樓底下起了一陣紛擾的噪聲，阿新由窗裏伸頭朝下一看，回頭向趙蜀卿說：

『趙先生，你真巧，三小姐正好回來。：：：』她又向窗下喊道：『三小姐，快上來，趙先生跟客人在等你呢？』

『那一個趙先生呀？』從樓梯上送來拉長腔調的回音。

『趙源發的。』

蕭守義拉開嘴巴，眉花眼笑的，也把頭從窗口向下望去。

趙蜀卿皺眉，向蕭守義輕蹙一眼，提步躡足而出，在樓梯口正巧遇見老三。

『老三！』他一把挽住她。

『趙先生，你……』

「你別響，我有一個客人在裏面……」

「誰呀？」女人打斷他。

「你別急呀，反正你們是老相好。……你替我辦一件事。」他索性半抱住她，向她商榷。

「你說好了。」

趙蜀卿就把手攥緊一點，使自已接近她的耳部，耳語着：

「……那傢伙是我的客人，是北邊來的，是一個大主顧。我們同行裏有不少人要釘他，我們不能讓他在外露面。這個，我們男人沒有辦法，所以特地來找到你。老三，我現在把他交給你，你有本領，三四天之內不說他在外露面，那麼，這回生意成功，我不會忘了你，算你頭功。老三，你答應不？……」

「你這是什麼計？」老三在他肩上打了一拳。

「美人計！」趙蜀卿笑着回答，正待鬆手，不想蕭守義突然出現在房門口，臉色不快地說：

「老趙，你們在談什麼？」

趙蜀卿滿身都嚇出汗來，他索性把老三攥緊一點，故意在她底腮上吻了一下，然後有含義地在她的背上輕敲一下，才鬆開手紅着臉回過頭來說：

「哦，蕭大哥，對不起，我先揩油！」他訕訕地笑着，忐忑於他的心中的，一點不是在女人腮上「揩油」的事，而是沈着地研究蕭守義臉色變化的動向。

頁在背後的手，急速地向站在後面的香雲老三反招着。

香雲老三臉上掛着笑，但却凝眸仔細向蕭守義端詳一會，然後應着趙蜀卿的手邀，她才碎步上前用了幾乎連蘇守義也料不到的親熱姿態向她的玩弄的對象進襲着：

「蕭先生，你……」把用不着的話在一個輕盈地搖頭姿勢給抹掉了。

「蕭大哥，你看，我的話不假吧？」

趙蜀卿在傍開玩笑地說着，緊張地看着蕭守義在這一幕下的轉變。

蕭守義又恢復他那眉花眼笑的樣子了，他一手貪婪地摸過香雲老三，瘋狂般地嗅着她的面孔，而後才說：

「老三，你還記得我？」

「自然囉！」她說。「你怎麼好久不到南邊來？我幾次託趙先生看看你。」

「真的？」

「那一個騙你？你問趙先生。」

她自己先向趙蜀卿着，其實是在探視着他的指使。

「我早跟蕭大哥講了。……噯，蕭大哥，你看，我的話不假吧？」他微微地點點頭；向香雲老三表示已經滿意了。

「哈哈……」蕭守義醉了一般地笑着，把香雲老三拖拖曳曳地直吵到兩個人都倒在沙發上。

趙蜀卿故意將自己避開，站到廳馬路陽台上，負手觀天，一面用心傾聽着房間裏面他們的嬉笑，和特別注意夾在這嬉笑中的由香雲老三所挑起的談話。

初夏的夜風很大，尤其是那些由對面高牆上倒砸下來的逆風，更覺猛烈。趙蜀卿在陽台上不過站了片刻，就已開始感到週身陡冷起來了。那風雖然是翻翻他的衣角，吹鬆他的頭髮，但是他感受到的，彷彿自己是赤裸地在風中站著，逐漸地，他覺得體內的溫度在增高；而手掌，冰樣的發冷，他摸摸額額，是像一把滾沸着水樣的鉛壺那樣地燙人。

他心裏逐漸害怕起來了。不過他仍強自鎮定着，用着全力，盡力捕捉那些由房間裏飛出來時時被風吹散的匂子。

「……你怎麼到今天才想起到我這裏來？」香雲老三的帶有誘惑性的低音。

「龜孫子才騙你，我今天下午三點三刻才到！」蕭守義的重音。

『不要瞎說，』女的安慰着。『誰又說不相信你呢？……那麼這回總可以多在我這裏玩幾天了吧？』趙獨腳所聽到的回答是一聲長嘆。他忙着放下按在額上的手，傾神注聽着。

『幹嗎又不高興呢？』女的聲音又響起來。

『這一回，又就攔不長呀！』

『個把月？』

蕭守義好像煩躁地站起來一下，接着又坐下去。

『個把月！』他恨恨地咕噥着。『有個把月倒好了。』

『那末，半個月？』

『半個月！……連頭帶尾，一共還要打個倒八折！』

『三天？』

『嗯！』

『你騙我！』女的在撒嬌了。

『老三，我騙你？孫子忘八蛋才騙你！』

趙獨腳一陣歡喜，冲散他對病體的憂慮，他想擺他三天還可應付。於是他更興奮地再傾聽下去。

『你又說咒了，真的，你的嘴！……』似乎是擰了他一下嘴。沙發上有轉側的聲音。『那麼你準備在我這裏玩幾天，我出空身陪陪你。』話着，不待對方答話，便聽見她從沙發裏爬起來，伏到窗口叫道：

『阿新！』

『賊，三小姐！』

『有人來喊我，你回說我病了，這兩天不出差了。……知道嗎？』

『曉得哉！』

接着他便又坐到沙發上，繼續向蕭守義說：

『你看，我爲了你！』

男的沉默了一刻，好像確實爲難似的，結果，還是決然地說：

『只有一天！』他歛地。

『一天？』她提高喉嚨，『你聽我！』

『呃，老三，你又來了，誰騙你才絕子絕孫！我算給你聽，今天第一天，準陪你；明天，要出去跑跑，到上海來辦貨，貨總不能不辦呀！後天，料理一點零碎事，晚上就要下船了。老三，天地良心，你替我算算看！』

香雲老三突然銀鈴般地笑起來了：

『蕭先生，不是我說你，你真太傻了，照我算，你可來十足在我這裏玩到後天下船！』

『老三！』蕭守義像哀求她指示樣的喊着。

趙獨驕的身子突然輕輕地顫了起來，不知道由於冷呢，還是爲了形勢趨於緊張。他靠住了牆，聳着耳朵傾聽。

『你講講看！』蕭守義催促的聲音。

『你枉爲一個在外面跑跑的客人！』他先埋怨一句。『難道你的精神真的這樣足？到了上海不算，還要自己去跑，你太辛苦了。』

『沒辦法呀！』

『沒辦法！虧你講得出，你儘管託一個朋友好了，難道你連這樣一個朋友都沒有？』

『哪一個呢？……除非像你老三！』沙發上一陣轉側聲，似乎蕭守義跟在這話後面又動過手了。

女的聲音依然是一本正經：

『哼！我老三，假使我老三是一個男的……唉，那不用去說了。我說的是，你真傻，你放着一個好朋友不去請，却來請到我，真是哪！……噫！』

蕭守義好像又給怔住了，他遲緩地說：

『老三你說是誰？』

『是誰？你這樣朋友真要叫別人家氣死，幸虧人家識相，不來聽你的話，假使哪……』

『呃，老三，你究竟說的是誰？』

『近在眼前，遠在天邊！』

『啊，啊，你說是老趙？』

『唔，怎麼呢？你說他這個人還壞？你叫他來問問看？』沒有等候對方同意，她跳起來，三步趕兩步跳到陽台上就喊：

『趙先生，你進來，你在看天看獸了！』

『什麼事啊，老三？』

趙蜀卿像演戲一樣的，拂了拂髮袖，應聲而出。

『蕭先生想拜託你辦一件事？』老三代他說。

『什麼事，蕭大哥？』趙蜀卿覺得週身發冷，另外更覺得似乎有一線寒流，自背脊向下流去。他打了個寒噤。

『你問老三。』蕭守義恍惚地說。

『是這樣的，』老三接過口來：『蕭先生這回來上海沒有幾天就癩，倘使再要自己去辦貨，那更沒有好好地玩下的工夫了，所以，他想找個朋友當一下差，而我呢，就介紹你趙先生……』

沒有再等她繼續講下去，蕭守義陡然漲紅了臉站起來，急遽地說：

『老趙！你別聽她的話，我是跟她開玩笑的，辦貨的事，我已經跟章先生談過，我想請貴號包辦，……』

看着蕭守義的窘態，趙蜀卿深意地注視他一眼，他以一個勝利者的心眼，估計一下這個心腸鹵而直的對手，是太容易打倒了。

『我知道，我知道，』明知道是蕭守義說謊，但趙蜀卿却順着他說的謊言。『不過，我似乎聽見章先生說您沒有向他談起配些什麼貨，不知道是不是？』

『對，對，……我忘了把貨單交給他，請你……』

蕭守義一漲紅了臉，忙着低頭去翻口袋。趁這個時候，趙蜀卿向香雲老三做了個鬼臉，但初用不相識的饒乎是像教訓樣的口氣說：

『老三，我看你這回看人看錯了吧？』

『可不是，北方人到底比南方人乾脆啊！』香雲老三回擲過一個淺笑，一吹一唱樣的高聲說着。

四

現在。……

蕭守義已經卸去他那件黑綢長袍，敞開了領口，露出胸前黑茸茸的一堆汗毛，他嬉笑着，不時抓耳搔腮地，好像時時刻刻感到手無放處。老三這時也換了鎗花拖鞋，擡起了披散着的頭髮，拿了把發着濃香的檀香骨的女式摺扇，站在蕭守義背後，有意無意的替自己，替蕭守義搵着。

祇有趙蜀卿仍舊是老樣，他的「派力斯」長衫依然穿在身上，祇是雙袖被仔細地捲上一段，露出了內襯的潔白府綢短衫的衣袖。

他的臉色這時倒又轉變得紅了，比剛才那蒼白而發青的樣子自然要好着。同時，他自己覺得精神也漸好起來，他已不再覺得四肢發軟，觀東西昏眩，和喉間乾燥的現象了；祇是在腦中，比先前似乎更加感到沉重和混沌，像一缸混水中又加上些泥塊一樣。

他伏在桌子上，用雙手托住他的下巴，像是要支持那沉重的頭部。

對面坐的就是蕭守義，他正吐出一隻油爆蝦的壳，喝了口「五茄皮」，抹抹嘴又抹抹那滲出在額下的汗，忽然又用這隻手伸到後面香雲老三的腰肢間，把她箍到面前來。

「老三」他說。「你有種，你叫趙先生也陪我喝一杯，我才佩服你……」

「對不起，我沒有這點本領，」香雲老三笑着說，一面瞥了一下趙蜀彈那愁苦的臉色。「像你先生是他的至交，還勉強不了他，我，更難得到他的賞臉了……咯咯咯咯」

趙蜀彈急得滿額漲起了青筋，他格格地說：

「老三，你，這是什麼話；我，我實在因為今天身體不好，不能勉強，不然，我，我問你，我，我那一次在你這裏向人討饒過？」他說得唾沫飛濺着，眼睛也無名地突然赤紅起來了。

「好；」蕭守義鬆地拍了一下桌子，驚得那些紅袍的油爆蝦也活轉似的跳躍起來。「老趙！你既然逞英雄，說從來不會向人討饒過，那麼，索性硬到底，對我蕭守義也實一點臉，陪我喝一個醉怎麼樣？」

「不，蕭大哥，我幾次向你說，我身體不好……」

「哈哈哈哈哈，老趙！你騙我，你面色這樣好……」蕭守義含糊地說，似乎有點醉態了。

「不，我不騙你！」趙蜀彈突然感到憤怒起來，他沒有顧到措詞，就隨口回答一句。

「那你一定不給我實個臉！」蕭守義顯得很不快，他加上一個字說：「好！」恨恨地丟了寒蝦到嘴裏去。

一陣令他戰慄的暗影，像根雷閃的鞭子似地抽在他的心頭，他渾身在片刻間立時火熱起來，好像有誰把他丟在火爐裏一樣。

從別的房屋裏來的胡琴聲，跟那帶有雌音的唱「老生」戲的嗩吶，迅雷閃電樣的對他轟擊；他想到了章文瑞經理的八字鬚；憶起了章文瑞經理的囑託；這些，對於他，被劈裂開來似的，令他霎時間頭痛欲裂了。

他不由地又抽出手帕，揩拭着迸裂出來的汗珠，乞援樣的向香雲老三看齊。

老三用眼睛答應了。她用臀部推動一下蕭守義：

「唔，怎麼，你沒有喝多少你倒先醉了？」她抽出小手帕替他拭了下頭際的汗。「你看，你的汗。」

「誰？」蕭守義眨起他的紅眼珠問「誰喝醉了？」

「還不是你！」香雲老三輕輕用梳木扇在他的足球樣的光頭上輕敲一下。

「我？」他被打敲得臉色漸萎。

「怎麼不是！」香雲老三說。「人家身體不舒服，太太吩咐少喝酒，闔命難違，你就饒饒他吧！」

蕭守義盪了別房間裏那些唱的拉的雜聲，縱聲狂笑起來：

「哦，老趙，我沒有想到，你有命令在，抱歉，抱歉。好，老三，咱聽你的令，放放他。……不過，老趙，可知道嗎，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是大丈夫，你有種違背你的太太，咱們難得見面，咱們來偷喝個醉怎樣？」

回答的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但陡然間趙蜀卿又開口了：

「好的，蕭大哥我賣命奉陪！」那聲音乾啞得猶如敗弦。

「好義氣！」蕭守義伸出大姆指，讚嘆着。替趙蜀卿的杯子中倒了酒。

趙蜀卿一點不客氣，失神地先自端起杯來，仰首直灌下去。「蕭大哥，乾！」他說着，其實是閉着眼，只覺得那一般血樣的紅流，火熱地直衝入自己的胃裏，在那空洞的胃壁上，熨斗樣的發着燙。

他忽然自覺有了一點興奮，精神在刺激下突然振作起來了，他甚至故意以爲自己這個病還得用刺激來醫痊的。於是他索性這樣說：

「好，蕭大哥，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就來喝個醉！」

蕭守義滿意地拍拍老三的肩，說：

「你看老趙！」

趙蜀卿的臉白得發一張紙。連香雲老三也吃驚了。但她看了看蕭守義正在得意的臉色，想起趙蜀卿吩咐他的使

命，就是叫他滿意，於是她仍這樣說了：

『他這時只要朋友，不要太大了。你說他够不够朋友？』

『够朋友，够朋友，下次到上海，我一定再要我來喝一個醉！』蕭守義開口地說。一面向趙蜀卿舉一舉杯。

『老趙，請哪，既來之，則安之，哈哈。』

『好，不必客氣，不必客氣！』趙蜀卿匆忙地喝下第二杯酒，但已覺味不及第一杯了，不知是舌頭上失了知覺，還是他的神經被「下一次」的預約先刺激夠了。

『呃，趙先生，你慢慢喝，這是「茄皮」，不是黃酒呢？』老三警告他。

蕭守義有點醋意的攔開她。

『他知道，他知道，用不着你說，你還是唱一段吧。』

『好，我就唱一段「捉放宿店」怎樣？』

『好。』蕭守義拍一下大腿，嘴裏就替她拉起琴來。

『聽他……善啞……』

『再高一點……嗓子倒挺够味的……老三……你可以追得上孟小冬……咯咯咯……』

『好……聽得我啊……』

『好……再拔高一點……』

但是隨着他們的「拔高」，趙蜀卿的雙手逐漸向上，捧住頭部了，他自覺得它一點點地要膨脹開來……

五

一連三天。趙蜀卿沒有回過家，早呀晚的陪了蕭守義玩了三天，一直到把蕭守義送上船，他才安心地，像是可以報命樣的回到章文瑞那裏。

坐在章文瑞面前，連章文瑞也驚異於他變得這樣快，他幾乎不認識他了，他的眼眶發黑，他的顴骨發紅，而他的臉色，則是冬天的雲霧地灰白。但是他的瞳孔却閃閃有神，好像幾天來的機警生活，還留有痕跡在他的眼波裏。

『蜀卿，這兩天辛苦你了。』章文瑞的眼睛撫愛地注視在他的身上，溫存地說。

『還好，還好。』他用那被烟和酒刺激過度的啞嗓子回答。

『身體呢？』章文瑞萬分關心似的。

『倒好些，骨頭賤……』他回答，但吞下了第二句話，換了另一種說法。『一開頭似乎有點吃力，後來倒也不過如此了，就是到現在，我仍覺得精神很足。』

『唔，那更好了，』章文瑞放心地說，彷彿是卸了一件責任。『……老蕭有什麼話麼？』

趙蜀卿的心跳着，慌忙默上了這一句：

『他說，下次還要來找我們！』

『喔！……那準是你應酬得好，……這兩天你就一直把他纏在老三家裏？』

『可是！我不使他漏臉！』他眼光閃耀，把我字說得特別有分量。

『我知道你能幹，……我聽說，楊品芳就整整找了他三天，他沒有料到我們比他們棋高一着；這一回，照你那次派人送來的配貨單；嚙，還是年內第一筆大生意……唔唔，蜀卿，就這回一律替他加二成，橫豎他鑽在女人酒肉中間還有什麼心腸顧到價錢！……唔，……你說是不是？』

『對呀！』趙蜀卿漸感疲乏地回答，他開始覺得在體內燃燒起精神的原料已逐漸完滅了。

章文瑞也看到他下垂的眼皮！

『哦，蜀卿，你吃力？……對啦，你還是回去休息吧，你果然太辛苦，你這回可以多請幾天假，好好休養一

下。』

『謝謝你！』他站了起來，謹慎地整理一下皺起來了的長衫下擺，正擬向外走，忽然章文瑞的聲音又留住他。

『蜀卿』，他面上略浮笑影地叫道。

『什麼？』他張着大眼睛問着他。

『蜀卿』，章文瑞也站起來說。你回去休息好了，老三那裏的應酬費，我到節邊一塊送過去……還有這一點他從袖裏摸出兩盞紅色嶄新的鈔票，遞給趙蜀卿。『算是店裏先謝你的，你先拿去，算是你養費……』瞧着趙蜀卿臉上的驚喜姿態，他又說道：『……你用不着客氣，辛苦的是你，替店裏做事，是賞罰分明的，店裏決不虧待你，……你，你拿好了。……』

趙蜀卿怔了一刻，才迸裂似的脫口而出，……

『謝謝你！』他激動地說。同時，在他的通體之內，他感到一種驟然輕鬆起來的快感，這感覺是如一個長途跋涉者到達了目的地，一個久居地穴而得見青天的人所感受到的一樣。

他周身微微地顫動着。他的眼眶裏忽然潤濕起來。

但是正符他微傾向前面來接過這兩盞鮮紅的鈔票時，忽然他覺得眼前的世界轉動起來，萬物飛舞，由緩而急，由急而變一片渾白，接着一陳漆黑，像被拋到一個無底的深淵裏，四肢用不出力，週身的骨骼都立刻鬆懈下來，再也支持不住他的體重在心口，只覺得似乎有一個東西塞在那裡，令他透不轉氣，終於他昏然忘了一切，讓他的身體隨着他傾前去拿鈔票的去勢，猛撲在章文瑞面前的桌子上，而且立刻摔跌到地上……

『蜀卿，蜀卿！』章文瑞驚跳起來，慌忙地叫着。

沒有答應，只見從趙蜀卿張着的嘴裏，鮮豔的血液，泉水樣的湧將出來，蜜似的起着泡沫。

……你怎麼啦？』章文瑞連忙跳在一邊，驚叫起來了。

躺在地上的趙蜀卿也沒有動，祇是在那微張的，像蒙上一層灰塵的眼珠上，還似乎給予章文瑞一個回答：『你知道爲什麼的！』

書香人家

錢公俠

最近回鄉去了一趟，從小城市到一個小鎮，又從小鎮到一個小村，由小村出發，因為嫌航船太慢，便徒步進行了。這條路徑在五年前避難鄉間的時候，曾經走過不少次數，那柳暗花明的景色，確乎够人留連。這一次我一個人，在桑間陌上趕路，隨處都發生無限感觸。尤其是走到曾經與拙荆所盤桓過的××蕩邊，更覺得另有一股滋味，湧上心頭，也不知是酸是甜。從水邊遠望，可以隱約看見蕩北小鎮的樹木和高聳的烟囪。因此憶起六年前小鎮大火的景象，我們夜間在蕩南默默地望着通紅的天空和通紅的水面，那種恐怖的心理，雖然數年來已經逐漸被種種甘苦與患難埋葬下去，此時也彷彿能回味到十九。

沿水邊草地西行，是一條石橋，橋頭有一座荒廟，這是農人耕罷小憩的地方，我走到此地，也就揀一塊乾淨的階石，坐下來休息一會。廟裏有幾個兒童在呼么喝六地聚賭，看見了我，都露出一點詭怪的神氣。五年前避難在此的城裏人是很多的，那時茅屋中走出一個紳士或太太是沒有人覺得驚奇的，可是現在避難的人都回到城鎮去了，於是偶而有一個衣冠比較整齊的人出現，就不免要多看幾眼。不多一會，因為我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是空坐着而已，他們也不再感到興趣，繼續把頭攪在一起賭錢。

我把兩肘支着膝蓋，擡着頭出神一會，當我抬起頭看着天色準備動身的時候，發現一個孩子遠遠

站在我的對面，向我望着。這是一個四五歲的男孩，穿的跟鄉下兒童差不多的短衣服，只是比較乾淨整齊一些罷了。可是他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頭髮很稀疏，而且微帶黃色，顯然不是一個血氣極旺的孩子。他的額角很寬，巨大的耳垂和他的臉色對照，襯托得格外紅潤。他的鼻子在他的小臉龐上似乎覺得太大了一點，小小的菱角嘴浮在一個桃子形的下巴上面，在這些中間，睜着烏黑的圓眼，只覺得他秀氣撲人，令人起無限快感。

他好奇地望着我，使我也好奇地望着他，這時他非常怕羞的樣子，掉過頭去準備走開了。就在這一剎那間，使我想起他決不是一個鄉下的農家子，而是一個避難在鄉下的城裏人，不但是一個城裏孩子，而且是城裏一個優秀人家的孩子。他掉頭走開的時候，我發現他的頭顱非常龐大，壓在稚嫩的小身軀上，走起路來彷彿受了影響，有一點搖擺不穩的樣子。他走到那個人堆裏面，還是在偷偷地望着我，是他對我發生比較親密的感覺嗎？這是決不會有的事。可是從他的態度上面，倒是我覺得他是比較與我接近的人。

然而他既走到人堆裏面，而且露出非常害羞的樣子，我也就不去釘着他望了。不過我同時想到，他的家庭一定避難在鄉，而至今無法回到城裏。照年齡講，他準是在難中生長的，老家也從來沒有見過，也許永遠不會見到了，否則他何以至今留落在鄉下而不能回去呢？我低頭作此冥想的時候，那孩子又離開那一羣頑童，向我偷望着，我伸手向他招呼，他又蹣跚地逃開了。此時我忽然發現，他的眉目之間頗有與我一位同窗的祖父某翁相似的地方。某翁如果健在的話，現在大概有八十五六歲了吧。我記起戰事發生前曾經參加他老人家壽宴的事，因此認為這孩子也許就是他的後裔。這樣一個聯想，於是，當時的情景，都一一恍然如在目前了。

那時我好像一頭候鳥一般，從家鄉遷移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隱隱中好似逃避未來的烽火，我偶而經過一個小城，又偶而在一條小巷中遇到一位大學裏的同學，他是一個少年公子，服飾考究，營養極好，所以雖近中年，還是白皙肥腴，風度奇佳。在學校裏他因家學淵源，很得兩位國學教授的賞識，我與他是同級同系又是同室，因此頗得他的益處。

那天他一看見我，便將我拖到他家里。他的家外面並不富麗，可是一進門則亭台樓閣俱全，而且男女衆多，使我想起大觀園的景象。他告訴我不多幾日就是他祖父的八十壽辰，所以無論如何要我留下吃了壽筵才走。我見宅中確是頗顯忙碌的樣子，大家喜氣洋溢，準備迎接那個佳日。我的同學引我見了他的雙親和祖父，我既然是他們一家寵子的同窗，當然也蒙推愛，他們和他一同把我堅留下來。同學早已娶親，在大學裏的時候就會陪到學校裏來玩過，所以還有一些認識。他已經有一子一女，那小妹妹也已經蒼蒞年華了。

他們祖孫會四代，相貌身材，真是一個模型，不過父親臉上多幾條皺紋，而祖父則更多幾條，而且更深刻一點罷了。上面三代連說話的聲音，也非常相像，如果隔牆聽去，簡直辨不出誰和誰在說話。我的同窗說話素來是最有風趣的，談吐文雅，妙語如珠，令人喜歡和他接近。殊不知他父親和祖父，也是一個樣子。我在他們三人中間，覺得他們雖然樣樣都大同小異，却絕不感到一點單調，就是由於這個緣故。

有一點使我最高興不止的，就是他們三人之間雖有長幼之分，却什麼話都談，一點都不忌諱。尤其是談到女人，各人都有妙見發表。原來他們家裏的傳統，兒子娶媳婦，都不是母親挑選，而是父親挑選的。我聽那位祖父談起如何選定媳婦的故事，尤其覺得別有見地，使我有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有時又覺得忍俊不禁。某次跟他們一家人出去看戲，回來聽他們對於旦角和鬪目的女看客也都品頭評足，各有一番美妙的議論。

然而三個人（那位會孫有他自己的書房，不大出來見客）儘管議論紛紛，却從來不會議論到面紅耳赤的地步。你簡直常常可以聽見小輩含笑地對長者連聲『是，是』不已，却絲毫不覺勉強。這中間的禮儀，使旁觀者覺得很是暢快，真是的，唯『暢快』二字可以形容他們中間的關係。在極周到的禮儀之中，他們竟非常自由，絲毫不感到拘束。

可是祖父的尊嚴，在這一家裏面還是最高的。家裏無論上下男女，都以老太爺的意旨爲意旨，每日晨起以後，大家都須到老太爺房裏請安。老太爺吃飯是和其餘的人不同桌的，因爲他吃的東西都燒得特別酥爛，而且不喜太鹹。他上午起身很早，晚上睡得也很早，不過躺在床上，並不睡着，却捧着一本小書，閱讀許多時間，等小書從手上掉下的時候，才自入夢。在我住在那裏的幾天晚上，每逢八點左右走過他的窗前，總見帳門下垂，裏面透露出燈光來。他有一盞燈是裝在牀裏面的。

大約四天以後，他老人家的生日到了。從一清早起，全家就開始活動，男男女女穿了鮮豔齊整的衣服，如穿梭一樣，忙個不停。所有女子的頭上，都插着一朶壽字紅花。賀客陸續到來，連花園裏也擠滿了人。我的同學在當地自然也有許多朋友，他們聚在一個廳裏，另成一個世界。奉他父親的命令，這些朋友的太太也都被邀請得來，在另外一個廳裏，又成一個世界。同窗的朋友們都是很風雅的人，他們組織了一個臨時的堂會，在廳上唱起崑曲來。這是老太爺最喜歡的東西，所以他一直就坐在這個廳裏，聽他們唱曲。他點了幾齣，自己也唱了一段，愧我對於此道是完全的門外漢，不能評他們好壞，只是記得他逼急了喉嚨，好像是唱且角的。賀客紛紛到廳上來道賀，由老爺想出來的主意，凡

是帶了太太來的人，都須一對一對拜賀。不少女太太都是一走進來，先找到了他的先生，然後向壽翁道喜。壽翁對於這些小輩的女性，總是格外笑容滿面，很風趣地望著她們，有時還要贊上幾聲。後來各房裏的老媽子和丫環也結隊而來，壽翁還時時拿起一根手杖，指着那些俊俏的閨長問短，將她們問得兩頰通紅。

大概到將近午飯的時候，壽翁一人站起身來，臉上含着一點頑皮的笑容，踱出了大廳。我們執鬧了一會，也一窩蜂擁到正屋裏去。在紅燭高燒之前，放着一張太師椅子，地上鋪着一條大紅地毯。原來照他們家裏過去的習慣，這才是他兒女孫曾向他拜壽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男女分班站着，恭候老太爺升座。我的同學到他祖父房裏去請，過了一會却不見出來，據說正躺在榻上養神。後來由兩個孩子去請，還是不見出來，說是睡到床上去了。後來由老爺和太太二人去請，說是又坐了起來。

老爺一走出來，便將他公子喚到跟前，竊竊地和他說些話，我見那位公子始而微笑，繼而皺眉，終而又微笑起來。於是兩人和他們的太太又一同商量起來，我見四人都露出一點困窘而又發噤的神氣。過了一會，太太又傳話把兩個年紀大一點的老媽子找得來，帶她們到另一個房裏商議，我的同學此時走到我的面前，把我拖到園內一個茅亭裏面，預備告訴我他們商議的究竟是什麼事情。誰知剛才坐下，他的太太又將他找得去了。可是我已經知道一點消息，原來老太爺在房裏表示兒孫輩都是一對一對拜他，而他却是一個單人，覺得很是無聊，因此沒有興緻出來受拜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便是他們商量的題目。

我的同學被找去以後，過了一會，我也走了進去。只見所有年長的幾個使婢，都站在天井裏面，聽老爺說話。老爺說，老太爺年紀大了，要一個貼身的人服侍，如果有人願意任這個職務，今天就可

以成禮。

又說，老太爺看家裏幾個人性情都很和氣，面貌也長得都很端正，所以他說不出選那一個好。又說，老太爺知道她們都有了『新思想』，傳話決不勉強她們，那一個願意侍候他的，就是那一個好了。

說了這番話，下面的幾個人吃吃笑個不住，沒有答話，於是老爺又說：

成禮以後，他們全家就拿她當上人看待，老太爺房裏，另外加入侍候。然而還是沒有答話。於是老爺又說：

成禮以後，一家裏外房門鑰匙都由她掌管，一切上下用人開支都聽她吩咐。還是沒有答話。於是又帶一點幽默的神氣說道：

日後生男育女，都有他們的名分，決不虧待。

說到此地，所有的人都笑起來了，一時人聲喧雜，使老爺一時不能再說下去。正在這時，忽然老太爺從他們背後走了出來，用手杖點着衆人說道，「你們笑什麼？笑什麼？難道八十歲的人就不能養兒子了嗎？你們說！你們說！」他這一急，笑聲更大，把階下的幾個使婢都羞得紛紛逃走了。老太爺斜轉了頭，望着他的將近六十歲的兒子，兒子一時無法答話，又招手將他的太太請了過來，兩人交頭接耳說了一下，於是太太一個人顛危危地撥開衆人跑了開去，老太爺由他兒子送回房裏。不一時傳出話來，說喚所有的，春蘭，素梅，冬來等等都到太太房裏去聽話。

衆人都急於要曉得誰做秋香，因而雖然酒菜已經擺出，還是不肯就席，一時議論紛紛，把剛才幾個女孩都品評過來。關於生男育女的話，大家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證明它自古以來確有其事，或者

絕對無此可能。這一段時間是很長的，我記得我等得真有一點感到無聊而且疲倦，因為我的同學這時候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而衆人的口音與我不同，我竟插不進什麼話，加之我又是一個怕生的來賓，因此在他們背多語雜的時候，就不免發生寂寞的感覺。如此又過了近半個鐘點，太太滿臉紅光走了出來，對老爺唱唱說了一番話。老爺聽了張開笑口，急急往後廳找老太爺去。正在這時，我的同窗率領了一班人從外面浩浩蕩蕩而來，從這些人所攜的喇叭等等樂器，以及掛燈結綵的東西看來，就可知道是準備婚娶的喜慶了。

新娘是什麼人？最初他們沒有說出來，後來說了我也不記得了。我只記得當時大家如醉如狂，爭看新郎和新娘如何行禮，新郎沒有更換衣裳，新娘則借用太太的喜服，頭戴着鳳冠，而且還罩着一塊紅袱，這是老太爺的主張，所以大部份還用他六十多年前娶親時的舊禮。一番吹吹打打，老夫少妻二人手中牽着不知那裏弄來的紅帶，由人導入洞房。拜壽的人，都被留下來到晚上再吃喜酒。

從洞房裏出來，老翁手攜着他的新娘，坐到太師椅上。兒子媳婦等等前來拜見，那新娘連站在旁邊都不肯，後來還是親族中一位老太太，建議大家見了個平禮，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新娘本是我同學夫婦房裏所用的人，因此她無論如何要向他们行一個禮，感謝他們的培植和管教之恩，從此她就算嫁了出去，和他們不再有主僕的名分了。那天晚上，太太又出主意，將老太爺的房間布置了一番，使他老人家見了格外興高彩烈，把來客中幾個會喝酒吟詩的人都請到房裏，我則因為是他孫兒的遠來好友，也得叨陪末座。這樣鬧了半夜，他才開始有點倦意。在旁斟酒的新娘雖然還含羞地挽留著客人，我們終於一齊告辭出來了。

回到房裏，我因過於興奮，一時不能入睡。在牀上輾轉反側了好一會兒，頭腦才似乎漸漸冷靜下

來。

這一天的熱鬧，都是老人一時的異級所造成的。我想到今後新娘的生活，覺得她冒險得太厲害了。八十歲的老翁既不是爲了愛情，又不是爲了子嗣，只是爲了安慰他的寂寞，便犧牲了一個少女的前途。可是我又想到她既是自願，當然談不上犧牲兩字，而且以我同學的家庭而論，真是世代書香，個個彬彬有禮，將來也決不會有欺凌她的地方。不過我又想，雖說自願，究竟也是富貴尊榮的引誘，並非出於真正自發的什麼愛情或理想。這一家人儘管永遠對她好好看待，恐怕日後的寂寞還是不堪言狀的。……實豈但日後，就是今日嫁後光陰，與一年齡相差半世紀以上的老翁作伴，又那裏說得上幸福？

就這一家人說來，爲了承歡老翁，便不惜將一個使女用來獻祭，而且對自己一家更增加不少麻煩，這與他們『積善』的堂名，實在也矛盾之至。她不生子女吧，這樣一個年輕的老祖宗要幾代人供養？萬一生了子女，豈不是準備進行析產的訴訟？許多本來非常美滿的人家，後來弄到家庭失和，都是因此而起的。這樣的大家庭，夾進了這樣一個人，無論她如何賢慧，總覺得是多餘的吧。

何況那時人人都直覺到大亂將至，無數人家難免各自分飛，那裏還能增加丁口，平添了許多累贅？——這不是累贅是什麼？而且我還存着一種偏見，認爲使女出身低賤，將她的血統混雜到優秀的人家，也是不大值得的事。在我的心目之中，我的同窗確乎不愧爲世家子弟，像他這樣人物多傳幾個下來，才真是民族的福祉，至於一個使女的後裔，那就未免如鷄犬之與麒麟，相差實在太遠了。

我越想越遠，就在牛角尖裏睡着了。第二天醒來，同學拖我到他祖父房裏去請安，老太爺已經起身，新娘正在幫一個丫頭收拾房間。我一眼撞見新娘的正面，只覺得她春風滿面彷彿雨後的野薔薇，

她見我們進來，面頰格外泛紅，那神采煥然的樣子，又像是雨後照見了陽光，使我更增加無限的感慨。

在房內談了一會，我就說要向他們就此告辭，趕我的遠路了，後來老太爺和新娘都幫着挽留，因而我又住了一天。到第二天一清早，才由同學在朝霧迷濛之中，將我送上了輪船。從此以後，只有我在路上寫了幾張明信片給他，就永遠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因為我到達目的地沒有幾天，戰爭就爆發了。而同學所住的小城，正是戰事最激烈的地方。

如今我在此鄉間遇見這個出衆的孩子，就勾起我無限的幻想。也許他們這一家人至今還避難在鄉下吧？那個小城被燬於火我是知道的，然而以他們比較富足的人家至今偏促在此，却是我所想不到。想到這裏，我看見那孩子一個人向田塍間走了開去。我覺得這是我再也不可失的機會，便跟他前行。到了一片白地，前面便是一帶粉牆，圍着三幢房屋，我看那孩子走了進去，也就跟到門前，我看那裏面臥着兩條巨大，又覺得不便貿然闖入，就和一個躺在門前稻堆旁邊的老農攀談起來。

那老農對我頗爲冷淡，可是我從他口裏，知道了這孩子的姓氏。他告訴我他母親是嫁給某城某富家的，我一聽就知道我已猜中了一半。他又說：「你不要看他年紀小，他在城裏還是老長輩呢！」那末他的母親呢？老農說：「她到城裏去了，要去請一個先生來教這孩子的書。」那末他其餘的一家人呢？他只聽說六年前他們雇了許多小船，跟着逃難的人西行，剩下的是患病的老太爺和這孩子的母親。老太爺不久就去世了，她養了這一個遺腹子，至今還住在她娘家。至於那其餘的人呢，却至今一點消息都沒有。他們猜這些人一定是什麼時候在路上遭難了。

我告訴他這一家人和我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對於這一點並不感到興趣。我又說這孩子的母親我也

認識，我很想曉得一點他們家裏的事，他說：「她要過半個多月才能回來，你到×城裏找她吧！」我到城裏如何找得着她？

「那末你過半個月再來。」

好，我過幾時再來吧。

可是我回來的時候，却因為牽於別的人事，並沒有走那一條路。至今忽已有一個多月了，我時時還想到那個秀麗的孩子，想到他的一家。我在最近期內，一定要專程去看他一趟。我應該盡我的力量去保護這個書香人家的孤兒。因為他大概是一個孤兒了。

大 廈

譚惟翰

深夜——幽靈活動的世界。

一羣人影在黑暗的空場上出現。他們沒有休息，缺少睡眠，從早到晚，辛苦着，忙碌着；汗水在他們闊大的肩膀上畫着悲痛的記印，可是誰也沒有功夫去揩乾它，兩手需要扣住粗壯的繩索；繩索連結在笨重的木夯上，隨着沉悶的打樁聲，這一羣人有氣無力的吐出了含怨的，淒慘的音調：

「哼唷！……哼唷！……哼唷！……」

這樣沉鬱的叫喊已將近一個月了。年老的背骨早就感到痠痛，年壯的也漸漸支持不住了。然而他們不能停止體力的消耗，拿自己的生命來和死神搏鬥，說是爲了要使自己的生命能够延長！因此，成天累月的工作，讓地基變成了結實，——而他們的肌肉却一天天的轉爲鬆弛了！

究竟爲誰在忙着？他們從未想到。這也正好像另一羣有福氣的人從未想到究竟是誰在爲他們忙着
一樣。

血液慢慢兒的在枯竭，報酬却是稀薄得可憐。但誰也要拚着性命去幹，這世界多的就是這般數不清的不值錢的生命，要不然便不能擺出富人之可貴了！

「哼唷！……哼唷！……」

夜已很深。街上所有的店家都已閉門安歇了。爲了白煤的缺乏，街燈也減少到不能再減的地步，

四周是冷清清的，祇有橫七豎八的乞丐成了重要的點綴。

「哼唷！……哼唷！……」

夾在這打樁的呼聲中隱約有人在咳嗽，大家聽出是施老頭的聲音。於是有一個年青的伙子一邊拉着粗繩，一邊向施老頭說：

「大爹，你歇一會兒吧！太累了！」

「不，不！」施老頭把腦袋搖一搖，他的腦袋上生有白色的短髮，「我還吃得住。」

其餘的伙伴瞧着這年老賣命的施大爹，同情的嘆息着，這是隨「哼唷」的呼號吐出來的，不大容易被人覺察到。

大家繼續的打着樁。

八月的天氣，晚風是溫涼的。別人浸沉在甜蜜的夢鄉裏的時候，這一羣人却浴在汗水裏。他們感到焦灼，悶煩，胸像火在燒，嘴角冒着白沫，汗水一滴滴的落在泥土裏，泥土是大廈的血肉，這血肉裏却掩着人的血肉……

施老頭到底是近五十歲的人了。二三十年來的折騰使他強健的體格變成了瘦弱，過分的刺激又賜給了他強烈的心臟病。他的兩手拉住粗繩，心在劇烈的震動，喘不停的氣喘，頭漸漸的在向下垂了。

「老爹，你還是歇一歇吧……我跟你去弄一口水喝……」

又是那年青伙子的聲音。

「謝謝你，阿旺！」

施老頭望着他，點點頭，意思是想喝一兩口水。阿旺正打算轉身，却被工頭喊住：

大 廈

「又上那兒去？個個人全照你這樣，房子可造不起來了！」

每個人聽見這粗惡的聲音都睜着怒視的眼珠，可是沒一個人敢發洩。施老頭苦痛的仰起腦袋：

「算了吧，阿旺！」

阿旺是新來的小工，他見別人都不做聲，自己也不好再開口了。

繩索又握在他手裏，隨着衆人叫出悲憤的聲音：

「哼唷！……哼唷！……哼唷！……哼唷！……」

大家沒有語言，祇有這單調的沉悶的呼聲響在靜寂的夜空裏，像有誰在那兒奏着哀悼的曲子。

突然，馬路上起了嘈雜的人聲，一羣高貴的軀體從舞場裏湧出來，紳士們頭上歪戴着五彩的紙帽，挾着女人沒有血色的手臂，邊走邊哼着洋歌，有時又從喉管裏搖出了一些帶有誘惑性的淫蕩的笑聲……幸福啊！

幸福的人們散了，「哼唷！」的聲音又浮在這夜的世界。

夜的世界是陰沉的，恐怖的！

施老頭的心也是陰沉的，恐怖的。

他是一個孤老頭子，我是說，他沒有妻子和兒女。兒子本來有一個，可是五年前砲彈撕毀了他的生命，他那年老的伴侶也因爲哀念着親生的骨肉不久也離開了人間。如今和施老頭居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寡媳和兩個小孫兒……

施老頭的腦海中現在就有他媳婦和孫兒的影子在晃動。

媳婦的年紀不到三十歲，柔順得非常，她侍奉施老頭和照顧兩個孩兒真是細心。她恨不得剝下自

己的肉來供養他們，雖說她的身體也是那麼的瘦弱，還需要好好的營養。媳婦向來沒做錯事，但是今朝，就在今朝，施老頭用木棍打了她！

打了她，她一聲都不響，彷彿她承認那是她應受的責罰！她哭，施老頭不知怎麼的也哭了，眼淚沾在他的鬍鬚上。

「是我對不住她呵！」

施老頭心裏說，手握着繩索，繩索也在顫抖了。

大家望着這年老傷心的人，他們祇知道他是累了。

「歇歇吧！」

工頭也總算明白人不是機器，就是機器也該要加油了。他令小工們暫時停頓了工作，在這幾分鐘裏各人可以進一點自備的點心。

用襪襪的短衫擦擦身上的黑汗，各人放下了手裏的繩索，搓搓手，在一張油布篷底下拿出了自己的糧食。小工們都在吃着，有的在啃乾饅，有的在咬麩條；有的在喝冷水，獨有施老頭把腦袋埋在兩隻掌心裏，默默的坐在燒柏油的爐邊。爐火紅紅的射在他枯黃的臉皮上，臉像是用咖啡製成的，汗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

「老爹，你不吃點兒什麼嗎？」

他搖搖頭，不說話。他的糧食已經給了他的孫兒了。

「那邊挺熱，不如坐過來一點兒的好。」

同伴對他都是這樣的關切，他感激的，「啊啊」的說了兩聲，汗越出越多了。他的身上是一陣熱

，有時却又一陣冷，他實在難過極了。終於，他站起身來，喝了兩口冷水，然後離開了那些人，緩緩的踱到了沿馬路的走道上。走道上沒有行人，祇有一個瘦瘦子倒在商店的門板後吸「白麪」，用一張香煙錫紙上放些兒白末，點一枝火柴烘烘，便把鼻子湊近它吸了進去，施老頭看得不舒服，心裏越發加強了恐懼，於是他又移過去了兩步。

過去有一盞昏黯的街燈，兩個僵屍似的美人提心吊胆的立在那兒等顧主。她們幸還的瞥見了施老頭，像獲得了財富的趕過來，衝着石灰色的臉說：

「到我們家裏去坐坐吧……」

「我？」施老頭的眼光裏充滿無限的駭異。

「沒有關係……」她們索性拉住了他的短衫；「喝一杯茶，幫幫忙……」

施老頭心上的傷痕又被她們所說的每一個字撞痛了。他說不出話，翻起自己的衣袋，空空的，臉上露着：「假如我有錢，我是願意幫你們的忙」的神氣。

女的失望的，翻一翻下嘴唇，走了。今晚大約是可以免掉男子的蹂躪吧，但老板的責打恐怕又是逃不了的啊！

那麼，還是到街燈下再去碰碰運氣吧。

望着這兩個女人的背影，施老頭感到說不出的淒慘，他從她們的姿態上聯想到自個兒的媳婦所遭受的命運。媳婦也是這樣背着他做過不道德的買賣，她哄着他，把老頭兒當糊塗！可是老頭兒的耳朵還不會全聾，認識他的人都拿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還說某人家的車夫就跟他的媳婦有過一夜的緣分……

這難怪施老頭要發火了。

他扯住她的頭髮，打了她！頭皮都給打青了。兩個孩子嚇得鑽在媽懷裏痛哭。媽沒有哼一聲，祇讓眼淚一大顆一大顆的掉在孩子的頭髮上……老爹說：

「想想看，你這樣做怎麼對得起你的男人啊！」

但是，她要不這麼做，兩個孩子準會餓死，那樣又怎麼對得起她的男人啊！還有老爹也需要人養活不是？

然而老爹的性情是剛強的：

「我寧可餓死，也不情願用你這種賣身的臭錢！」

施老頭披起一件短衫便跑出了門……

「哼唷！……哼唷！……」

這沉鬱的音調又吐到了這靜靜的夜空裏，勞苦的工作又在開始了。

施老頭一個子站在路上發楞。他眼望着前面的兩個幽靈似的女子，自己也幾乎變成了幽靈。一團理不清的思慮盤旋在他蒼老的心上，他的腦袋感到有些兒沉重了。

工頭走到他身邊，猛的拍了他一下肩膀，他立刻從幻思裏驚醒過來。

「老爹，你打算要不要錢！」工頭把一頂黑銅盆帽推在後腦殼上，「別人都早已上工了！」

施老頭朝他一臉的橫肉望了一眼，便拖着遲鈍的步伐回到了空場上。空場上有個高高的臨時搭成的木架，許多人站在架上，用繩子扯着一個四方包鐵的重大的木頭，繩子一鬆，這重大的木頭便落在地土上的樁子上，砰的一響，樁子便栽進地裏大約一寸……每打一下，工人就隨着哼一聲，地土震動

了，人心也震動了。

施老頭走過龐大的燒柏油的爐子，爐火通紅，成了黑夜裏的一隻亮眼睛。還有些照管柏油的工人，挑着鐵桶，把桶裏滾燙的黑漆般的濃油倒在地基上，這樣可以使地基格外穩固些，將來登在六層或八層樓上的關人便不致於受到意外的危險了。

「朝前晃呀晃的，施老頭到了木架跟前。有一個人喊：

「當心柏油啊！」

施老頭連忙讓開，待那人把油挑過去了，他才慢慢費勁的往木架上爬，阿旺拉住他說：

「老爹，小心啊！木板窄得很呢！」

「哦哦……」老頭兒點着頭，爬上去了，抓住了一根繩索。他要用他最後的氣力灌在這工作上；他要用他的勞力來养活自己，养活孫兒，他不能讓兒媳婦再去幹那種丟臉的事啊！

「哼唷！……哼唷！……哼唷！……」

木樁一截截的矮下去，老頭兒的腿却一點點的顛下來，他的肚子是飢餓的，頭是暈眩的，哼着，打着，他鬆不下手，喘不過氣，兩個可怕的字繞在他的頭上，那是——「生活」。

有多少人消耗自己的血肉在謀生活？又有多少人生活着在吸食別人的血肉！

施老頭立得很高，他看得見馬路上呆立着的那兩個黑影，風吹着，她們的衣衫是那樣單薄，身體是那樣的瘦弱，然而她們是在等消耗自己血肉的機會啊！可怕，這世界！

不知怎麼的，他的腳踏在虛空裏，人成了中了槍彈的寒鴉，從高處落了下來，一個鐵桶也給撞翻了！……

「出了人命囉！」

大夥兒吼起來。

大夥兒急奔到這可憐的老頭兒身邊，老頭兒的腦殼開了花，大攤的血液把他的白髮也染紅了。更慘的是兩隻腿膠上了半桶沸騰的柏油，肉都潰爛了，成了烏紅的肉醬，濃重的柏油味，血腥味，向每個人的鼻孔裏襲來，每個人都感到心酸。

「快打電話給紅十字會……」有人慌張的喊。

「人都不成了！還打什麼電話？」另一個人的絕望的聲音。

「那怎麼辦？」

「誰去找他的媳婦來？」

「我去！我去！」

阿旺拔起腳跑到了施老頭的家裏，施家媳婦一見他，便驚慌的問：

「阿旺叔叔，你看見我的公公沒有？」

阿旺來不及說什麼話，祇說：

「快跟我去！快！」

這時她的孩子被鬧醒了，大的問：

「媽，你們上那兒去？」

媽哄着他：「你陪弟弟睡覺，媽去買糕給你吃！」便急急忙忙帶着恐怖的心情隨阿旺跑到了空場

上。

施老頭的氣差不多要斷了，他說不出話，臉上却有極痛苦的情態，皮肉都在跳動了。他的一對失光的眼珠凸得高大的，望着面前的一堆人，但他已辨不出那是人的臉了。他的眼裏耀着紅花，飛馬般的在奔跑，一會兒紅花變成了灰色的蝙蝠翅膀，蓋住了他的眼膜，一陣昏暗，呻吟沒有了，痛苦沒有了，黑夜吞食了這賤價的生命。

明年的端午節，大廈落成了。「聞人」爲它行了揭幕典禮，所有的房間早被預定完了。它驕傲的向人羣宣告「客滿」。華貴的，有排場的男士和女士出出進進，祇有一個瘦黃的少婦一手抱着一個孩子，一手牽着一個孩子，立在大廈的門外。

「滾，滾，滾！」穿制服的管門人說：「別睜着眼睛做夢。還想領撫……撫你媽的恤金呢！」這少婦被趕在一旁，癡呆的站着，說不出什麼，她的話都早已說盡了。望着人們擠進擠出，皮鞋碰着光滑的石頭，石頭底下有她公公的血肉。她偷偷的讓眼淚在流了。

低下頭，帶着兩個瘦小的孩子仍舊沒走。她究竟待在那兒幹什麼呢？

啊！她也許是在注視大廈門前無數的花籃吧？那大朵的，鮮紅的……施老頭的腦殼上也開過這樣的紅花……

父母子女

南容

壹

史巷上的農民，在名字末尾，都加上一個「老」字。這「老」字，並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有一個「阿細老」，却可說名符其實，因為他確實有點老三老四的神氣。

阿細老在十八歲那年就結婚。結婚的第一夜，當親戚們都散了，新房裏祇剩他和新娘子兩個人。新娘子怕羞，先鑽到裏床角落裏。阿細老脫下衣服，隨即也鑽到新娘子的旁邊去。他們睡的那一張紅漆杉木床，還是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他，已經有三代的歷史，不消說得，將來阿細老還預備傳給他的兒子以至於孫子的。

阿細老上了床，就賊志嘻嘻的問新娘子：

「我來認你的時光，你可會看見我麼？啊，你看我怎樣？」

新娘子是一個不見世面土裏土氣的鄉下姑娘，面貌倒還不錯，矮矮的身材，梳着烏髻，大紅絨線扎着髻根，下面纏的一雙「半欄脚」，她羞得把身子縮成一團。給他一問，問得滿臉緋紅，身子裏嚇得瑟瑟抖，便閉着眼睛，祇是不理他。

阿細老隻面孔，是紫銅色的，顴額角，活像一個金佛佛，又像一粒中間小兩頭大的油鹽豇，他面

皮老，見新娘子不做聲，便動手動脚的一連問了幾遍。

新娘子掙扎着，纏不過他，看見了他那副形狀，實在不喜歡，便恨恨地答道：

「看見的呀！嘻開了兩個鑪牙頭，活猴頭牽牽地，不說撲話，看見得也毒呢！」

阿細老給她撞了一鼻子的灰，他却仍是老着臉和她胡纏。鄉下人結婚和生孩子，並不像知識份子一樣，事前要經過什麼愛情，糊裏糊塗成了夫婦，不知不覺生了孩子出來。

貳

阿細老的妻，不久就懷了身孕，頭一胎孩子生下一個丫頭，夫妻二人都不高興，他們的打算是一樣的：「丫頭一出世便是別人家的人，要貼衣貼飯，再貼手脚，養到十七八歲，正是有用場的時候，便要出嫁，完全是蝕本生意。如果養兒子就不同了，兒子是可以靠老終身的，將來會奉養他們；不然，老了，做不動了，依靠什麼人呢？女兒總不見得來養他們哩。」

勤儉是農民的本色，阿細老夫妻二人，日黑夜暗的做，天還沒有亮，曉星還未落下，阿細老便從熱被窩裏挖出去，到田間去做生活。他的妻，現在被他叫做「阿琴娘了。」阿琴的名字，本來叫琴弟，是要揀一個弟弟出來的意思，照當地鄉下的習俗，琴弟每被叫做阿琴的。阿琴娘也絕早就跟着丈夫出來料理家務。一年到頭，除非到過年才吃着兩塊肉。當農忙的時候，阿細老也算買一點胖下頭的肥肉，那種肉像豬油一樣，普通人是不吃不進的，他每頓吃兩塊，卻從不招呼他的老婆吃一塊，也不給小孩吃一點點。老婆也決想不到要吃肉，小孩子嘴裏饞，但因爲過去的經驗，哭吵也無用，反而要吃生活，所以看見爸爸吃，也終不做聲了。

叁

阿琴七歲，她的娘就把她安排在花邊架子上。那種花邊，是專供有錢人家做裝飾品的，鄉下人叫「做網」。七歲的小孩，正是跑和玩的時候，但阿琴的娘一早起來，便對阿琴喝道：

「做不到兩行，休想吃早飯！」

吃了早飯，她又喝道：「做不到四行，休想吃飯！餓煞你！」

阿琴的身材，坐在矮凳上，一個下顎剛剛擱在綑架上，兩隻眼睛和針線差不多碰到了。她在一針上一針下的做着，幸而這個小孩還算聰明，不多幾天就學會了，她並且很要好，從不想立起來，有時候趁娘不在的時候，看一看野眼，娘剛巧走來看見了，「拍」的一聲，頭上吃了一下，要是娘手裏有東西的時候，不論什麼東西，會在她身上亂打。

娘跟她的行數，總是限得格外多，使得她來不及做。當別人熱氣勃籠籠的在吃飯了，她還在低着頭悶不做聲急急的做，她要緊趕好了吃飯呢。

祖母看見了孩子可憐，便說道：「讓小孩吃罷！她總共多少大的人，罪過人的！」祖母的話是對她的媳婦說的，因為她有點怕媳婦，所以像在自言自語那樣說着的。接着，祖母就喊道：「阿琴，去吃罷！」

那可憐的孩子像哭一樣的聲音說：「我不要！我還不會做好呢！」說着，急急的做，她一心要趕好了才吃飯。否則積下去，越積越多，加上半天限下來的，更加來不及了。——小小的心裏，在這樣的盤算。

「吃了做也一樣的！」祖母又說。

「不要哪！我要做好了才吃呢！」小孩仍舊趕緊的做。

「讓她做罷！」她的娘狠狠的說：「她做得快哩（？）死樣怪氣，一日天總共做得多少呢？那一點點，我祇要帶帶哩！」她全不聽得大人和小孩子的分別，她把小孩和自己相比。

「阿婆得她是小孩麼？」祖母說。

「她給我歇好了，」阿琴娘說，「我不全靠她那一點生活，你個懶貨！」她口裏說不要她做，却接下去又說：「她做那一點點不在我的心上，她可養得活自己麼？靠她做出來的，做一隻衣裳角角也不够呢！」她心裏，最好小孩一生下地，就能自己養活自己。

「你養得出來是總要養活她哩，六七歲的小孩，能够做一點點已經好了，本來正當白相的時光呢！」祖母說。

「我不全靠她哪！做勿做，任憑她好了！」她當她一個大人，說來說去，祇是那幾句不講理性的話。做到深更半夜，阿琴兩隻眼睛睜攏來了，頭在綑架上一撞，心裏便嚇得一跳，看了看娘，趕緊就做；做不到幾針，頭又在拜下去了，拜到綑架上，心又是一跳，又再做。

同住在一家的堂阿嫂對她的娘說：「小孩讓她去曬罷！罪過人，在那裏磕磕拜了！」阿琴的娘又撇起了嘴唇罵道：「她格外會晒點呢，一日到夜就祇想晒！」

「孩子坐了一整天了，叫我們大人你試試坐一日天看，恐怕還沒有她那樣子呢？」堂嫂說。

「隨她去哩！就是坐，也讓她像牌位一樣供在那裏好了！」她對她的女兒這樣毒辣的心腸，竟好像不是她生的一樣。

到後來，阿琴在那裏做，好像在夢裏一樣了，一隻針瞎七搭八的這裏穿到那裏，做出來的不知像什麼東西，給她的娘在頭上「亮亮亮……」的一連幾下，她吃了一驚，嚇哭起來，還以為夢裏被人打呢。娘喝道：「給我死進去罷！」她提了綑架，進了房，她看見那張床，比親爺娘還好，她爬上去，被頭也不曉得蓋，倒下去就睡着了。

肆

阿琴的娘天天嘮嘮叨叨的咒罵阿琴，阿琴好像是她的仇敵一樣。但是到阿琴長大到十四五歲的時候，她一面做，一面也在想對付她娘的說話，當她被娘罵得不能忍耐的時候，便也要反抗幾句，她的娘被她說得沒有理由的時候，便祇好動手打。打起來也不揀地方，不管她的死活，隨便什麼東西，拿起來就打，身上隨便什麼地方都打得下。

有一天，她的娘又在罵她：「祇曉得一大碗一大碗裝得碰鼻頭高的飯吃下去，人看看一點點，倒比大人還吃得下，裝到碰鼻頭高，祇曉得吃！」

阿琴已是長成小姐模樣了，六月裏穿了土布的衫子，千補萬補的洋襪，她在人前已覺得不好意思。這一天，又有裁縫在那裏做生活，給她娘這樣一說，吃多少碗飯，碗裏裝得多少高，她實在難為情，便回嘴道：

「誰叫你生我出來的，生了出來飯總要吃的！」

「生也生你出來的了，你叫我怎樣？你說罷！」阿琴娘說。

「怎樣？要末你重新塞了進去罷！」阿琴說。

娘給這句話氣得要命，她罵道：「人也不像人，實頭已經無人管束了，打殺你！」說着，就搶上去拿起綳架，對準阿琴胸口一鑿，綳架一鑿兩斷，阿琴鑿倒地上，昏了過去，沒有起來。她的娘又說她裝死。等到祖母搵她起來的時候，她蘇醒了過來，祇捧着心口，哭也哭不出來，話也不能說。她睡到床上，痛得死去活來，聲聲的號叫着。到夜裏，就大發寒熱，茶湯也不能喝。到這個時候，她的娘纔說一句：「我倒不會用心，算算只輕輕的拿綳架一鑿，怎麼就會鑿壞的？」

「本來，你打人可揀地方的麼？」父親說。

祖母在床上撫摩着阿琴的胸口說：「一個小孩打到這樣！」

「死就讓她死，也好省點米，丫頭家有什麼用處？死得我來抵命！」阿琴娘聽了她阿婆的話，憤憤的這樣說。

不知是天保佑阿琴，還是怎樣？她的病沒有吃過一帖藥，睡了兩個多月，逐漸的好了。不過以後經常要發胃氣痛的毛病，下面更拖了慢性痢疾。在床上睡了兩個多月，下床竟不會走路了；等到她稍爲能摸壁而行的時候，綳架已經放在她的面前了。

伍

阿琴一面胃痛，一面拖痢疾，眼睛忽然又紅了起來，痛的像針刺一樣，實在忍不住了，她又不敢休息，一隻右手拿着針線，一隻左手捧住眼睛，她低聲哭泣。她的娘看見她停止在那裏，便大罵道：「短命貨，她格外會眼睛哩！這樣那裏，滿身是病，飯白給她吃的，早點去死罷，省省我的米！」說着，手裏拿着一根門門，趕過來要打。琴弟立起身來就逃，她的娘自然追不着她，便立定了罵道：「

你要是弗轉來，轉來打殺你！」

阿琴逃到二里外的舅母家裏，吃了一頓飯。直接到夜快，纔回到自己的場角上，不敢走進門去，候着堂嫂出來，堂嫂喊她道：「阿琴，你進去罷！你的娘比晚娘都不及，你出去了一天，她不會提起過你半句，我們說可要去尋尋，她說死了落得我省點米！祇有你祖母一常說，罪過人，小孩子河頭水面，飯也不會吃，年紀輕輕要餓壞的！」

「她心腸這樣辣！」阿琴說了這一句，滿眼流淚的回轉身去。堂嫂在收取晒的衣服，料理夜事。琴弟一個人，就跑到村子東面的小河浜頭去。

不多一回，日落了，曠野裏祇有淡白的星光，稀稀辨得出樹林和村莊。

堂嫂進去說：「阿琴已經走到場上，在那裏不敢進來，我叫她『進去罷！不要緊的！』現在不知又躲到那裏去了。」阿琴的娘，定規不做聲。祖母就跑到門外，向村邊遠處喊着：「阿琴！小囡！回來罷！阿琴……！」

這時，阿琴癡癡的立在河邊，想到世界上沒有一個親人，來招呼她，收留她，安慰她，她在世上是孤單，滿身是病，活在世間有什麼好處？

「不如讓我死罷，省得她天天咒我，和我作對！」她想到「死」時，她跑前幾步，黯淡的星光下，祇見一河黑沉沉的水，「祇要縱身一跳，髮時便要彘起來了！」她想到此時，便抽咽的哭個不住，自己拉起衣角來揩着滾滾不斷的淚珠；她正要再走上一步時，便聽見遠遠的祖母的喊聲：「阿琴！小囡……！」那喊聲充滿了慈愛，這喊聲救了她一條小命，她覺得人間尚有愛她的人，那祖母的喊聲裏充滿了暖意，她一口氣便接下去，再揩乾了眼淚，重向祖母那邊慢吞吞的跑回去。跑到門口時，她便放

聲大哭，祖母慌忙拉着她，也帶着哭聲說道：「罪過人，阿琴，我的孩子，你竟苦哩！你該着這種娘！」

陸

阿琴有了人家，將要出嫁了。嫁粧簡單得很，阿細老夫妻二人計議：祖上傳下來的傢具，前輩製造的多麼結實，非傳給兒子不可。女兒是別人家人，帶了出去不再拿回來，得不到她的好處。便決定上城去買些「行貨」，——一碰就壞的那種東西。如果世界上行着嫁裝可以用紙紮的，阿細老夫妻兩人不知要快活到怎樣哩。

女子嫁過去，三朝開箱時，要一種繡花的小袋袋送給吃喜酒的親戚鄉鄰和小孩，這小袋袋至少是要綾子做的。這種小袋袋和新娘的面子很有關係。阿琴的娘半寸布都不肯買，嫁期一天天的近了，阿琴忍不住對她的娘說：

「要買些綾子做袋袋呢！」

她的娘吃了一驚：「這個斷命貨，弗要你個面皮！我們從前做小姐的時候，別人家提起男人家，提起嫁字就要逃開，你難爲情都不曉得，自己開口爭嫁粧，虧你說得出！」這一場攪罵，罵得阿琴滿臉羞澀，漲紅了面孔，眼淚撲簌簌的落下來，躲進房去，哭了一陣。

嫁期更近了，阿琴的娘和合家門的人，都在等待着阿琴的哭，原來鄉下姑娘們，在嫁期的前幾天卻要哭的。但是阿琴到前三天還是不哭，祇剩二天，也不哭，到出嫁的一天依舊老樣式，她的娘在背夜私自向堂嫂說道：「這個貨，心腸算得硬的，你看她竟一哭不哭，一滴眼淚都沒有！」

「噯！怎麼樣的？」堂嫂也奇怪。她們的話，給阿琴竊聽到了，她想：「我要哭什麼呢？你這種飯我什麼地方不去吃囉？」

所以，阿琴竟在歡天喜地的心境中上了轎，出嫁到夫家去了。

柒

阿細老的第二胎是女，第三第四胎都是兒子。第五胎又是女。

第二個女，養下地他就不要了，由阿細老動手，給他蓋一層稻柴灰在嬰孩的面孔上，再澆一勺冷水，那是十月裏的天氣，已經相當冷，可是這嬰孩命不該絕，凍了一夜，啼了一夜，還不會死，給她的祖母抱了包紮起來，她說：「阿細老！你剛剛養了兩個女的，別人家三個四個還在那裏養呢！你弄死她，你下胎可要生育個把男女呢？不要作孽啊！」

阿細老纔儘老太婆包紮了，撫養起來。可是這個女孩，又給娘打成了胃氣痛毛病。長大之後，也草草的出嫁了。

阿細老夫妻倆對最末一胎的女孩子——世俗是末奶女兒，頂頂歡喜。——他倆却在利害上打算，一點都不留情。養，算是養的，養不滿一週歲，便抱給人家做乾女。大家都說他倆能够看得穿，總之，他倆的計算，女兒生下來，這一筆虧本貨，能够早點推出去，可以早些減少兒子的損失。

阿細老對男孩子，養出來的時候，當做天上降下來的寶貝，又像真命天子下凡一樣，先放在灶倉的柴堆裏做了一會狗，這樣，將來可以無災無晦，好養一點。取的名字，也叫「狗大」，就是像狗一般容易長大的意思。他看那兒子，愈看愈有趣。無如這個大兒子，呆頭呆腦，一隻左眼睛大，一隻右

眼睛小，而且看起來有點吊起，說起話來默聲默氣，村上出名他叫「死毒頭」！長到二十二歲結婚的那一年，還是一個呆大。娘去叫他拿菜，他問：「到那裏去拿？」

「自己菜地輪上都不曉得麼？」

「拿多少？」

「我們這些人够吃！」

「够吃呢到底是多少？」

「多就多一點，少就少一點！叫你拿點菜，煩到嘴乾哩！」

他去了，不多時，拿了菜來，又問：「可是這一點？」

「去洗洗！」娘說。

「到那裏去洗？」

「河灘上！」

「那裏河灘上？」

「大河灘上！」娘就對阿細老說道：「我們的狗大年紀這點，聽他的說話老大點呆氣，將來不知怎樣吃飯哩！」

愛兒子的父親說道：「怎樣吃飯呢？這種小孩叫大好老，別人家頂歡喜，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說一不二價，我看一點也弗呆，不是說說，我們的狗大是好小孩！走穿腳底也難尋！」

狗大的娘道：「要是你自家說，別人家有什麼人來歡喜你的兒子哩！」

阿細老道：「是我們的兒子呢！讓別人家不喜歡也罷！」

捌

狗大在二十二歲那一年結婚。阿細老夫妻希望媳婦帶一房好嫁粧進門，頂好樣樣像鐵打的一般堅實。可是媳婦家的家道並不好，進門時祇有簡單的幾件，老夫妻倆沒奈何，氣得口都不大開。那媳婦倒是識得些字的，結婚以後，和那呆大睡到日高三丈纔起來，早上掃地，淘米，煮粥，餵豬等事情，都由做阿婆的一個人去擔當。白天，一對新夫婦躲在房裏說說笑笑，寫寫字，看看書，田裏的事情，也由狗大的爹一個人去做。新婦有時看不過，要到田裏去拿棗，那好阿婆狗大的娘却奪住了媳婦手裏的籃子說：「你不要去，要踏濕了鞋子，弄污了衣服的，我去呀！」

狗大的娘，她死做活做，雖是出於她的自願，成了習慣，但她一生不吃不穿，祇是悶做，心中不自覺的懷着一股不平之氣，這一股不平之氣，總要有一個發洩的對象，她日常的愛嘮叨，便是從這個上面來的，也是一種發洩。她最初發洩的對象，是大女兒阿琴，阿琴出嫁後，便是第二個女兒。第二個女兒也出嫁了，最小的又已抱給了別人。家裏祇有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兒子是將來年老時要靠他吃飯的，媳婦新來，還是客氣的。尋來尋去，祇有自己的老漢子可以說說罵罵，於是她的發洩對象，便全移在阿細老身上了。

他倆的年紀，都已過了五十歲，不再睡在一床了。每天，她一早起來，便留心阿細老可會起來了？自己一面做事，一面罵人：「倒算一個當家人，日高三丈，再躺在床上，何勿起來填填豬窠，祇想睏，像前世裏弗會睏過的！」她頭骨祿眼骨祿祇管留心阿細老可在做事。她到豬窠邊一看，阿細老却早已把豬窠填好了，在走出來。她也默默無聲的退了出來，堂嫂問道：「那末他可會起來了？」

你一早起來就鬧弗清，罵人！」

「起來算是起來了，算在那裏填豬窠哩！」

「起來末起來，填末竟在填，還要說個算字來，吃你的飯也難呢！」堂嫂說。

阿細老走到外面剛剛坐定。她又從灶間門口透出頭來，說道：「又像王靈官降在那裏了，羊去牽牽出去罷！」

阿細老拿眼睛對她怒視了一回，好像要發作，說什麼似的，可是却又忍着氣，不聲不響的牽羊去了。

到吃飯的時光，她又留心他要吃幾碗飯，等到他要添第三碗時，她便咕嚕道：「貴米貴糧，少吃幾碗罷！」阿細老拿了手裏一隻空飯碗，又對她怒視了一回，便把碗對地下一擲，一隻碗在方磚地上擲得粉碎，他聲勢洶湧的奔過去，舉起了拳頭，却又不打下去，睜圓了兩隻眼睛，大罵道：「你當我幾歲？阿是我活到五十三歲，連吃飯也要你管，你給我滾蛋，給我動身！」

「動身就動身，你這種好飯水，我什麼地方不去吃！我做了一世，吃着什麼？穿着你什麼？」狗大的娘嚙裏在那裏還罵，見了阿細老的兇勢，却不知不覺退到灶間裏去了。

阿細老也就不再追進去，嘴裏咕嚕道：「誰叫你不吃？誰叫你不穿？我倒吃的？我倒穿的？」

狗大的娘，每天從清早起來，嘴裏便嘮叨不絕，阿細老接着和她對口，兩個人沒有一天不這樣，到晚上睡到床上，纔算清靜。

結婚後的第一個新年，新婚的夫婦，照例要到岳家去拜年，新郎還要到各親戚家去走一趟。種田人在結婚時做了一件新長衫，要逢着婚喪喜慶或出門時纔披上一披。狗大拜過了年，還有一二處親戚家沒有去，這天早上，狗大起來沒有把那件新長衫脫去，阿細老便看着狗大的長衫說道：「弗去，好脫掉了！」

狗大馬上用響勁勁的喉嚨，截牢了阿細老的話問道：「你可要我去？你不要我去，我就脫！」

這時，湊巧大女兒阿琴因事到娘家，她聽見了兒子對爹爹這樣，便用眼睛看阿細老，看他怎樣發作，阿細老的眼睛也在那裏看大女兒，他心上在說：「你看看，我的兒子對我這樣！」可是阿琴心裏在笑：「爲了你喜歡兒子，要你這樣哩！」

阿細老一句話也不說，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這一天，新婦到灶下去洗碗，沒有留意，手裏拿的一個粥缸盆，失手掉在鍋子裏，那隻鍋子是在這次狗大結婚時出八十塊新票買的，缸盆落下去，「亮禿」一聲，竟把鍋底打成一個大窟窿。新婦嚇得全身發抖，阿細老夫妻倆正都在灶下，阿細老豎起眼睛，變了面孔，想發作幾聲，狗大的娘在旁邊忙牽一牽阿細老的衣角，對他使一個眼色，搖搖頭，意思叫他「不要做聲！」

阿細老走出來，狗大娘對他道：「你不要不識相，你得罪了她，將來可要想在她手裏吃飯哩？」阿細老便不做聲。到了夜裏，那新婦打破了一隻新鍋子，心裏委實受了驚，在睡夢中一跳一跳。天亮起來，狗大便對娘說道：「她打破了一隻鍋子，嚇了呢，在睡夢中也作跳！」

「可是嚇了？」狗大娘說：「我夜快替她築篾叫魂罷！」鄉下人嚇失了魂，有一種築篾叫魂法，便是到夜快，捏了一把篾，在灶頭上一面築，一面叫受嚇人的名字，那失去的魂，便可以回來了。

這天，到了夜快，狗大真的在叫魂了，捏了一把篾，一面築，一面叫道：「新小姐！你在鑊子上嚇了，就回來罷！新小姐，你……」這樣，反來覆去的叫，阿細老聽了，「唉！」的歎了一口氣，對狗大娘說道：「我給你肉也糜呢，媳婦打碎了一只鑊子，還要替她叫魂！」

「那末狗大說她嚇了呢，睡夢裏也發跳！」狗大娘說。
「氣數！」阿細老說：「也算人家的氣數！」

拾

第二個兒子也已成了婚，兄弟之間，便吵着要分家。本來，阿細老夫妻倆苦做了一世，有十二三畝田，也算是小康之家。現在增加了兩個媳婦，狗大又添了孩子，吃口重了。兩個孩子再一分，祇剩幾畝田一家，生活漸漸感覺得不够起來。阿細老夫妻的年紀一天老似一天，氣力一天不如一天，漸漸的做不動重頭生活，祇能做些輕便工作。到最後，連輕便工作也怕做了，兩個兒子就討厭他老夫妻兩人了。

他兩人也真的像吃小輩的飯，看着兒子和媳婦的臉色，現出畏縮的神情。坐也不敢坐在正中間或當路口，祇靠着牆角邊坐；吃飯也不到桌上，而兒子媳婦們，却烘烘熱熱，全像是他們的世界，沒有老年人的份兒，在他們眼裏，老年人祇是多餘的廢物罷了。

狗大的娘年紀雖老，還會幫媳婦燒茶煮飯，但是有時飯燒得硬一點了，狗大凸出了兩隻眼睛，毛竹筒似的喉嚨問：「今天的飯是什麼人燒的？」

媳婦便用嘴對老太婆一努，「諾！」她連婆婆兩字都不肯呼了。

狗大呆雖呆，倒也會冷笑道：「哼，年紀末老哩，性子倒不老，燒出來的飯，像十七八歲哩！」老太婆嚇得不敢做聲。

「狗大啊！」阿細老止不住插嘴了，「娘燒給你吃，還要硬來軟！」

「你管你吃飯！」狗大又用毛竹筒似的喉嚨對阿細老這樣說了一句，阿細老再也不敢做聲了。有時，大媳婦燻了爛飯，狗大又以爲是燻燒的了，便問：「今天的飯是那個燒的，大河裏的水橫豎不要錢的，可是？」

「是我多放了一點點水囉！」大媳婦低聲和氣地這樣說明了，狗大便也不再響了。

阿細老的小兒子總算還好。狗大夫妻倆却在計算，米，漲到三四百塊錢一担，兩個老的，一年吃五担米，就要兩千塊錢。有一天，正在吃晚飯，他看見阿細老一碗一碗的在吃下去，便不自覺的說道：「生活做弗動，飯倒吃得下的！」

阿細老聽見了這句話，氣得拿着飯碗瑟瑟抖，說道：「狗大啊！我後生時候做過來的了，現在年紀大了做不動，阿是你耍嫌多我了？我好好地爲你們吃點苦頭，養大了你們，你們都忘記了，如此說來，我們老了，祇好去死了！」

「那個叫你死去？」狗大說：「你喜歡死你去死罷，弗在我的心上！」

「啊？……」阿細老驚駭悲慘的叫了一句，他想不到兒子竟會說出這樣冷酷無情的話來。

「吃夜飯末吃夜飯了，說什麼死和活！」大媳婦冷冷的說。

阿細老放下了夜飯碗，他進去看看他的老太婆還在「唔哨唔哨」很吃力地提着一桶豬食去餵豬，他就對她說道：「你弗死的，你做啊！」

「做得動總要做做的！」這是老太婆的回答。

「你可會聽見狗大的話囉！」

「聽見的，他管他說，我管我做，做到做不動的時候就歇！」她一面提着桶走，一面說。

「你倒好的，可是你做不動的時候，他不給飯你吃，你怎樣？」阿細老跟在背後，一面走，一面說。

「我不曉得！」她這個回答，是嫌阿細老太煩了。

「狗大娘！我倒氣不下，活不下去呢！我想想祇好去死了！」他說到這裏，帶着哭聲，面上不覺老淚縱橫了。

這位倔强的老太婆確實太單純，她也不曉得安慰他老頭子兩句，她還是那樣的率直，說道：「那個來和你卑鄙齷齪，男子漢，大丈夫，哭來笑，死來活，早點去輪罷！」卑鄙齷齪這一句是斯文話，但是不知怎樣，在這一個史巷上，却時常給男男女女胡亂地文不對題的應用着的。

「我倒睏弗着哪！」

「隨便你！」

阿細老一個人摸到門外，門外暮色蒼茫。他想，本來他有三個女兒，惹氣時可以到女兒家裏走走，但是他逢到女兒回來時，他怕她吃飯，常常在女兒面前說：「吃一頓飯要多少米，米多少錢一升！」致使他的女兒覺察了話中之意，決不過夜就回夫家去，並且知道他的吝嗇脾氣，一年難得一二次回娘家，三個女兒家都比娘家好，所以也不想回到娘家來吃一餐半頓。阿細老想想不會有什麼好處給過女兒，也無顏到她們家裏去住。他想，現在，祇有死是最好的歸宿。他走到小河邊，世上一點也沒有

什麼掛念，祇有想到老太婆，狗大的娘，她看不穿，讓她去自作自受。他想：「我和她做了一世夫妻，早相罵，晚相打，也有什麼味道？」

「唉，我養兒子的夢算醒了！」他淚也沒有，「哼！哼！」反而苦笑了一陣，他是沒有勁向河裏跳的了，向前面一衝，「卜弄東」一聲，祇驚起河邊的宿鳥，「咀咀咀」的吵了一陣，世界復歸於沉寂。

這夜裏，狗大一家尋找，發見後，村人的蠢動，老太婆的悲傷痛哭，自不必說，狗大到底是親生的父子，起初不免淌下些眼淚，但過後，却反覺減輕了一點負擔似的。

三個女兒回來送喪，看見了父親的屍體，想到他吃苦一世，落得這樣的下場，也不免哭了一陣。阿琴帶着眼淚私下和他的妹妹說：「我們的爹，是養兒子好哩！」

①半欄腳：女人裹腳，裹得不大不小，叫做「半欄腳」。意即裹裹了一半。

②鰓牙頰：鰓魚嘴闊，嚼開了兩個鰓牙頰，意即很不好看的嘴臉。

③不說接話：接話，即「戲言」之意。

④毒：「狠」也，但比狠加重些。

⑤胖下頭：其實是豬身上肚腹部的肉，那部份的肉最肥，蘇錫一帶喚做「胖下頭肉」，又叫做「胖落頭」。

⑥河頭水面：即當心小孩跌在河裏的意思。

⑦填填豬窠：鄉下人養了豬，將乾泥土敲碎填在豬窠裏，以免汗濕太甚，叫做「填填豬窠」。

⑧又像王靈官降在那裏了：王靈官是一種神，三茅殿裏有他的塑像。在這裏，意思是說他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

留 香 記

予 且

這裏，是朋友的幾頁日記，他託我找個地方發表。爲了尊重他的意思，我一字不改的把它抄在下面。

.....

在一個靜靜的晚間，窗外雨聲浙瀝地下個不住。我提起了我的筆，預備寫一段日記。雨聲使我追憶到往事了。

我記得很清楚，也是這樣一個殘春的雨夜。我從夜校裏聽講回來，在一家廣東宵夜館中吃了一點東西，走出來的時節，馬路上傾盆的大雨下着，人行道土幾乎盡是些流水，尤其是有水溝的地方，走到那裏，那水已經蓋過了鞋底。

我撐了一把傘，差不多像沒有傘一般，風真是太大了。不但我的傘被它吹的搖擺不定，就是我身上的衣衫，也幾乎全溼了。我望望馬路上，行人已經不見了蹤跡，兩邊的店門也全都關上了。我想覓一輛車拉我到西頭很遠的寓所，可是我連連的注意，竟看不到一輛。

我想這樣大的雨，倘使我要走回去的話，不但兩隻腳要全部溼透，就是我身上的衣衫也會完全溼透的。我是一個寄居在外的人，只租了人家一間後樓住着。回去之後，連開水都得要自己燒起來。加之我這一身溼透的衣衫，一雙溼透的腳，回家定要弄到半夜。這不但是費了二房東的電，而且也攪了

前樓人家的睡眠。爲了免去這些麻煩，不如在左近地找一旅館住上一宵了。

我一邊想着，那雨就越下的大。

我低頭行進，驀然我的傘就被另一個人的傘碰了一下，我抬頭一看。這碰傘的人，乃是一位年約廿歲的少女。她並不向我說一句「道歉」的話，只向我笑了一笑。我看她一眼，那朱紅脣邊，排滿了潔白的牙。

我不說話，仍低着頭向前走。

那猛烈的風雨中，還聽得出她輕叫了我一聲：

「先生！」

我停了步，她已經到了我的面前。她帶着笑說：

「先生，你上那兒去？」

「我預備找個旅館。」

「旅館麼？」她好像有一點爲難的樣子。接着說：

「我想請你到我家裏去，可是家裏又太不像樣了。你到旅館，切不可讓我和你一同去？」

她說的是那樣的溫柔。態度又是那樣的忸怩。我的好奇心不禁激動了。我說：

「可以，如果你願意！」

她笑着沒有回答，却和我一同向前走。

爲了顧惜我的衣履，就入了最近的旅館。

我把她當作我的來客，請她入座。她却一直的站在那裏，等着我填好了姓名付了房金，茶房送來

了茶之後。她開始替我脫下了大衣，替我換上了拖鞋。然後又斟上了一杯茶。方慢慢地坐下來。

她的頭一逕是低着，她有齊整烏光向上鑿曲的髮髮，細長的眉和淡紅的腮，中間帶着微笑的眼。我猜度着她是一位很溫柔細膩的人。我問她：

「我們是不相識的人，你……」

她的臉掉過來了。說：

「相逢的人，不一定就要相識的。倘使相識，也許你不讓跟你一道到這個地方來了。」

現在我將她看清楚了。她面部最好的地方，還不是那朱唇和潔白的牙，乃是她的一雙眼。她的眼並不大，但是眼尾的風韻却透露到眉梢。我問：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家裏沒有人。現在只租了一間廬。因為沒有人，所以收拾的不乾淨。不好請你去。」

她又向我輕笑了一次，接着說：

「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一定會嫌我那裏房子小雜人多，看見了定會討厭。」

「我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我這樣問着自己。我是一個笨拙的人，腦中沒有什麼花樣，嘴裏更沒有什麼花樣。我只癡呆的坐在那裏。

半晌，她突然的笑起來。說道：

「你望着我做什麼？」

我誠然是在望着她，但是決沒有什麼理由。房裏面更沒有第三個人。我不望着她又望着誰？

她又說了。

「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怕人家望的。你，是我今晚所遇的第三個：第一個人走過我的面前，他就向我飽看了一頓。第二個人望了我，笑着說：『大小姐，這樣的大雨，一個人撐了傘站在路上做什麼？馬路上是沒有看的呀！』你是第三個人了。像你這樣的人，我最怕你看，我既不敢走到你的身邊，和你親熱，又不敢問你什麼。我看了你的眼光，好像是在研究我。我以前也遇過一個像你一樣的人，他也是這樣的望着我。我也照樣的問着他。他說，我很想知道你的身世呀！那時我真老實，就把我的身世告訴他。他聽了之後，就笑了起來道，算了罷！像你們這種人，身世那裏有真的，不過是瞎編排出來騙騙人罷了。那是我真是弄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是他想起來問我的，又不是我自己要告訴他的。爲什麼要這樣的不相信？」

這些話倒能引起我的興趣。我也是想問她的身世。在這樣苦悶的雨夜，面前對着這樣的人！我說：

「我對於你說的話，不會不相信，否則我也不會叫你來了。」

她又向我望了望，理了理她那濕的衣衫。從茶壺中倒出一杯茶，呷了一口。便說出下列的故事。

「我今年二十五歲，但是我向人說是十九。爲什麼要說的小一些，我自己也說不出理由，只不過說小些自己就覺得好些罷了。我爸爸是抽鴉片煙的，媽爲了他抽鴉片煙，生計不能維持就氣死了。爸爸雖然是抽鴉片煙，可是他還讓我進學校，讓我讀完了中學，他也就離開人世了。這是前三年的事情，那時我還有一個叔母，叔母替我介紹了許多男朋友，說是讓我選擇，其實那些男人是沒有一個真的要和我結婚的。我從一個男朋友口中得來的消息，原來她是我爲餌來實行釣魚，要從魚的身上取得

利益的。我爲什麼要給她利用？我離開了她獨自尋求生活，她因爲沒有了我就不能生存，離了此地到鄉下去了。以後我就開始了我的新生活。

最初是和一個姓殷的在一塊兒住，名義上是夫婦，可是我們並沒有結婚，他是一個商業中人，後來因爲商業失敗，便要回家，我記得他走的那天晚上向我說：『我去了，你已往對我的一切，不能算壞。我走，決計把這房間裏的一切都送給你，算是報答你對我的一番。我家裏是有妻子兒女的。你也可以另找別的人。』那天晚上，我流了好些眼淚。後來想想，自己也就想開了，像我這樣的人，該對誰有留戀？誰都沒有把我當一個正經人看待的。所以在他走了之後，我就過着像這樣的生活。」說到此處，她的身世已經說完了。我倒是靜靜的聽着。照她這樣的身世，既沒有什麼驚奇，也不值得有什麼憐憫。她笑着我：

「你相信嗎？也會說像你這樣的人，身世那裏有真的嗎？」

平心說，這裏談不到真假的話。真和假於她於我都沒有影響的。

「我爲甚麼要決定你這些話的真假？」

我不禁心下暗暗地笑着。

「今天之來，不過是偶然的。你不過是想用言語來混過這一點時光罷了。」

我不說話，只向她笑一笑。

她的頭便又低下去了。

這時候我不禁盤算着，後面的光陰怎樣混下去？話也說完了，身世也說過了。外面的雨聲還是很大。

良久，她說：

「外面的雨，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歇？」我說。

「你預備回去，是不是？」

「不，我回去不回去是由你的，倘使你要我在這兒陪陪你，我就在這兒陪陪你。」

「倘使你現在要去的話，你也可以去！」

她笑起來道：

「你聽雨下的這樣大？」

她雖然是在笑着，可是說過了之後，臉上却有一點抱怨的神氣。我說：

「雨小一點怎麼樣？」

「最好是停。」

「倘使一夜都不停？」

「那麼我就只好一夜在這裏了。」

「我們怎樣去消磨這個夜？」

我不禁笑問着她。她道：

「長夜之談好不好？」

我看了看錶，纔只有十一點鐘。這個長夜是相當的長，我那裏有那些精神和她談一些無聊的事？但是現在要是催她走，她決計是不肯走的。我只怪我自己不應該一時爲好奇心所驅使把她招了來。

現在一切都變成無聊，我只希望這雨早些停止。我仔細的聽，窗外的雨聲益發大起來了。馬路上

似乎沒有一點聲音，就是那常聽見的汽車聲，如今也聽不見。

她蹣起了一隻腳，就將腳上的套鞋脫下來。那原先拿好的一雙拖鞋放在桌腿傍的，也穿上了她的腳。我想這真是要做長夜之談了。

我心裏有一點急，但是並不願讓她看出來。如果她看出來我是真急，她一定是不肯就走的。我那裏有那些精神和她作長夜之談？

爲避免被她看出來我的心急，我就拿起我到夜校聽講的那幾冊書。攤開了一冊放在面前，正襟危坐的看下去。

我雖然是眼對着書，可是一個字也沒有看下去。我時時的偷看她，她好像是並不介意。時光却一點點地飛過去，我再看一次錶，已經是快十二點了。

「倘使現在不催她去，夜深，怎麼能再催她去。雖然這房內是有兩個牀，總不能讓她白白的睡一張。」

我十分的明白，倘使我不和她說話，她是不會去的。兩個人默對着，決不會使她倏然而去的。我說：

「你聽，雨聲已經停了嗎？」

「沒有，你看書過於用心了，所以你聽不見。」

「大概今晚的雨是不會止的。」

「風雨……」

她帶着笑很親密的向我說：

「我說說看，你聽對不對。記得我以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先生告訴我們說，風雨的時候，是最合於人們談心的。風雨使人不好走出去，只好坐在家裏，坐在家裏，當然是談心最爲適宜了。晴天或是有月亮的夜裏，反使人容易走出去，既走出去，景緻移轉了我們的精神，談心反變爲次要。風雪又和風雨不同，風雪一樣地使人坐在家裏，因爲氣候寒冷，反使人想活動，想用工作來取暖。所以風雨的時候，是最好的談心時節，你看對不對？」

她話說的不錯，但是沒有走的意思。我無奈地說：

「你這話是對的。但談心的是人，不是風雨。俗話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她突然阻止了我的話說：

「你說到酒，我却想起來了。有一次也於這個旅館裏我遇見過一個人。他是好喝酒的。我最怕人喝酒，尤其是在喝醉的時候，我爸爸有一個朋友，每次到我們家裏來總是喝酒。每次喝的結果，又總是醉。我自小就怕人喝醉。這一次，也和你和我今天在這裏差不多。我怎麼能讓他喝來增加我的恐懼？我求他。他笑着就說出你這句話來了。他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認我爲他的知己，但他却忘記了我並不是喝酒的人哪！你喝不喝酒？」

她陡然地問出來，叫我怎樣回答？我本想回她說，我是喝酒的。也許「喝酒」兩個字可以使她去。但是偶一轉念，覺得沒有這樣容易，也許喝酒的一番話是假的呢？我想了一刻，問她道：

「到底後來怎麼樣？」

「後來他自然是喝醉了。」

「喝醉了怎麼樣？」

「怎麼樣？你問起來倒容易，我說起來可就難了。我真不想告訴你，他的身軀比你肥大，舉止也比你粗魯。一個喝醉了酒，兩目通紅，身軀肥胖力大無窮的人和我這樣一個柔弱的女子在一起。我沒有任何繁忙的人。其中的情景，我請你猜想罷！」

「你可以離開他，你有你的自由。」

「我只是有一半自由，來不來是由我自主。去不去，還要人家做主。」

「大概你沒有去的原因，是我沒有叫你去。」

「你真的叫我去？」她懷疑的問着我。

「真的。」她覺得十分爲難，半晌。

「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沒有！」

「在這個大雨未停的期間裏？」

她好像是有點悲傷，我說：

「我們不是在晴天的時節進來的。」她遲疑了半天，很失望的說：

「我去了。再見！」

接着勉強地露出一點笑容拿了那水淋淋的一把傘。我望着她娉娉婷婷的走出去了。

我覺得我好像釋了一重負。現在的好奇心是一點兒也沒有了。她走了我只覺得這房裏有無限的光明。我懊悔當初不該憑着一時的情感答應她到旅館。留下腦內這一點黑暗的蔭影。我合起了面前的

書，準備到牀上休息一會兒。看了一眼錶，原來是夜已過午了。

窗外的雨，仍是傾盆似的落着。我聽見門輕輕地一響，她又笑盈盈地走進來了。她手中仍拿了那把傘。進門就放下來，她說：

「我們說話說的忘了一切，你看外面這樣大的雨，我怎麼能穿了拖鞋走出去？」

我低頭看着她的腳，果然拖鞋仍穿在她的腳上。我真粗心，在她出門的時節，怎會沒有看見呢？不用說，她是要坐下來換鞋的，我不說話。她却回身走到梳台前，理了一理頭髮，又從她衣服的口袋中摸出了一枝脣膏，重新在嘴上塗了塗，便回頭向我一笑。

「女子的化裝，是不是女子的一重累？」

「你不換上你的套鞋？」

我撇開她的話頭，說了這一句。她說：

「我回來並不全是爲的換變鞋。我們相聚的時間差不多也有兩小時。我還沒有告訴你我的名字。」說着她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很恭敬的放在我的面前。我看那小小的一張名片上，只有兩個字。叫「惜香。」她說：

「你以爲這個名字，怎麼樣？是我的一個先生給我取的呢？」

「你的先生？」我真是十分的驚奇。

「你以前學校裏的先生？」

「是的。」

「男的還是女的？」

「自然是男的。」她發出一絲兒笑。我真是失望極了。先生會替學生取這樣的名字不能說不是今日教育的失敗。她現在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名字就是這種生活的標幟。怎麼出自老師的手筆？我真是渴望得着這位老師一點消息。我說：

「你和你這位老師，大約是有特殊關係的。」
她不禁笑起來道：

「你以為我這位老師和我毫無師生的界限？」

「替你取這個名字，還有什麼界限？」

「這個名字不好嗎？」

「不是不好！」

「我知道你以為這個名字不像我在學校的名字。我為了保存我在學校裏的名字，纔請老師取的呢？老師替我取名字的時候，他飽含了眼淚向我說：『你不要告訴人這名字是你一位先生替你取的。』我當時就好笑。他為什麼替我取，既取了又不要告訴人？這是笑話。做人未免太虛假了。」

說着話她並不等待我的回答，就跑去換套鞋。我還敢說什麼，她要去最好是讓她去，更不必多話使她再行逗留了。我看着她出了門，看着她向我微笑，聽見她向我說「再會」。她去了！真的去了。

我心裏不禁這樣的念着，同時還起了一層莫名的悵惘。

我回憶她剛過的一切，覺得她實在有一點可愛的地方。

我混混沌沌的回憶着。門聲一響，茶房的一個笑臉露出來了。他笑嘻嘻的說：

「先生，你要不要叫一個女人來陪你？」

「女人？」我驚訝的問着他。他說：

「剛纔不是有一個女人去了嗎？」

「既去了，我還要什麼？如果要，也就不叫她去了。」

茶房笑着說：

「我想你先生也許嫌她不會應酬！」

「你怎麼知道？」

「我也是聽客人說的。前一次有個客人和她一道來，不到一個鐘點就叫她去了。以後又叫我另外一個。我問爲什麼叫她走。客人說，她太不會應酬了。」

我不覺很奇怪，急急的問他，怎樣纔叫做會應酬？他笑着說：

「這真是太難說了。她是一個讀書的。」

「讀書的怎麼樣？」

「讀書讀多了，應酬就不行了。比她高的人，她就和他談書，只有她說的，沒有人說的，人家有什麼味道。比她低的人，她也許一句話都不說，那人家又有什麼味道。」

我不說話。茶房用手摸了摸茶壺，隨即把茶壺拿了出去。一會兒加了水拿進來，又問：

「先生，你要不要女人，不花幾個錢咧！」

我搖搖頭，他就走開了。

當他走到門口的時節，我問：

「她？……………」

「她如今還在這兒！要叫她來嗎？」

我又搖搖頭。茶房走出去的時候，我却又把他叫了回來。問道：

「我不要她，她就回家嗎？」

「那怎麼會？」茶房嘻嘻的笑着接了一句：

「不過還是在大雨中站着再等第二個人罷了。」

如今，茶房真的去了。房門也是真的關上了。外面的雨聲，真是益發來得大。我心中兀自的想着：

「她不會回家的。還是在大雨中站着再等第二個人！」

我的心覺得不甯起來。

「她在什麼時候能等着第二個人？根據着我剛纔的經驗，這第二個人是很難等到的，也許就等不到。」

我看看錶，已經一點鐘了。

在平時，這時節我早入睡鄉。今晚，我不但是不困倦，連到牀上躺一會兒心思都沒有。我自己倒出一杯茶，擎着杯，細聽窗外的風雨。就覺得她仍是在那雨中站着。

這是一幅可憐的景象。一個少女在深夜的大風雨中，等着不認識的過客。她爲什麼如此；不過是爲了生活的逼迫。

我兀自的這樣的想着。

「倘使再要遇着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呢？」

「她從我處得了一些什麼？金錢嗎？精神上的慰藉嗎？」

茶房的那句「不花幾個錢」閃耀上我的腦中了。我給了她幾個錢？她又爲什麼陪了我坐上大半天？

這些問題都不能使我得着一個滿意答案的。我覺得深深的對不住她。我沒有給她一個錢。

我在心中盤算了好久。起身走到門邊去捺電鈴，好幾次都因爲缺乏勇氣走回來了。可是走回來又坐不住。腦中思想凌亂得很。一時想着她也許回了家，臉上挂着兩行淚。一時想着她還在那大風雨中，手內擎了一把傘，發出聲聲的嘆息。一時想着即使捺電鈴叫茶房來，茶房也未見得找得到。倘使我了個別人來，豈不更添麻煩？

這許多凌亂的思想在我腦中旋轉着。越來越不想睡。我幾次從椅中立起身來，在房中走來走去，越走越有精神，越覺得對她不住。

外面的風雨，一逕猛烈的落下來。看一看鏡，已經快要到兩點鐘了。

我抱着一顆失望的心，脫下了拖鞋換上了皮鞋，拿了傘。決計走出去找她一趟。我心裏默念着：「倘使能在大雨中遇着她，我必定要多給她幾個錢，以報她陪我至二小時之久的光陰。這樣，我的心安了。回來，覺也就可以睡得着了。」

我鼓起十足的勇氣，叫茶房來關上了門。我挾着傘，走出了旅館的門。風雨，老早在我的耳目中消失了。雖然那風聲雨聲仍舊很大。

我踩着水，穿過了馬路，不願我那溼的衣衫，來到了她原來站的地方。

那裏有她的蹤影呢？

我站在雨中癡呆地大半天。那雨水淋漓了我的背。我轉來轉去的走了好幾回。只好仍回到旅館中。

「先生你回來了嗎？外面的雨却真大呢！」

茶房這樣的叫着，他拿了鑰匙便去開門。我定神的向他一看，那茶房坐的小桌前站的，正是「清香」。

我不好把錢拿出來。因為我看她的面容並不愉悅。此外還有另外一個茶房在那裏。

「怎麼好把錢拿出來？他們是要笑話我的。」

我急急忙忙走回了房。茶房已把茶壺拿出去加了開水，又復送進來了。

茶房把茶壺放在桌上，接着很慢地替我斟上了一杯茶。他的動作是那樣的緩慢，從他那臉上帶笑的容顏中，我知道他有話要向我說。

我還要再等他說話嗎？我說：

「她還…………在？」

「是呵！要不要再叫她來？」

我只隨便的點了點頭。一會兒功夫，她果然就走進來了。

這一次進來和前次是不同的。她走進來，手中仍拿了那把傘。把傘放了下來，就仍舊坐在那原來一張椅子上。不說話也不笑，也不喝茶，更不問我什麼話。我倒真覺得有點難了。

我怎麼好說我要給她的錢？

不過叫她來是預備給她錢的，不能不給她。我終於鼓起勇氣來向她說：

「剛纔很對你不住，累你坐了大半天。如今……」

我從口袋中將錢拿出來，送到她的手中。她接了錢並沒有說一句謝語，眼淚就掉下來了。

在我的原意，是把錢給了她之後，就要叫她去的。如今她這樣一流眼淚，反不好意思叫她去。我癡呆地立在她的面前好半天，結果遞給她一盞茶。

人生的一切，真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在沒有給錢的時節，覺得對她不住。如今給了她的錢，她也收了下來，反覺得更對她不住。我急不暇擇的向她說：

「你爲什麼傷心？」

她不響。我再問她。她拿出一個小手帕來，擦了擦眼淚向我說：

「傷心，當然是爲的我自己。」

我向她說：

「人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你不必把所有的事看得太認真。」她說：

「不是我認真，是人家太認真了。」

「人家太認真？是誰？」

「你就是太認真。」她很莊嚴的說着，一點也沒有笑。

我有些不懂。睜了眼望着她。她再拭了一次淚。那微微的笑容，就顯露出來了。

我一直的望着她，她的興致也好像高起來。她說：

「你爲什麼叫我去？還不是因爲我不是一個好女人。好女人你在大風雨中是遇不着的。明知我不

是一個好女人，你還是叫我去。這是誰太認真？你叫我去，我並沒有去，一會兒功夫我就來了，我告訴你去，來，我是有自由的。去，我卻沒有自由。我爲什麼沒有自由？你並不加以考慮還是叫我去，這又是誰太認真？我去了事情也就完了，你偏要找我，定要給我的錢，你自己說，累你坐了半天，對不住，不給錢你覺得過不去，這又是誰太認真？」

她的話全對，我實在是比她認真的多。我現在怎麼能叫她走？她似乎已經察破了我的意見。向我說：

「你現在還是要我走嗎？」

我不敢答她的話。她笑着說：

「要我走，我又何必要你的錢。我們雖是萍水相逢，這一點交情總有的。只要你說一句，我把錢放在桌子上。」

我真不好意思叫她走，並且叫她把錢收起來。她笑，我也笑。我看她移步到了粧臺，整髮塗脣，一切的態度都是很美麗的。

她化裝了半天，我注意她是常從粧臺的鏡中望着我。有時她露出一點笑。朱脣映着雪白的牙，確有動人的地方。

我又復拿起了桌上的書，仍是無心的看着。她口中哼出一種極細微的曲調，身體略略有一點顫動，那美的姿態時時顯露在我的面前，我從她的後影看，她沒有二十五歲，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罷了。

我覺得自己有點迂腐，尤其是在經過的一切看出來。爲什麼急急地要叫她去？被她奚落我一場？

但是，我現在並不恨她。並且覺得她誠然是一個豁達可喜的人。我說：

「你剛纔說的一切，真使我豁然開朗了。人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又何必過於認真？」她忽然轉過身來，跳躍着到了我的面前說：

「你這樣說就對了！」

她露出一臉的笑。我問：

「你到底是不是讀過書？」

「怎麼沒有？你想考一考我，請你出個題目。」

說着她已湊近了我的身傍。將我面前的一冊書拿起來讀。她的聲音真是清脆而婉轉。頭髮經過她身上熱度的蒸發，有很幽靜的香味發出來。我說：

「你是中學畢業的。」

「也可以算！」

「難道你還沒有畢業？」

「誰說的？我是大學沒有畢業。」

「那你在先告訴我的話不真實？」她笑道：

「像我們這樣的人，說話本來不能使人相信的，你又爲什麼深究？我們只要談的投機……」她向我睜了一眼，立刻就到自己原先坐的位置，又把拖鞋給換上了。

「像你這樣的人，話是很難說的。你要聽什麼？我在外面已經想了兩點鐘。你看，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

我看了看我的鏡，已經快到兩點半了。

我的睡魔完全被她打退，雖然偶有兩個呵欠，可是沒有一點睡的心思。我想我是在做戕害我自己的精神的勾當，更不能怪任何的人。

現在，我也不想再叫她去，我只看着她。她在將鞋子換好了之後，就去將牀上的被攤開來鋪好。一面向我說：

「你困倦嗎？」

我搖搖頭。她說：

「你的精神過於奮鬥了，因為遇着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

說着她並不向我看，只拿了我的一冊書，和我一般地看着。我想她說的話也許是真的，她受過相當的教育。我不禁脫口的問着她。

「你對於現在的生活，感覺到怎麼樣？」

「我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這話也許你會不相信。可是實際上是如此的。起初在那姓殷的走的時候，我感到生活十分的虛空。好像是一對夫妻，陡然失去了一個。我痛哭，哭了好幾天。就像一個普通女人喪夫的那樣嚴重，同時自己還癡想着這是「生離」，「生離」比「死刑」還要難過。其實，這全是錯誤的。姓殷的把我當作什麼人？他不過把我當作那些東西一般的看待罷了。要的時候，辦了來。不要的時，丟了去。都是十分平常的。我還要傷什麼心？從那時起，我變了。我知道我的生活是要自己創造的。社會像一塊大石壓着我，我幾時有力，撐得住。我就生存。撐不住，我就死亡。我每天的生活都是風雨生活，那裏又只是今天的晚上？」

她說時很奮興，不由得又落了一些淚。可是她並不悲傷。接着說：

「我想你一定要問我，創造生活方法多得很。爲什麼要走這一條路？這句話不是沒有人問過我，他們的心裏，理論真是太多了。一個沒有錢沒有家庭的女子是沒有辦法謀生的。我的老師爲什麼替我取個名字而沒有方法幫我的忙？因爲他的力量太小了。而我能找的人，却只有他。」

她說完了自己長嘆了一聲。並不向我望，却把那個手帕放在膝上搓來搓去的。我想：

「一個人總是有方法替自己辯護，不管是大人小人，男人女人，古時的人和現在的人。我不能聽她的。」

但是我自己心中也盤算着。倘使她要是找我來救濟她，我又有什麼方法救濟呢？

我不說話，兩眼只看着書。

她似乎有點覺得。立刻就露出一個笑臉道：

「這些自辯的話，也許你並不要聽。總之，我是一個不好的女人，是放在你面前的一件事實。你要睡了嗎？」

「不要！」

「你還是要我去？」

「你是不是回家？」

「不回家！」

「在大雨中站着？」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看著錶，已經是三點半了。

她毅然地說：

「我去了。我不去你是不能睡覺的，謝謝你。」

她很快的拿了那把傘。笑容滿面的走出去了。

現在應該是我入睡的時候了。

我慢慢地脫了外衣，躺到牀上。真是一點也沒有睡意。好像有事沒有做，又好像是有話沒有說。精神上覺得十分不愉快。於是又復行爬起來。把聽講的記錄拿出來重整一遍。可是寫來寫去寫了半天，中間也不知有多少脫字掉字。

「不行了，精神真不行了。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恨我睡不着。」

我這樣自念着，呆望着那盞電燈。眼乾，舌燥，十分的不舒服。我擦了一次電鈴，一個茶房便走進來了。

我向茶壺一指，茶房笑嘻嘻地把茶壺拿去了。他有滿臉的笑容。好像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我不禁悶沉沉的呆想着。

外面有一陣很急的足音，房門開處。拿茶壺進來的人，不是茶房，乃是「情香」。茶房很急的跟在後面。同時很莊重的說：

「先生，是她自己要拿進來的。」情香說：

「茶已經拿來了，還不去嗎？」

茶房向我望了望，輕輕地便走出去了。

情香好像十分的興奮。她說：

「你是睡了又起來的，不涼嗎？」

她不由分說把我的外衣替我披在肩上。

她是這樣進來的，我怎好再叫她出去？但我已經沒有方法打起我的精神，只好仍把我那冊書拿出來看了。

這真是最沉靜的一刻。

我們沉悶悶相對的坐着。

半晌，她說：

「我是最怕喝酒的人，如今，要是有酒，我一定拚命的喝一回，這風雨交加的晚上。」

我看不出她的傷感還是沉悶。我已經給了她不少的錢，爲什麼要吝惜她所要求的一杯酒？於是我

捺了電鈴，又把茶房叫進來了。

茶房仍是那一副烏溜溜地眼睛望着我。我說：

「現在有酒賣嗎？」

「酒？」他有一點驚奇。隨即就伸起臂來，看了一次手錶道：

「現在已經是四點半了。先生！這時候喝酒，也沒有菜。酒恐怕也買不着。」

「買不着！」她好像是很失望。

「買不着。」茶房也接着說了一句。

「瓶頭是有的，就是沒有茶。」

她望着我。我想我是不能再吝惜這一瓶酒了。我叫他把酒買了來。

這些全是違了我的心意的。但是我一毫也不怨悔。我看她也不是喝酒的人。我答應她買酒，她也沒有絲毫的快樂。

她爲什麼要如此？我不知道，但我也不同意問她，只覺得世間的事，並不是一件件全有個理由藏在其中。有許多事都是偶然做出來的。你既可以稱之爲「有味」。亦可稱之爲「無聊」。你既可以稱之爲「無聊」。亦可稱之爲「有味」。亦可以稱之爲「無聊」。亦可以稱之爲「有味」。

如今，酒已經放在桌上了。

我望着她，她只微笑着輕輕的說：

「我很感謝你對我的一切。」

說着便開了瓶蓋，把酒倒入茶杯中了。

我是不會喝酒，尤其是在這眼乾，舌燥的時節。我慢慢地把茶杯推到她的面前。

「現在我也不會再叫你去了。你可以盡你的量喝一回，恕我不能陪你。」

她帶着笑端起杯來，開始自斟自飲了。

她的態度真是非常幽閒。她不說話，只不時的向我笑笑，直到了她不能再飲的時候，便倒在牀上睡了。

她睡的是那樣的沉。從她那美麗的眉梢眼角上看，好像是在做一個極其甜蜜的夢。

她的兩腳掛在床邊。旗袍的角已經翻開，那襪的泥漬呈露在我的目前。我脫下了她的鞋。她翻了

一個身，他那冰涼的手握了我的手，我就順便將被拉開，替她蓋上。心裏却覺得很平靜。
天色已經露出曙光，風雨也停止了。

我想我還是睡一下，人真是過於疲倦了。

.....

我抄到此處，也不敢再抄下去了。我真辨別不出裏面的「真和假」。這只是人生的陰影面，別人不肯寫，朋友把它寫出來罷了。陰影總是淡的。在這淡淡的情節中，裏面有令人忘不了的地方。是苦悶還是快樂？還是苦悶中的快樂，還是苦悶中的苦悶？還是一點不值得注意的平凡事實。讓讀者去追迴罷！

式微

丁諦

一

「瞧他那樣兒也不像個欠債的人嚟！他媽的，房子有那麼一連片，大廳，花廳，花園，彎彎曲曲的，賣也可以賣幾個錢嚟！你不應該放鬆他。」說這話的是屠戶老王，坐在大砧板旁邊的一張凳上，手裏捧着一隻藍花粗瓷茶壺，嘴就着茶嘴喝。喝得太快了，唾沫直是湧，和着潑出的茶水。和他談話的是長生酒行的小老闆程長發，這時正爲着曹二少逃債的事發急，臉低着，眼睛望着地，兩隻手抱住膝蓋頭，坐在一張小矮凳上。

「唉，你不曉得嚟！」程長發歎一口氣，眉毛更皺起來。「他，曹二少，哪哩還成個二少呢？他是什麼都買了！他簡直成了光桿子一個。」

聽這個話老王驚得跳起來說：「真的麼？」——他不是還有一所房子麼？這所公館在我們城裏數一數二的嚟！……而且，……聽說，他家……還有很多古董。」

老王也放了許多債給曹二少呢！自然是肉賬。即使曹二少近年蹙了腳，跟老王肉店買肉也還是用摺子，一年三節算賬。

「我！……我！……曹二少，你不相信麼？……我拔身上的一根汗毛，也够還掉你一節的賬！你

「你：不相信我麼？」以前曹二少要跟老王賒賬，老王不肯的時候曹二少總是這樣誇口，還豎一豎大拇指，派頭十足，嚇倒了老王，答應給他賒。現在一聽說賬靠不住，急得眼珠子只是發楞。

「他房子早已賣出去啦！」趁他呆着的時候還又重複了一句。老王不懂，問：

「你爲什麼還要賒酒賬給他呢？」

「我起初是不曉得。今天聽康四先生說才曉得。房子是十天前的。康四先生做的中。」

「賣了房子不過才十天啊！他的賣房子的錢呢？」老王把一口氣咽下去，他覺得還有希望。

「哼，還談賣房子的錢呢？」程長發冷笑一聲，自己覺得有點啼笑皆非。「還不够他還債。買主是張百萬家裏，曹二少欠張百萬的錢早就有十幾萬，再加上這房子還是筆典產啦！不賣不行。」除還了張家的錢是多幾個，但是都被債主逼光了。剩下你我是呆子，不曉得這祕密，落在人後面，現在他錢早已花光了。曉得又有什麼用呢？還不是認晦氣吃倒賬！」

「吃倒賬！」聽了這刺心的三字老王打了一個寒噤，彷彿一盆寒水澆到頭上。

「老王！」門口走過了康四先生，穿一件竹布大褂，頭戴一頂舊而且癩的紗帽，骨頭瘦得撐不起一件衣裳，空廓廓，輕飄飄，鼻頭有點紅，眼睛直是睜睜的。這時，他打肉舖門前過還不會看見程長發，只是說了一句：「看熱鬧去啣！」說過這話，不想停留，直往西街走，還是程長發喊住他，問有什麼熱鬧可看，他才說：

「曹二少被婊子家轟出來啦！」

說着氣喘喘跑向西。這時，街上果然有一陣喧嘩的聲音，接着一隊人向西街跑去。老王跟程長發也往西跑，到了共和春茶館巷子轉彎，是妓女的集中地。在一家掛着紅燈門口擠着一堆人。

「還不快點給我滾！」一個歪戴瓜皮帽，翻捲衣袖的年青夥計，幌了幌拳頭，對着癱坐在地上的一個人，樣子很兇惡。坐在地上的人就是曹二少。這時正倚着牆，哼着喘着，像是被打過不久，眼角還有一塊紅，頭低，眼閉，充滿憤怒和詛咒。

「究竟是爲什麼事啊！」人叢中有一個老人歎口氣，這引起年青夥計的話來。他這一說站在這裏看閒的一羣人才明瞭了。曹二少的確是被打過的。被打的原因是：沒有錢還要來嫖堂子。一個月來，欠了怡紅院整整有二千多塊錢，在房子沒有賣時總是口口聲聲說賣了房子準還錢，可是房子賣了又不想還了。……「不還錢還有臉來，不讓他進去他鬧着一定要進去，他還使身分，他還說大話。」年青夥計做了個手勢，摹仿着他：

「我！……我是什麼人？……我是曹二少！……誰人不知！誰人不曉！拔下我身上——一根汗毛來也够還你們的債！包你家許姍姍姑娘也包得起！」

說過了，鼻子哼了一聲，冷冷的，又望望坐在地下的曹二少。

「他——他——怕是——」吃酒吃醉了。「這時人堆裏擠出一個人走進曹二少跟前端詳一會，鼻子嗅了嗅，有點酒氣。他說：「他恐怕是吃醉了酒，所以鬧着找到你們家裏去。」意思是有点憐憫他。那個在怡紅院打雜的夥計却還是交叉着兩隻膀臂，搖頭不信，他說：

「哪哩是？是有意裝酒瘋。」對準地上的敗獸又加了一腳。

人漸漸散去了。天，昏黑。巷子裏冷靜了一下。怡紅院門關起來。老王和程長發回到店裏。癱在地下的敗獸酣睡着……直等電燈全亮，巷裏的胡琴，唱大曲聲音響起來，他才被吵醒，一骨碌坐起來，對着腰，顛簸着腿腳，一蹶一蹶走出巷子。

電燈已經全亮了。……飯店裏，鍋鏟響着清脆的聲音。跑堂的高喉嚨，叫着怪聲。酒香味一陣陣換到曹二少的鼻孔。曹二少摸摸口袋，袋子裏是空空的。……他顫巍巍着，拖着一天沒有吃飯，剛才又被人痛打過的身軀，勉強撐持着，眼睛花擦擦，電燈，亮得刺眼；望望那些坐在酒館裏高談闊論的人，他簡直是羨慕極了。他恨不得也跟那個熟識的酒店討杯酒喝喝！模模糊糊的，他不知是走到那一家酒店，而且居然伸出手來。他再一定睛看時，他吃了一個大楞，差不多癱倒在地下。

那人就是程長發！程長發跟他要酒賬。

他想趁勢溜掉，可是已經趕不及。這時，大街上走路的人特別多。頃刻間，有幾個債戶得到曹二少賣房子的消息一齊包圍來。這時，着他酒意已醒，一個不肯饒他。僵持了許久，他還是撲撲胸脯說：

「放心，我曹二少不會少你們的錢！」

大家沒有法，只好放他走路，雖然明知他是假話。

「我還不了你們的錢也不再見你們的面。怎樣？」

「有種」曹二少這麼說債戶中便有人給他豎了一個大拇指。

人散了。……不走熱鬧的街市專揀冷僻的小巷走。彎彎曲曲，自己也不知道往那裏，曹二少簡直是要軟癱了。白飯黑飯一齊沒有解決，腳底下騰空，像在天上飛。……他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走到最後覺得身體更輕更輕了。……城門外，是一片荒涼的土地，一條城河。……

黑的夜。……無拂清灰暗的月光下，地上癱着一個敗獸的黑影。剛巧這一夜，大風大雨。第二天便沒有個人再看見曹二少的。

在城裏，不曉得曹二少家的公館的，除非是新到的外鄉人。曹二少家公館有多年的歷史。跟着江綢業的勃興肇始，這曹公館的家運。江綢業是本地土產的大宗，在民國初年，舊式的緞子因爲花樣單純和古老，產銷一蹶不振，綢業漸漸的代替了緞的位置。最出名的杭綢以外，便推本城的「江綢」和蘇絲。

曹月樓，是本城綢業的前輩。他在別人還未注意綢業的時候已經注意綢子的製法。他在鄉下收許多蠶果，自己做絲，又用絲織成綢，起初是二三部木機，不久增加到十部，二十部。因爲織工的美觀和堅牢著有聲譽，本地的綢緞店都願意採用他的貨。他的價錢比杭綢便宜若干倍，貨質雖然相差，但差得有限。價錢划起來還是合算的。

「曹老先生喲！怎麼我定好的十足綢子呢？這個不行的！我定的貨不能夠賣給別人喲！」

講話的自然都是買不到綢子的人。時常有因爲這而互相爭吵的。照例他們是早十天，一個月，半個月跟曹月記綢號定貨，可是往往因爲貨色供不應求臨時變了卦，你搶我奪的把貨搶空。

曹老先生看了這情形總是撇着灰黃的稀朗的鬚子微笑，他整天忙着監督工人，怕他們偷絲或偷綢，又怕稱秤的計錯了分量。他對於秤上的毫厘絲忽是極考究的呢！……錯不得喲！……我總要給我的孫兒忙幾個！……唉！唉！……他是個苦孩子，沒有父親沒有哥哥喲！……

爲了曹二少的無父無兄，祖父曹月樓特別鍾愛他。只要是孫兒需要的事，他沒有不答應。他總忘不了這片綢號，起根發脈的來由：

聽什麼鐵機比木機好的話。

他覺得這些綢子是一個魔鬼！……什麼鐵機！全是不可信的浮言。我再也不能改變我的基業！「我不相信我的綢子比人家壞！……我一定要保守這基業！」存着堅決的自信心，曹月樓咬緊自己的牙齒。

三

跟隨着時代，人類衣着漸漸有了轉變。……

新機器的重工業時代代替了舊的工場手工業。古老的城市，人民習尚，開始起了變化。

綢緞店櫥窗裏陳設的綢緞花色比以前多，各種各式的新鮮的圖案；牠們也都不是舊的單純顏色的江綢，織絲了。據說都是鐵機織的。鉄機織的比木機織好看。愛時髦的人愛穿鉄機織的綢。

「我要……要……那種……」有許多女人上綢緞店裏看見夥計拿出「江綢」來不高興，但是又說不出所要的什麼來。時常跟店夥鬧彊扭。這時，店夥計都會投合她們的意思，笑嘻嘻問道：

「是鐵機織的麼？」

「唉，是喲！要鐵機織的。不要這土產。」

由於穿衣裝的人不要土產而要新式的綢緞，本城的綢業減少了出口。

這時，力量薄弱的綢號，關閉，也有改做土布紡織的。原來有六三家綢號，現在減少到六家。

曹月記是綢號中資力最大，年代最老的一月，自然不會就倒。雖然近年以來營業漸漸的衰落，可搖動不了牠長久的基礎。

淒涼的氣氛自然是一點的：是表現在曹月樓而不是曹二少。曹月樓的年紀老邁，受到種種外來的刺激，眼看見事業有點日暮途窮，以前是何等的蓬蓬勃勃，現在變成這樣子一蹶不振。他本來是不相信，他的精明事業竟然會被另一種新興的事業打倒的。他倔強，他保守，固執，迷信，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性，對它祇是詛咒，憤恨，仇視，更想不出什麼補救自己和怎樣競爭的方法來。

他不許家裏的人穿鐵機織的衣料。這是唯一的方法。禁止外人自然是沒有這權利的。通常，他家裏，夏天都是穿繅絲，別的時候除了穿布以外，是他們的土綢。什麼事考究全可以，但這鐵機織的綢緞卻不許穿着。曹月樓挺恨的就是穿鐵機織的綢，他不是省儉，他是恨！恨！……對這件事特別有一種恨！

可是偏巧！有一天，曹二少從外面回來，身邊帶一個紙包，上面印着紅字，恰巧這時有一個朋友來看他，他們一齊匆忙的走到後進去，因為發現這紙包有點像綢緞的包紙，曹月樓拆開來一看，他發現那正是自己仇恨的，用機器織的什麼「錦」什麼「葛」之類。對於這些，很陌生，他叫不出名字來。他覺得祇是眼前一黑，撐持不下去，伏在案上。氣得只是抖顫。他覺得他的事業完了。他想不到他的孫兒，從家裏的孫兒起，也歡喜那種魔鬼的東西。……：那麼，那東西一定是太好了！不然爲什麼我那樣罵他他還是一定要買呢？……他懷疑起來。心也空虛了。

……：望望這高大的房子，橫着豎着陳列的木機，雕花的窗櫺，巨大的圓柱，……：在面前搖擺起來。這久遠的基業，這闊大的公館，總有一天坍下來的。……：

身體寒戰着，一陣抖，像潑過一陣寒水。……：

發覺他的孫兒站在他面前。……：

「我家的這個二少生下來運氣就好！唉，就好啦！……他沒有生下，在養他哥哥時候，我們家庭還苦得很！織綢子全是我一家人自己動手做。我記得我家媳婦初舉手的時候，不會織，軋傷了手，才慘啦！……這小傢伙運氣好！他一生下我們綢號的運氣就好起來了。」

這番表揚他的「二少」的話逢人便說。他唯一的見解，是：「起家發福的全是靠了二少的運氣。」所以待二少也和對任何人不同。

二少九歲生日的這一天，和幾個小朋友鬧着扮戲，地方太小了，刀槍舞不過來，而且又沒有台，二少氣得發躁，用腳踢牆壁，哭澆說：「房子爲什麼這麼小呢？房子爲什麼這麼小呢？一他要求他祖父造一所大房子。」

「要怎樣大的房子呢？」曹月樓含笑，摸着二少的頭頂，慈愛地問。

「要——」曹二少想了一會兒說，「要大的。像何道台家的房子，大的，大的，有花園，還有戲台。」

這一句話提起曹月樓。何道台家的房子正要賣！喲！曹月樓也正要買一所房子。

何道台家的房子買下來。何公館換做了曹公館，再加上一番修葺，曹公館成爲本城的第一個大公館。曲曲折折有七八十間房屋，花廳，正廳，船廳，樓房，亭台，廊榭，軒房，花園……假山石，金魚池。地面是用大方磚鋪的，下面鋪着缸，走起路來嗒嗒的聲音，不冷也不暖。

而且，有戲台！二少時常可以和小朋友們唱戲玩。

曹公館，充滿了喜洋洋的空氣，一方面是生意發達，一方面是這房子的主人曹月樓又娶了兩個姨太太，這邊分幾進房，那邊配幾進屋，又是老媽子，使女，男僕，當差，廚子，各有各的房間。進進

出出的全是人！

曹月樓不愁生意不上門。上門的生意只有太多，累得他加添工人還是應付不了。

由於人民習性漸喜奢華，平時穿布的都改穿綢料。曹月記綢號生意漸漸茂盛。本城的綢號也添設起來。不過他們的生意都沒有曹月記好。曹月記的牌子老，縱使貨色不一定比人家高，賣價不一定比別家便宜，綢販子却都還是愛到曹月記去。

幾年來的營業蒸蒸日上，本城綢業有了普遍發展的趨勢。××城在本省綢業界中佔一個重要的位置，而綢業的翹楚一直是曹月記。

織網的木機由二十部加到四十部。曹月記綢號添僱了大批女工，分日夜兩班，輪流的織網。幸運繼續着，一直有七年。

在這幾年裏，很少有人穿鐵機綢料的。即使有，也祇是上海少數工廠的產品。本城人穿的就很少。他們看到最漂亮的鐵機織成的網是在二少結婚的一天。二少特地從上海買來的綢子，一共二件衣裳，花式好，經緯細，質地也柔軟。

在電燈光下，一個個傳觀，像欣賞一件寶物。尤其是那些做慣木機織網的工匠，他們都驚奇，讚美：

「這是怎麼織的喲！用我們木機怕織不來。」

聽了他們的話二少高興得很，他告訴他們是花多大的錢買來，和這綢子是用鋼鐵的機子織成的，肩飛色舞的樣子。只有曹月樓聽了不快活，臉完全沉下來。平時，他是一個什麼也不氣的人，這時對二少特別的發惱。他根本就不要看這些花花綠綠的綢子。他看着牠們眼就會疼，心也疼。他根本不要

他還記得他是這樣對二少呵叱着：「包紙裏的衣料是給誰買的？」可是腦筋已有點模糊糊糊了。是給映華買的。」二少故意扯個謊。實在是給紅齋書寓的姑娘買的。他不回家住宿有十外天了。

「不是給我買的喇！爹爹，你不要信他。他是給蜜子裏姑娘買的。」這時映華忽然一溜烟跑出來，哭着說着，手裏還拿着那包衣料的紙包，在曹月樓面前抖開來，哭得嗚嗚咽咽的說：「他不回來有許多天……許多天不家來住了。」

「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我天天來家。」二少說。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這些難看的綢子！」曹月樓看見這觸目的衣料就像怕看見仇人一樣，他推開孫媳婦的手，頭掉過去對孫兒說道：

「又買了這些綢緞！唉！有什麼好看呢？」

曹月樓氣的還是這事業的仇敵，對於二少始終是姑息的，他并不教訓他。這幾年來二少的墮落吃鴉片烟，賭錢，嫖妓女……種種壞習慣的沾染，曹月樓就像不見，不聽見。

「買了便怎樣呢？」看見爸爸沉下臉曹二少也沉下臉；因為曹二少一向走上風是走慣了的，不管對任何人。今天見到這臉色自然抑制不住。

可是曹月樓今天也特別光火！他說什麼都可寬容，可是爲什麼他一定要買這東西呢？這東西老早就叫他不要再買了。他爲什麼還要一定同他搗亂呢！……叫他不要買他一定還要買不是有意叫他作氣嗎？

二少不曉得他意思，還要一定攥扭下去。他說這種鐵機織的衣料是再好看不過，現在潮流是時行

這種東西了。這老頑固假使還要固執下去，事業是一定要失敗的。偏巧，這位同來的朋友又是一個麻木不仁的傢伙，他，不但是不幫着勸解曹二少，還幫着曹二少敲邊鼓（因為，有一天他來約曹二少出去，受到老頭子的奚落，所以今天趁這一個機會報復）。他的父親在上海開一月新式織綢廠，對於織機木機的事他有點曉得。所以他冷笑着對曹月樓說：

「這種綢子根本沒有人穿。不要錢送把我也不要。」望望曹二少，擠眉皺眼說：

「我們上海的那種織機織的綢子你總看見過吧。怎麼樣？那種是科學方法織的。你前年到上海看見我父親的那個綢廠麼？……紅寶姑娘穿那件衣裳是我帶她上上海買的，怎樣？……我們走！不要嚇嚇下去。還是到紅寶家裏打一個通夜的牌！」

也不管曹月樓氣得直哼，二少奶奶拖住二少衣裳不放，他們兩個人一溜烟跑走。

三天後，曹月樓死了。……跟着綢業的命運走到渺茫的盡頭。

四

聽了他朋友高瑞梅的話，曹二少一度有過革新綢業的念頭。高瑞梅的父親是在上海開綢廠的，不錯，他可以聯絡高瑞梅，他也可以改用機器生產。籌備了五萬元款子交把高瑞梅，可是，從此以後高瑞梅避着不見他面。高瑞梅的父親登報和高瑞梅脫離父子關係。高瑞梅從此失了蹤。……曹二少的款子等於被騙子騙去。

從此，他有一個偏恨；不再談改進生產的事了。自己要想改革錢都被騙去，這是多麼可恨喲！

從老頭子死了以後，壞運跟着來。木城新開了一個大綢廠，用新式機器製綢，比他們家裏的「江

綢」好看，出產又迅速，花式又多，還派了許多女推銷員上街兜銷，廣告上大吹大擂，街頭上貼了許多紙標語，馬路上豎立着廣告牌……以前買織機綢是城上人，買「江綢」的還有鄉下人，現在連鄉下人也不買「江綢」了。

在曹月樓死後，幾家綢號都爲着前途發愁，只有曹二少說大話：「全城的綢業倒閉也倒不了我們曹月記喲。」

果然，一家家綢號都關完了，曹月記沒有關。曹月記苦苦的撐着。

今年，不容易撐了！……曹二少搭股的一家綢緞店因爲經理舞弊倒閉，損失了八九萬，加上新綢廠的設立，曹月記綢號遇到空前的厄運。

春天的絲價，先是空前的大漲，秋天以後又是一陣狂跌，影響到綢價。

不景氣的陰雲籠罩着大商埠，小城市……

綢價跌下來。……曹月記夏天存下的縲絲已經攔了全部的三分之二的頭寸。……又是狂跌，狂跌！……購買力薄弱和過時貨的停滯。新綢廠大約是預備擠掉這最後存留的一家綢號了，用特別廉價的方法號召和拋競賣。

削碼！削碼！……原來是高過「江綢」的織機綢比「江綢」便宜了。「江綢」也祇有跌，跌，忍痛犧牲。

爲了錢莊逼逼欠款，存貨不得不賣。

貨賣得差不多了，不夠還錢莊的債。錢莊的債超過存貨的估價。

「現在綢業不行啦！欠款大有危險！」有人這樣火燭小心的打更。於是，錢莊更公認曹月記必倒

無疑。

於是追！追！追！……追逼欠款。債戶包圍着曹二少。……

曹二少便陷進萬劫不復的厄運！……

五

開有二十五年歷史的曹月記倒閉後，證明「江綢」業的絕滅。

江綢業以前有過一度的隆盛，以前一班纨绔公子現在雖然已經蹙脚，可是豪情逸致和不可一世的臭脾氣還不減當年。嫖妓女，賭錢，吃鴉片烟，上茶館，洗澡，提雀籠子溜雀子，聽書，看戲，都有他們的分。而其中的領袖自然是曹二少。

「別要瞧不起我曹二少喲！」曹二少挺棍的就是入瞧不起他。「我的綢號不開我的書畫古董還值一筆錢啦！」對方面講話的自然是要債的人。說過了這話以後往往你可以看見曹二少挾了一個報紙包兒什麼立軸中堂的來賣，賣出錢還債。

曹二少對債戶的話一年一月的變更：

「別要瞧不起我曹二少喲！我書畫古董是賣了些，可還有皮貨細毛喲！」

也許皮貨又賣了。又是：「我還有多啦！差你這麼一點兒錢」。說是有細軟，有金珠珍寶，有衣服，有上好的紅木傢具……等到最後曹二少口中說出來的是什麼也沒有了——只有！「我有一個大公館啦！」

大約是曹二少也曉得人家知道他的底蘊了。他唯一可以倚靠的祇是房產。不賣房產又有什麼辦法

呢？原來房產他是不要賣，他要做曹二少就不能沒有一所公館。但是，這些債戶逼着他又有什麼法子呢！

決定了賣房子，暫時還保守秘密。由一個專做房經紀的康四先生代談。經過一個月功夫康四先生來告訴曹二少買戶的姓名。

「張百萬？」曹二少問：「叫什麼名字？」

「張紹鴻！」康四先生說：「張紹鴻你不曉得麼？」

「張紹鴻！」曹二少吃了一驚，他總不相信這個張紹鴻就是在他家綢號裏做過練習生的張紹鴻。露着輕蔑的聲音說：「就是以前在我家號裏的那個癩頭張麼？」

「是啊！」康四先生說：「我還當作你曉得呢！……唉！也難怪，他現在得意了。眉毛長在頭上。什麼人都不大瞧得起的。……他自從出了你們綢號，就一直做綢廠，現在這月美綸綢廠就是他的大股東啊！」

「美綸就是他大股東！」曹二少也有曹月樓以前的同樣憤恨了。恨這班綢廠提倡用鐵機代替木機！奪去他的生意。他現在明瞭祖父以前不許他穿機綢是怎樣一種心理了。但是，他決不責備自己不長進，和生產方式的落伍。

沒有法子，還是只有從張紹鴻手上接受下大公館的房價。

六

距離杜賣契約規定的交房的最後三天……

整個一所曹公館，剩下一座沒有氣沒有生靈魂的空殼。二個抽鴉片烟的女人，是曹月樓的兩個姨太太，一個姨太太的女兒是個白癡，曹二少奶奶到了第三期肺病，臥在牀上就等死……

房間，到處是灰塵……地磚是一塊塊裂紋，破的破，坍的坍……蜘蛛網和雀屎，滿屋望，滿牆，滿地。……夜是悽厲悠長的，可以聽到九頭鳥叫，野貓的尖鳴，兎犬的狂吠。……

牆是高的，柱是大的；可是格外的顯得空虛。木頭是龜裂的，上面留下淡薄的紅漆，黑漆；瓦掉下來；夜裏聽到抱柱格軋格軋的響聲。

電燈線割斷了，自來水道斷絕了，都是爲了付不起錢。世界走到黑暗一端。……曹二少這幾天下午一起來，都拿着燭四處找着還可以換一點錢的東西。什麼東西都賣了！什麼東西都光了。

瘦長的影子照在牆上。……紅蠟燭光，抖抖的，像幽靈。他開始怕這一個破落幽深的住宅。厭棄，虛弱，疲倦，失望，蹣跚，……混和着複雜的心情爬上以前祖父住的樓想找一點東西，那可以賣的，可以維持這一天，那怕是最後一天，滿足黑白飯的需要。

在一隻破舊的，遺落在灰堆裏的皮箱中，找出一個紙包，他發覺那裏有四件衣料。起初想不起是什麼，再細細一想他恍然記起。他望着這綢子，想起爹爹那種固執怪僻的心思了。十幾年來世界的變化一刹那湧現到眼前；他望着這古舊的衣料發楞。他望着這雕花的天花板，幻想着玄妙地，……

終於走在摩肩擊踵的街道上，他，麻木地，無動於中地沿門託售。

「這式樣太舊了！」看到的人都是這樣搖搖頭。最後還是走到一家綢廠門口，張紹鴻從裏面出來，跟自己招呼一聲，聽了訴苦的話，拿下這四件衣料，他拿下了也還是這樣的挖苦：

「這是老古貨啦！……我們都是做綢業的呢。這種行業是不跟時代跑不行啦！」

笑睜睜。可是就像有千萬根針刺着曹二少的心！曹二少時刻品味着這句話：「我們都是做綢業的呢！」

機器轟隆轟隆的響。裏面拾出大包，大包的貨裝上卡車了。……拾頭一望，正是美綸織綢廠。憤怒，失望，……年青的火已經不能從這個癆病鬼的軀殼上發出了。

消愁解悶，還是只有喝酒。……

喝酒去！喝過酒他還預備闖到怡紅院！……

父親的學畫

施瑛

那時候，我的父親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離開家鄉，給送到這個市鎮上來，在那家桐油食鍋店裏做學徒。時間是前清光緒二十幾年。

舊時代市鎮上商店裏的學徒，生活的乏味，是不必說的。所學的不是生意經絡，却是雜務。酒埕店堂，揩抹櫃檯，盛飯，洗水煙筒，甚至於給業師倒尿壺，都是每天例行的工作，除了靠櫃檯和供奔走以外，招呼主顧是沒分的。尤其父親的業師，有着晚清最流行的抽大煙的嗜好，父親便得負担額外的的工作——給業師煮土，裝煙。

但是這個十三歲的少年，對於這些工作，並沒有抱怨；相反的，他覺得這是學徒的本分。至少，他忙了一天，到了晚上，他還有一點餘暇呢。晚上，店務結束以後，他要等待別位夥友回來，總得「候門」，坐在冷清清的店堂裏，對着一盞菜油燈，挨着寂寞的時間，也許直到二更。這是他學習的時間。一個學徒最要緊的，是學習「書算」——書法、書信、珠算。雖然父親在家鄉的塾館裏，只讀過四五年書，但這些已經略有根柢。此刻他趁着夜闌人靜，在昏黃的油燈下，寫大小楷，研讀尺牘，練習算盤。再有空的工夫，還看點小說和偶然從上海帶進來的「申報紙」。

這樣的生活過了四五年，父親的學業已經滿師，便從學徒升到小夥計的地位。白天的雜務，交卸了大半，由新來的師弟担任，可是晚上的用功，却比前更厲害。珠算純熟了，尺牘純熟了，寫兩封信記幾筆帳，字也很老練了，書算自可不必再學習。但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是知識慾正熱烈的時代。那

時，報紙和刊物，是很難見到的，父親便把弄得到手的書都看，自然大半是一些木版荆川紙印的舊演義小說。我還會從父親塵封的破書篋中，找到幾本鉛印小本的基督教福音書和華洋會話，英漢通譯之類，上面都有父親批註的手澤。這兩種書，顯然是晚清歐風美雨東來的成績。前者是傳道士分發的贈品，後者則是當時鄉下的商業，已開始跟上海發生關係，一到上海去辦貨，漸見時髦，識英文吃洋行飯更是驕子，父親便弄到了一兩本書，想自習幾句英語。——可是這一件事才着手，父親學習的興趣，又轉到了別的方面。

那時有一位姓萬的老畫師，是徽州籍，僑寓本鎮的。萬老畫師的作品，較之大方家，自然不脫畫匠氣息，然而在孤陋寡聞的市鎮上，對於他擅長的一手好花鳥和人物，誰不稱讚！店堂裏懸掛的一幅花鳥中堂和帳房裏的一套人物屏條，就是他的作品。它們很早就吸引了父親的注意。而且萬老畫師不是陌生人，他是一個孤單的老頭子，就耽擱在隔壁的一家典當裏。每隔二三天，他總到店裏來坐坐，跟父親的業師閒談半天。父親因為敬煙奉茶的關係，對於這位留着花白長鬚穿着寬大袍褂的古色古香的老畫師，漸漸熟悉起來。

碰到業師不在，萬老畫師坐在店堂裏無聊，便跟小夥計們說兩句笑話，或者翻翻他們所看的書本。他翻到幾幅畫，那是父親晚上看小說的時候，用了很薄的荆川紙，照着卷首印着的綉像，映摹下來的。這是父親閱書之味時的消遣。萬老畫師看了，却儘自點頭稱讚，用筆不錯，說我的父親很可以學畫。

這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聽了萬老畫師的稱讚，很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此刻他已經是小夥計，行動比較自由些。他趁着下午沒事，時常溜進隔壁的典當裏，看萬老畫師作畫，還很高興的給他調粉弄

朱，鋪紙研墨。萬老畫師細心勾勒，他也全神貫注。有時萬老畫師興緻好，便放下筆休息，一邊捻着灰白的鬚子，講點作畫的道理給他聽聽。他做了我父親最初的而且唯一的作畫導師。

每天晚上，在店堂裏灰黃的油燈下，父親總是埋頭於方桌上，很熱心的學畫。他作畫的工具很簡單：兩個調顏料的磁碟，一隻洗筆用的水碗，幾枝毛筆，一點白礬紙和宣紙。他藏着自己幼稚的作品，等萬老畫師下午來閒談的時候，便拿出來請他指教。萬老畫師覺得這青年的筆法不錯，他的話總是稱讚多於批評。他常含着笑對我父親的業師說：「這孩子作畫的天分極高，將來一定能够成功。」業師說：「他能够畫得好，借此消遣，或者給人家畫畫扇面和小件，倒也是件好事呢。」

這幾年中，父親發狂似的學畫。他不單到萬老畫師那裏去揣摩，他還在大街的書攤上搜購畫譜。那時上海出版石印小本的畫集很多，價錢也不貴，他儘有力量買來臨摹。除了芥子園畫譜，詩畫舫一類外，父親從當時流行的一位名叫吳友如的畫集中，學畫人物和動物。大概父親對於吳友如的作品很醉心，因為我在他的書篋中，找到好多部大大小小的石印的「吳友如畫寶」。還有，隔一條街的學古齋裝裱店，是父親每天必到的地方。他每次去的目的，就是牆壁上可有新裝裱的畫幅。如果他發現好作品，會在那裏逗留上一兩個鐘頭，用研究的眼光鑑賞着，跟頗知風雅的店老闆和旁的觀客津津有味地討論。

幾年苦心學習，父親的繪畫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常給朋友們畫點扇面冊頁小件，看到的人都嘖嘖讚美。最得意的還是萬老畫師，他用有着長指甲的瘦長手指，捻着髭鬚的白鬚，稱讚這個年青的畫家，是自己的得意門生，又說父親所作的人物花鳥，筆致跟自己完全一樣，就是一個證據。那時萬老畫師年紀已經老邁，眼睛花得厲害，作工筆的人物畫，實在不耐煩，於是桐油食鍋店小夥計的父親，

居然作了老畫師的助手，替他勾勒，着色。有時候整個一幅畫，完全由我父親代繪，等到完成後，只讓萬老畫師題字和署名。購買萬老畫師作品的商人，自然決不會發現贗鼎的。

但是父親熱狂於繪畫，只到二十五歲時爲止。因爲那一年春天，萬老畫師返徽州家鄉，冬天傳來音信，說他病故。父親少了一位導師和畫伴，自然有不勝傷悼之感。第二年，父親結婚，挑起家庭的担子。再下一年，我們的長姊誕生，父親的老業師又病故，店東看到父親年青幹練，生意上面來得，便把父親升爲老大（經理），做了全店一桌人的頭腦，主持店務。這在父親是非常的快樂，因爲只是十四五年的工夫，他已從最低的學徒，升到了一店的經理。然而高興以後，跟來了忙碌。他得用全副精力，放在華孳爲利上面，方能不負店東的美意，同時，他得負擔一個有着妻兒的家庭。「三十而立」，他已不是少年時代那麼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可以隨心所欲，努力自己所願意的事情了。

努力事業，奪去了父親的愛好。那時資本主義產物的機製品，像洪水一樣的沖入鄉村。父親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擴充店務，買賣皂燭、火柴、石油、紙煙一類的「洋貨」，叫鄉下人賞識並購買這些東西。幾年努力的結果，這家桐油食鍋店，擴充了兩開間的舖面，店員從一桌增加到三桌，店東每年所得到的盈餘，總在資本一倍以上。在父親這方面呢，第一是事業順利，內心得到說不出的欣慰；第二，他錙銖累積，居然有點小儲蓄，典了一幢房屋，來安頓他人口逐漸添加的小家庭。——昔年赤手空拳到這個市鎮上來做學徒的孩子，總算到達了成家立業的地步。可是店務家事，已够他忙碌，幾年來熱狂的繪畫，只好丟在一旁，難得揮幾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從晚清到事變爆發時，三四十年好像流水一樣的過去。有着固定的事務，拖着累贅的家庭，度着刻板的生活，父親不知不覺的，或者覺得毫無變化的，從青年到了

中年，從中年到了老年。他做了七個孩子的父親，得維持這個十口之家的生活，照傳統的習慣，他要到兒女們完成婚嫁，才完畢責任。同時，他是一店的老大，這家店舖已成了市鎮上有名的商店，店東又是一個只要錢不管事的傢伙，父親得像老管家般的效勞，主持這店。——店務、家事、事業、生活，很快的消磨了父親四十年時間，等得輪到我爲自己的事業和小家庭而辛苦時，父親已經年逾六十。在這三四十年裏，他沒有作什麼畫，一年也難得作四五幅畫，那不過是敷衍至親好友的囑託。他那有時間和心情作畫呢？浪漫氣息的青年時代，一場春夢般的過去得很遠了！

我的腦筋裏，到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二十年前，當我和哥哥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圖畫是我們認爲最困難的功課，尤其是我，看到指定的題材，往往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畫才好。父親便在燈下，給我們完成白天的工作，他雖然運籌握算的忙了一天，却還很有興趣的替我們畫茅屋、蘿蔔、燕子，使我們次日可以繳卷。我們的圖畫教師，對於我們的成績，當然極懷疑，不過他到底批了一百分。一百分！父親看到我們發還的成績，臉上不禁露出孩子一樣快樂的笑容，可是那時我們怎知道父親內心裏的惆悵！

父親始終不會以畫家名。鄉下市鎮一家商店的經理，在算盤帳簿和熟悉的街坊間，消磨了他的一生。當這次事變爆發，他主持的店受了極大的打擊，他才六十多歲的年紀，身體變得很衰弱。他辭去了職業，悶在家裏，感事傷時，總是鬱鬱不樂。在難堪的情形中，度他的暮境。他有時握筆作一兩幅畫，畫的不是青年時喜愛的仕女花鳥，却是樸素的佛像。

那天下午，父親喝了一點酒，默默的靠在藤椅上休息，像在想念什麼。——青春、事業、興趣，都在平凡的生活完了，也許父親引起懷舊的傷感。這時，有一個有點熟識的舊貨販子，挾了幾軸捲

好的畫，走進堂屋來，他跟父親招呼一下，便說：「近來日子更不容易過，有些難於維持的舊家，竟出賣他們寶藏的書畫，來換點錢，我這裏帶的就是。」

「我也沒有餘錢賣這些不急之物。」父親說。

那販子陪笑說：「老先生別客氣，讓我打開來，你不妨一瞧。」

父親似應非應的點了下頭，站起來幫助他打開卷軸。那販子一邊在解開來，一邊像很內行的說：「這一幅中堂，是萬松的大筆。萬松是本鎮的老畫師，去世已經四十年，他頂擅長人物花鳥，尤其是晚年畫的更好。聽說現在上海的收藏家，在出重價買他的畫，四幅人物屏條，曾經賣到二千塊錢。你瞧瞧這一幅看。」

卷着的中堂展開了，紙張已經灰黃，可見它久歷歲月。上面畫着一龍一虎，顯然取「雲從龍，風從虎」之義。下款題的是「壬寅夏古欽萬松作，時年六十又九。」那販子點着頭說：「這確是萬松老年的作品，你看他畫的龍虎，多麼生動，筆致多麼老練呀！如果帶它到上海去，一定賣它二三千塊錢，現在賣主只要……」他看見我父親儘是低頭看畫，好像不聽得一樣，却說不下去了。

父親默默的幫他把畫軸卷好，面上露出難受的容色，老眼裏閃着慘淡的光輝，好像是不忍再看的樣子。那販子看見不是路，兜搭幾句，便挾着畫軸告辭出去。父親目送他走了，突然嘴唇哆嗦着，想叫住他，却終於沒有。他躺在籐椅上，喃喃的自語：「呀，這不是我的作品嗎？我那會認不出自己的筆跡！我分明記得，那是我二十四歲的夏天，在典當的廂樓裏，揮着汗給萬老畫師畫的，他不過等我完成後才題了字。如果我不是今天看到它，也許我忘了這會事……誰知四十年後，它還到我眼前一現……」他的眼角有點溼潤了：「四十年前的老畫師，到底給人賞識了他的作品，雖然這幅畫的祕

密：只有我知道了。……」接着是嘆息。

當我知道這一回事，已經查不出這幅畫的下落了。——這一年冬天，老境頹唐的父親，丟開我們永逝了。

祝福父親在天之靈！這是一個平凡的兒子，記載他平凡的父親的第一篇故事。

夜遊人

朱慕松

一

深夜二點鐘。

我從夜總會裏走出來，友人同着女伴，趁着三輪車走了，我是愛好月光的，想在月夜散步。

夜行在僻靜的街道，是我嗜好之一，兩旁的建築沉默在黑暗裏，偶然樓房有燈光從綠色窗帷裏透出來，引起我的愛好的心情。

這條街是很長的，路上靜寂得像沒有生物一樣，窸窣地自個腳步聲，從水門汀底行人道上飄上來。

我的感覺一向很敏捷的，聽到悉悉的音響，以爲是風吹樹葉的聲音，後來，却覺得並不是這樣，從冥想裏抬起頭，看到前面走着一個姑娘，背影是楚楚動人的，薄薄的紗服起波，飄出這輕微的響聲。

在這樣深晚，能有同行人在這偏僻的街上，怎樣也閉不住自個的嘴吧，怎樣開口呢，恰巧自個帶着香烟，可沒有點着它的燃料，前面的姑娘正在吸着烟。

「很對不起，請借根火，」我趕上幾步，很正經的說。

夜遊人

月光沐浴着姑娘曼長的頭髮，她回轉身來的輕盈姿態，像在掌上能跳舞的女人一般靈活，我接着她烟尾有口紅遺痕的香牖，正在借着燃燒的烟草來吸着自個烟捲兒。

我看到那不熟悉的臉，幾乎木然的發呆，她的臉上施着薄薄的冷霜，脣上搽着脣膏，沒有撲胭脂，有着天然的風姿，可是一變大而深邃的眼睛，浮動着一種冷光，引得我打了一個寒慄。

臨時，我搭訕着話，來掩護自個的窘狀，東方人的開口，是從天氣着手的，我說：

「今晚的月色真好！」

我同她並行的走，她向着空氣噴出一口煙圈，說得很慢的回答着。

「愛好夜景的人兒，不會康健的吧。」

實在捉摸不出這姑娘懷着怎樣怪心眼，祇是感到她步子的輕鬆，彷彿她是沒有實質，在天空裏浮飄着。

「在夜間散步，我是當它是臨睡前喝的一小杯安睡酒，能使肌肉鬆弛的。」

在我說的時候，她的眼睛朝我盯着，我幾乎叫起來，幸虧被抑制下去，沒有做出這出醜的事情來，她的一雙神祕的眼，澄青的鞏膜，深黑的瞳子，浮着冰霜一般冷氣，引得我又愛又是很怕。

「我的動機並不在這，像土撥鼠一樣愛陽光，不過這強烈的光會射壞了它的眼睛，同樣的理由，我在黑夜裏，寄托着期待的意思。」

像這樣說着謎樣的姑娘，我是從沒有碰到過，不過走過的路離我寓所是近了，尤其我懷着恐懼，像同她一起走着時，感到她身旁的涼意，如同處身在颯颯風中。

「明天見吧，」我想告別了。

出於意外的，我很隨便的托辭，她倒挺認真的，回答着：

「在原來的地方再見。」

「夜安！」

「夜安！」

我停一下神，她的形影是幻滅了，怎樣呀，我的心跳着，心裏盤算，在這樣夜，又是這樣偏僻的地方，怎樣會有冷豔的女人出現呢，况且再過去是靠近荒地，晚上是人煙稀落的，她又寄身在那裏呢，想到這裏，我感到一陣寒慄，我的頭額發燙。

倒在床上時，原本是瞬間即酣睡的，這趟儘管肢體疲憊，可是怎樣也不能安然睡眠，直到黎明的光從窗簾裏滲透進來，我還是睜着眼，心裏不安寧。

一一

第二夜，我還是在夜總會消磨了上半夜的時間。

我這末解釋着：

一、聽說幽靈在月下沒有影子的，她有。

二、聽說幽靈不吸煙捲的，她吸。

三、聽說幽靈面目可憎的，她美。……

自個這樣慰藉着，讓過敏的神經纖維恢復平靜吧。於是，倒變成期待的心境，從夜總會躲開了認識底舞孃的糾纏，喝了小杯底酒，酒精鼓舞起自己底遐思來了。

在靜僻的路上，正在想，倘若她失了約又怎樣纔好呢？一個神祕的姑娘，她綽約的影子又出現在路燈裏的大地上。

「是你，小姐！」我趕上去，授給她一支煙捲兒。……

她還是穿着黑色的，夢一般的輕細底織品，裹在輕紗裏的肉體，也就縹緲得似乎不像在現實裏的，如同幻想裏的女神，不可捉摸。……

「我還沒有知道你的貴姓呢？」我吶吶的說。

「爲什麼你想曉得這呢？」她悠然的說，吐着一口口煙圈，噴向空間，在澹澹燈光裏，像夜之虹霧，「難道你在懷疑着我，是個不正當的女人麼？」

「沒有這個意思，假使你不願意說的話，我並沒有一定想知道的意思呀。」

我同她並着肩兒走，夜宵店的門也閉上了，我們兩個像沒有歸宿之處底游魂，東飄西蕩，晚風吹得她紗衣悉索發聲。

「你有爸爸麼？」我耐不住沉默，從她家庭裏問起。

她豎起睫毛，一雙深纏着祕密似的大眼睛，朝着天空凝思，嘴裏吐出低低的否認字眼「沒有。」
「媽媽呢？」想了解這謎樣的人物，想從她家裏的現況，推測出她複雜的性格，之後，我就接踵的問。

她緘默了一回，天上的月兒，恰從霧裏露出它的臉蛋來，沐浴着她底容顏，在銀灰色的光裏，她底面孔是有嫺靜的美——塗了口紅的脣，襯出她嘴裏牙齒的雪白，她露出在外面的頸兒，沒有曬過陽光般，潔瑩如白百合，柔纖而有着引人的魅力，在我胸懷裏升起想吻着她底慾望，可是看到她冷若

冰霜的臉，潔純和端正，使我又抑制着。

「我沒有媽，也沒有兄弟姊妹，我，我祇是一個人。」她凝視我，想看我聽到她話後面部底肌肉反應。

「那末，你又住在那裏呢？」

我實在想懂得她的環境，這樣一句明曉得會惹她討厭的話，也就問出來，照西洋人的習慣，初認識的友人，不能追究對方的身世的，感謝天，幸虧在東方大都會裏，並不算是失禮貌吧。

「我——我沒有家，」她並沒有動氣，雖然眼睛裏閃着霧一般的朦朧而曖昧的光，「在美麗星光下，花朵草叢裏，不都是我寄身的好地方麼。」

我聽着發呆，她恰輕盈的笑了——笑得美，如同流泉飛瀉下來，衝在岩石山迸出水珠的聲音。

「我不是快送到你的住處了麼，朋友，夜安吧！」

在昨夜，我同她分手的場所，她站住了，講着暗示的話。

當對方似乎厭倦我是嘮叨底人兒時，我怎樣還能說出想送她回去的話來呢，我點了一下頭，正想邁步踏到公寓的路去的，半路上，浮起着這念頭：「爲什末不去看看她底寓所呢，她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呀？」

回轉身來，偷偷隔了一段路，跟踵着她底背影。

路格外冷落了，我正屏息張望，一瞬間，她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裏。

雖然，我沒有看清，她是走到那一家去，反正，這一冷落的所在，沒有幾家人家的，難道我不會詢問人家麼？

三

第三天，我出發的時候，不在夜間，而是喫了午飯後的時光。

我依着約摸記得的路線，想出她一個不意，去拜訪她。

在那條路的盡頭，接連到荒地的所在，幾間孤竹的房屋，突起在荒寂的曠野，再過去是沒有烟火底墳地，一泓死水，浮着綠苔，幾株衰老的樹，像陰險的老人撐着他底拐杖。……

怎樣好呢，我心裏着急了。

到一家在曠野邊緣最鄰近的房屋，是家殯儀館，想去問問那看門的，我說了許多話，那老頭兒祇是搖搖頭，我聽到他呀，呀，的聲音，纔知道是聾啞雙全底人，做出手勢來時，他還是不明白的搖搖頭。

無可奈何地，踱到一家烟兌店，買了一包黑市的香煙，同那伙計搭訕起來，

「我想請問你一個人。」

他的回答是「姓什末的呢？」我又有什么話好說？祇有苦笑地解釋着，是穿怎樣的衣服，身段，面孔，又是怎樣的。

他說他並沒有看到這樣的女人。

我着急了，說着：「我昨天還陪她回來的，她一到深夜，就到外面來躡躡。」

「深夜？」——這樣冷落的所在，夜間還有人麼？」年青的伙計眼睛睜得圓圓的，手指着荒涼的墳地：「莫不是有着女鬼或是狐仙來迷魅你的頭腦了。」

四

這一天的晚間，來臨得特別慢。

倘若再這樣等下去的話，我一定發狂的，心緒也真紊亂，想着怎樣能度到深夜呢，於是，就到酒吧間去，坐在圓檯上，呷着烈性的酒。

也許快到醉的程度，頭腦眩暈地在樓上沙發上躺了一回，不過怎樣也睡不着，耳朵裏祇是聽到自個的心跳，畸形的跳得快，怦，怦，……

當長針和着尖針，搗手的並在羅馬字十二點上時我委實挨不過了，就衝出閃耀着彩色燈光底酒吧間，天空飄着雨，是一個雨夜呢。

我沒有傘，又沒有雨衣，蹣跚地在街上蹣跚，濛濛的雨絲，氾着我的面孔，頭髮也就濕了，瞧着雨水油一般染着街道，在燈光裏，地上的水幻化出蛇一般幌動的光來。

衝來衝去，雨絲在髮梢上，結成水珠從額頭滾落到面上，我看着手上的錶，在雨天底路上，逛了兩個鐘頭，驀然連想到，在雨夜，她不一定會出來吧。

由於潛意識的作用吧，不由自主地踱到昨夜去的地方，路燈是稀少了，人聲也就絕滅，在黑暗裏走去，雨從頭頸裏灌進背脊，感到一種難耐的涼意。

走到盡頭，連烟兌店的門也閉得緊緊的，有着醉意的模糊的從雨絲裏透望出去，這地方僅僅是幾家人家，似乎連燈光也沒有呢。

跌跌衝衝的，突然，面前似乎豎起龐大的黑影，像惡魔伸着有尖指底長臂在攫取着，想叫出聲來

時，恐怖的仔細去望着，還是一株醜惡的老樹。

退後幾步，從一條小徑，想灣到一排房子底後面瞧瞧，隱隱約約聽到一陣悲哀的啼聲，我靜聽着，這微弱的哀音，似乎從四面包圍過來，我遲疑起來，我是到了怎樣的環境了呀，抬起頭來看看，是到荒僻的墳地，漫長的草叢，埋了我的腳膝，我實在有些膽怯，深夜在蟲聲鳴叫的環境裏，一個子在這雨絲裏走動，我想回出去，「撲——冬，」身畔一只用雞跳進了水池去。

我是又冷，又濕，身上衣服貼着皮膚……

一陣歌聲又引得我心活起來，從墳地旁矮圍牆裏，飄漾出歌唱聲，很是優美悅耳的。

受了衝動後底我，也顧不得怎樣了，從這唱歌的嗓子，我確定是她底聲音，她的招呼，我又怎能不順從呢，屏息地爬着牆，翻過牆壁，一滑腳身體也就滾落在草地上。

當時還不會感到，從泥濘地上爬起來時，就感到面頰上的刺痛，是荊棘的尖刺割開皮膚，血也就滲透出來，拌和着雨滴滾落下來。

穿過蔓草叢，有刺的植物常鉤着我的衣服，刺痛我的腳，一種矮草的花散發着惡臭，雨滴落得大了，淅淅瀝瀝……

我又滑到地上，全身雨水落濕裏得貼肉的衣服，骯髒不堪，我在地上爬着，酒後散溫機能又敏捷，體溫向下降，又冷又餓，蠕蠕地爬到微有燈光客廳上去，我疲倦得幾乎支持不住，雨還是瀉落下來，我的氣短促得好像透不過來……

爬到窗邊，已精疲力盡，望到溫暖的裏面，慘淡的檯燈下，一個披着曼長頭髮的姑娘，祇能看到她底背影，正在按着鋼琴，燈罩的微光，映在她輕浮像在雲端飄蕩的形影，像是夢中底人兒……我的

眼光向上望，看到掛在大廳上的陰森森底字框，是有着殞儀館底字樣，像電一樣閃在衰弱的心臟，雖然我受不了這驚嚇，「呃——」叫了一聲，知覺全失。……

五

我醒來時，天色已經亮了。

彷彿從噩夢裏驚嚇而醒，睜開眼睛，訝異着自個置身在什麼地方？

我聽到柔和的呼吸，一隻按在我額上的手，就縮了回去，那姑娘紅着臉，含着羞澀的問着：

「你好一些了麼？」

「是怎樣一回事呀？」我掙扎的想爬起來，可是四肢無力，身子又倒在溫軟的床上。

「你又怎樣來到這地方呢！」她的長睫毛黑眼睛，令人愛戀的靠近我的面頰。

我說着昨夜冒險的經過，同時我按着她纖白的手，問：

「你爲什麼有夜遊的癖好？又爲什麼處身在這可怖所在呢？」

「話來是很長的，」她的眼睛裏閃着淚水，接着說：

「我是從小被賣給戲班的，我的假爸和假媽，都是喫唱戲飯，從小，我得裝着尖細的嗓子，吊起眉來學唱戲，過後他們老了，想依靠着我賣唱過活，而且他們還有吸鴉片底嗜好，這樣過了有十八個年頭。

「媽說現在時勢改了，單是靠唱幾齣舊戲，已經失去了吸引觀衆的魅力，我的學習的科目又繁重了，要穿着薄薄衣裙登台，穿插跳舞，還要在台上，穿着時裝，丟眼色，說打趣話，唱着時髦的歌

曲，說這樣還是不夠的。

「還有呢，——得出外去交際，得週旋在許多捧客的身旁，圓滑的應付着一個個貪婪的客人，這樣的生涯，我委實厭倦了，幹麼自個甘心做人家的玩偶呢？」

「我的戲目天天向後移，我似乎是抖起來了，我底假底雙親，簡直像吸血的生物一般，噬吸着我掙下來的包銀，許多客人，很巴結我，圍着我，說着許多的話，說買給我怎樣尊貴的鑽石戒，像獵人般想俘虜着我，不惜用盡他們賣弄的手段。」

「我懷着落寞，我厭倦於這虛偽的一羣，我愛看着許多傳奇的曲子，由於我的職業，我更體驗到許多傳奇裏纔有的生活，我編織着夢，夢見那戲曲裏纔有的十全十美的愛人。」

「我的夢戀，加強對現實的憎惡，可是我底夢也快做不成了，依靠我過了，好幾個年頭底假父母，還沒有填滿他倆的慾望，在一天，他們想換取更大數目底錢，就轉賣我到過房爺之一底手裏。」

「我雖不像戲文裏烈性底貞女，可是我也委實厭倦這生活，在到那邊去的一天，去買了一包的安眠藥片，內心是戰鬥着，我像站在懸崖的邊緣，對這世間還有清夢般留戀，不敢冒昧地把白色藥片吞嚥下去。……」

「過房爺的人，請着幾桌酒，在席，他的面孔更貼近的現露出來——鰐魚一般的醜容，眼睛凸起，下頷也特別肥大，說不出的討人厭來，那一些賀客還惹惹我唱歌，我又怎有這樣心思呢。」

「像旋風一樣，我又受着一個打擊；他的大妻却知道了趕來了，之後，酒店裏亂成一片糟，乒乓碗盃飛碎的聲音，賀客也亂着，有的悄悄溜走，有的在勸。……」

「這給我更厲害的幻滅，嫁過去慘痛的生活，不是有它的先兆了麼？這一次，是決意的了，把袋

裏的白色片子，一起吞進喉嚨裏，不管它的苦味，我含着淚的往下嚥。……

「場面的紛亂，誰也沒有留心我，以爲我掛着淚，是爲了那場吵架，幾個賀客拖我躲進汽車，載我到一家旅館，然後，再退出去，讓我一個子冷清清等候新郎的來到。」

「終於，我沒有看到他底醜臉，我醒來時，身子已經躺在殯儀館裏，幸虧還沒有入葬，我底心臟麻痺了一天，又恢復它的跳躍，起初，裏面的人嚇得一跳，當我說出原因來，也就同情着，我哀求着我復活的消息不要外露，反正殯儀館的人告訴我，那個人爲了避免糾紛，早把錢給這裏，說是隨便葬埋就算了，免得惹起意外來，這樣在我倒是機會，誰也沒有來吊過我，我恰還自由的活下去。……」

「可是熟悉我的面孔底人，在大都會裏是太多了，我是不能離開這裏，況且，天涯茫茫，何處又是我真的寄身處呢？在這裏，我願意幫忙做着事，在白天，我躲着不露面，日子久了，在晚間也想去散散心，想不到會碰到你這樣多事底人。」

六

六個月過去了。

我的生活也有了調整，夜總會裏也絕了自個的足跡，原是過着獨身生活的，也有一個溫馨的家。我雖還住在僻靜底都會西區，住處却從公寓搬到住宅裏，我費了不少的精力佈置得家裏舒舒服服，從寫字間回來，坐在沙發上，抽支烟，看看壁上的油畫，有種說不出的樂趣，再也不想溜到外面去。

親愛的讀者們，倘若你們想來看看我底新家庭，我會舉起手來歡迎。

因爲我新婚的妻，是不大出去的，你們想看我倆成雙甜蜜的一對，一定得到我家裏來呢。

倘若你們來到，在客廳裏，你們想想我底愛人是怎麼樣的人，我將要告訴你們上面那離奇的故事。不過加上一條尾巴，便是在我同她又過了一個月的夜遊生涯，過後就結了婚，她很愛我，我的愛她是當然的，不然那會冒險底想去望她呢？

你們的眼睛會共同凝視廚房的門吧。

真的，她會端出她親手料理的美麗的促進食慾底點心來，那時我會這樣介紹：

「你們看她像幽靈還是像人呢？」

她會輕盈的，嬌然的笑著。

接着會飛一個活潑的眼波給她的丈夫，暗示着：「這次你洩漏祕密，原諒你，下次可不行呀。」
謝謝讀者們，我倆生活得很好，讓讀者和你們底愛人，也生活同我倆一樣的幸福，永遠的幸福。

殘忍的故事

林鳥

當我們的隊伍，從崇山峻嶺的地帶，奉到命令，開拔到沿海某要港去的時候，我心裏充滿了厭惡，我覺得天下最殘忍的事，莫過於戰爭了。

一路經過的地方，真是荒涼萬分，竟有許多地方，一連幾十里路沒有人烟，雖然桃花仍是鮮明的在春風裏笑着，楊柳也依然低俯着疏落的村舍，但有許多瓦屋，茅舍，都是空空的，不見一個老百姓，打門進去宿營，破舊的桌子凳子，和一切動用的傢具，都積滿塵埃，眼見這些屋舍的主人，離開這裏已經很久了。

第二天，路上遇到了一個挑担趕腳的老百姓，問起來才知道這周圍幾百里內，去年遭了旱荒，有許多老百姓都逃荒求生去了。唉！戰爭，荒年，造成了飢餓，寒凍，流亡，死滅，真是充滿了悲慘的人間世啊！

部隊到了目的地，接防完畢，我隨着團長照例視察了一次原來構築好的防禦工事，團長便命我到師部裏去報告接防情形。師部是駐在離我們防地二十里的一個大城市裏，那是東南沿海的一個大城市，聽說非常繁華有趣，所以我順便就請了兩天假，想盡情的玩他一下，藉以調劑這長途行軍的枯燥，使自己的精神振奮一下。

「好，年輕人總是喜歡耍的，弄得不好，去請教王醫官，那是要不得的啊！」李團長捺着德國式

的鬍子，打着湖南官話，笑起來。

我臉上給他說得有些熱辣辣的，勉強笑了一下，沒有回話，對他敬了一個禮，便帶了自己的勤務兵黃得標走了。

在路上，黃得標對我說：「團附，團長是個老營子，他的錢都繞在袴襠裏了。今天你一走，他一定會帶着小鬼去闖私門子哪！」

我拉長了臉，只管走路，不理他，他看風勢不對，就不再講下去。這傢伙，真是個老營子，壞蛋，我挑他做勤務兵，實在有點不相宜。但這個人在火線上，對我很有照應，有幾次我掛了彩，虧得他背了我走幾十里路，我才得活命，所以我跑來跑去，總帶着他。

到師部裏把公事交代過了，我就問黃得標道：

「你到過這地方麼？」

「在北伐那一年，在這裏住過，玩的地方很熟悉，不曉得如今怎樣？」

他陪我到江北岸的平安大旅館，那旅館在沿江的柏油馬路上，有三層洋樓，我就在最高的一層開了一個沿馬路的房間。在那裏有一個陽臺，一切都佈置得非常富麗講究，從陽臺上望下去，滿江船舫，扯着風篷，忙忙碌碌的來往不絕，沿江的碼頭上，停泊着幾條高烟囪的輪船，許多小工，正在不歇的卸貨，馬路上的人非常擁擠，也有很漂亮的鑷色春裝的女人，髮髻得像哈叭狗，高跟鞋搖曳着，繁華，熱鬧，有些像上海的招商碼頭。

我抹了個臉，喝了會茶，看看太陽很高，便問他道：「附近有玩兒的地方麼？」

「報告團附，有。」他笑得眯着眼，很高興的說。

於是我們去找玩兒了。他似乎很熟，走過橫在江上的一座浮橋，沿着寬闊的馬路，繞了幾個灣，就是一條小巷，巷裏的人家，門上都有白殼紅字的門燈，有些寫着什麼「宮」，什麼「院」，也有寫一些香艷的女人的名字。我故意問他：

「這是什麼地方啊？」

「這就是這裏出名的後寺，漂亮的姑娘多哪！」

「媽的×，你領我到這樣地方來耍麼？」我並沒有發怒的意思。

「見識見識這裏的情形，也是經驗。不一定要宿夜啊！」

這傢伙真混賬，他倒教訓起我來了。但是話亦不錯，我們就一家家的闖進去，不管他什麼「宮」，什麼「院」，喝了杯茶，抽了支烟，看了一會，就走了。這樣約莫走了七八家都是千篇一律的，雖然姑娘們有長臉亦有圓臉，有大眼睛，亦有小眼睛，但濃濃的脂粉，勉強做出可憐的妖形怪狀的笑，是沒有兩樣的。我覺得厭倦了，但那傢伙還是興高彩烈的。

這晚上，我就到一家大酒樓上，點了許多菜，儘量的大嚼一下，喝飽了回到旅館，看見一輛明亮的包車，也在這時停在門口，車上走下二個女人，似乎一個年紀老些，一個是瘦小的個子，裹在不稱身的大衣裏，在黑暗中模糊地看上去，年紀並不大，我對她們隨便看了一眼，便上樓去了。

「報告團附，」黃得標這兵油子，真像個獼猴，一些沒有坐性，看見我在明亮的電燈下看報，就來說：「我想出去玩一會，就回來的。」

「時候不早了。」他兩隻貓頭鷹似的眼睛，骨溜溜的看着我，怕我不答應，「不要走得太遠。」他出去了，我以爲可以靜靜的看報了，誰知一會唱戲的女孩子來探頭張望，一會賣零食的又推門

進來。尤其是隔壁房間裏的男子的狂笑，和一些嘶啞的不合腔的唱戲聲，更使人討厭。媽的，這些不要臉的混蛋，這是什麼時候，這樣尋樂！

那滿臉堆着笑的茶房，真是老狐狸轉世的。他看見我一個人在那裏面，也溜進來了。

「長官，這裏沒有什麼好玩吧？」他諂媚的笑着。

「唔，無聊得很。」我隨便應了下來。

「你們是很辛苦的。」他還是那樣媚笑。

「長官是個團長吧？」他看見我腳上裝着馬刺的長靴，和腰裏的手槍，又跟了一個揹盒子的好兵，以為總是不錯的。

「長官要叫個姑娘來玩玩麼？蠻好的，不中你的意可以叫她回去。」他漸漸的說到本題上來。

「我不喜歡那一套的。」我搖着頭，還是看報。

「可是，這裏的姑娘是又有趣又保險。」他那和悅、低下的神態使我很窘，最後我決定還是不理他，我可以把他大聲罵出去，但我不願意對老百姓這樣不客氣，一會，他也覺得絕望了，就自己走出去了。

沒有好久，黃得標興沖沖的跳了進來，我對他看了一眼：「這樣沒規矩，幹麼？」他還是笑着。

「一樁新鮮事兒，團附，真是一件新鮮新聞。」

「什麼事兒，值得你這樣高興？」

「我碰見了一個同鄉，也是江西贛州人。他今天替一個姑娘點大蠟燭。」

「什麼點大蠟燭？」

「就是第一次……」他做了一個手勢，我明白了。

「那姑娘真年輕，看上去還不滿十四歲，她媽說十六歲了，我不相信，我才在那裏和他們談了一會。」

「你這傢伙，真是胡鬧，你那同鄉是幹麼的？」

「生意人，他到上海去販了大批紗布，值好幾萬，看上去很可以賺些錢，所以這樣有興緻！可是那女人真太小了，似乎還是個孩子。」

吃糧的人，過着和尙一樣枯寂的日子，所以講起男女的事情總是很興奮的，我聽着他的話，雖沒講什麼，但也走到走道裏張望，看見隔壁那號房門正開着，一個肥胖的中年人坐在沙發裏，身旁一個瘦小的孩子似的女人，正是我們進來時所看見的，那個半老的婦人還坐在那裏談天。聽見我的一閣閣的馬刺叩着地板的聲音，那女人就起來把門關上了。

這一晚，我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穩，聽見睡在地板上的黃得標，倒像個死豬，呼嚕呼嚕地鼾響着，後來漸漸地有些朦朧恍惚，正要睡着的當兒，忽覺有什麼聲音吵醒了我，起先我以為是黃得標這該死的傢伙的鼾聲，後來一聽不對，這在耳邊響着的細細的近於悲泣的嗚咽，可不是隔壁那邊房裏來的？對，確從那裏來的！而且這聲音並沒有停。

這聲音簡直有些刺耳，乍聽，似含着一種使人難受的挑撥性，但仔細聽起來，那細細的聲音裏，似有一種苦痛的咬着牙齒的掙扎，好像一個生物被猛獸嚙住了擺脫不下時的恐怖，那樣低沉的呻吟，又像是垂絕的病傷者的哼叫。

我覺得不能忍受了，這是個女人的聲音！

「先，先生，……慢……」細細的嚶語似的低音，從深夜的寂靜的空氣裏顫抖地傳過來。

啊，這是個少女，不，可以說是個孩子的聲音，喲！我立刻像遇見了鬼似的週身汗毛直豎起來！我的血凝住了！我想起了剛才所見的那個女孩子，我的眼前彷彿就有那末一個瘦小稚弱的女孩子，被攪在野獸的爪裏，它正用全部精力，把那可憐的俘虜撕碎，吞噬，那被攪的生物，只在一種無告的哀痛下，忍受着撕裂、宰割的痛苦，連哀號也沒力，只掙扎出一兩聲呻吟……

我真不能再聽下去了，我覺得這聲音比戰場上的垂死的重傷者的呻吟，還要悽慘難受。這比戰爭還要殘忍可怕，在戰場上互相廝殺的都是壯士好漢，但這是個尚未成熟的毫無反抗能力的孩子，竟在被摧殘蹂躪着。我第一次上火綫看見伙伴死亡，流血，雖然心裏有些顫慄，但也沒有現在的搖動，我的血沸騰着，我想扒起來去打死那蠢豬，但又想到在白天走過的那叫後寺的巷子裏，不有很多的這樣的事麼？在這寂靜的春天的夜晚！

朦朧中似乎這可怕的聲音，還在低低地顫抖的繼續着，無限制的繼續着，這一晚是睡不穩了。

忽然睜開眼來，看見電燈雪亮，黃得標粗大的喉嚨，似乎在和人講話。我坐起來一看，瞧見他擁了條被子，坐在地板上，沙發上坐了一個赤腳的女孩子，正是那江西佬今天「開彩」的孩子啊！

奇怪，這是什麼回事？

「黃得標，她怎樣來的？」

「報告團附，剛才因為你睡熟了，沒敢驚動你。他是怕被查夜的抓去，躲到這裏來的。」

「混賬！怎末隨便放人進來，喊茶房來！」我惱了。

「那王八蛋，就是警察不看見，我也要叫他來抓，真是野獸！」想到才聽見的那顫抖的聲音，我更怒了。

但那可憐的女孩被我的怒罵嚇得哭起來了。她的兩手掩着臉，不住的抽噎着。

「請團附饒恕吧！那孩子被警察抓去了，回去又得挨他媽的打。」他媽的，他替這小婊子討起情來了。但我也覺得這事很難。

「你起來，對團附敬禮，謝謝團附。」這個兵油子，真是個劉姥姥，調起小花臉了，這個小東西進來，一定他在那裏搗鬼。

「你怎末會躲到這裏？」我心裏很明白，他們知道我是個軍人，警察不敢來麻煩，所以把她藏在這裏，但我仍問那孩子。

「我本在那位先生那裏，忽然娘舅來喊我出來，說是查夜的來了，就把我送到這裏。」

「娘舅？你的娘舅在這裏麼？」

「這些上旅館做生意的叫茶房，做娘舅。」他對我說明着，怕我不懂，又接着說：「她們做生意弄到的錢，是和茶房四六拆賬的，所以茶房照應她！」

媽的，又是個吸血鬼！我心裏想。我看她低垂的臉上，憔悴，萎黃，如經過濃霜後的樹葉，沒有一絲血色，但那顫抖瘦怯的肢體，和尖長的下頷，紅紅的眼睛，還顯着稚氣。

「你叫什麼名字？怎末會當婊子？」

「我叫翠玉，在家裏叫阿翠，是媽帶我上這裏的。」

「你媽真不要臉，帶了親生的女兒來賣×。」

「不是我親生的媽。前幾天我爸爸病要死的時候，我的媽把我一百塊錢賣給了她的，賣兩年，就把我上了捐，今天是第一次來接客。」

我玩笑似地問着：「你不是哭了麼？」

「……」她的聲音有些嗚咽，「……還是死了好。」

「你真太小了，警察也真混賬，這麼年紀也放她來上捐。」

「國附，你真不知道，只要有錢什麼事情辦不了？況且老鴿也不會把實在的年紀報上的，」黃得擦揸着嘴說。

只要有錢，他的話不錯，那蠢豬似的江西佬，有錢，所以他可自由蹂躪這麼一個瘦小的女孩，那老鴿有錢，所以可以把這孩子上捐來賺錢，那茶房因為可以弄錢，所以肯包庇這些混賬東西，警察也因為可以弄錢，所以這樣不顧人道，讓這些未成年的孩子上捐。這些可憐的人，就是因為沒有錢，才會受着這些惡魔的侮辱，宰割，天天受着苦刑。像這孩子，今天是無期苦刑的開端，以後更將沉入這無底的深淵呢！

「喂，孩子，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啊！」我問着。

「我就住在那邊山裏，去年遭了旱荒，在家沒有飯吃，爸就帶了我們逃到這裏，把錢都用完了，又找不到事做，又沒誰打救，爸急得病了，媽就把我賣了。現在不曉得爸和媽怎樣了。」她說着又哭起來。

我想到行軍時路上所看到的，也許她就是這些沒有人住的村子裏的人。……

一會兒，茶房輕輕的探進頭來，向翠玉招手，她望着他，很遲疑的，又顯得害怕，便跟着他出去。

。我看了那像牽向屠場的羔羊般的戰慄的樣子，心中很覺不忍，我想阻止那狡猾的茶房，把他們一夥兒都送到警局裏去，但一想如今這樣被損害，被侮辱的人，也不可勝數，即使我把這孩子救了出來，在這樣的社會裏，我把她放到什麼地方？況且在這戰時，我們當軍人的也不應多管閒事，只聽着隔牆「砰」的一聲，門關上了，這可憐的靈魂，又關到地獄裏去了。

被擾了半夜，一顆被當前的慘事磨折着的心，實在也需要休息一下了，關了燈，正想睡下，忽然聽見那江西佬又在響起來了。

「不……先生，先……」還是那顫抖的哭聲。

「×你媽，我出了六十塊，就這樣算了？」是粗俗的贛州腔。

「啖……先……生」還是那樣低低的顫抖的叫喚。

但那聲音仍是斷續地響着，我想起了戰馬垂斃時的悲鳴，這那裏是人的聲音呢！

這樣斷續的嗚語似的呻吟，繼續了約有半小時，忽然一聲尖銳的呼叫，似琴上折了絃那樣急促，一切可厭的繁響都立刻停止，接着是那男人低低地喚着：「翠玉！翠玉！……」充滿着恐怖，慌張。

一會兒，那江西佬絕望地喊着：「茶房……」黃得標忽從舖上跳了起來，「團附，那老鄉出了事情啦！」

「管他！人家的閒事！」我雖然這樣說，但也不禁從床上跳下，把軍毯裹着身體，和黃得標一同開了門走出，祇見那江西佬的房門大開，電燈開得很亮，茶房正從裏面出來，我就問：

「什麼事？」

「糟透了！」他這麼一句，就匆匆到電話間去了。

我和黃得標走進那間房，就有一股血腥直沖入鼻子裏，那江西佬把一條褲子顛倒了圍在腰裏，光着肥胖的屁股，呆呆的站在床前，看見我們進去，睜大了兩個紅紅的眼睛看着我們，也沒有一句話。床上，那可憐的孩子緊蓋在被子裏，露出在被子外的一張瘦瘦的臉，灰白得像紙灰，那剛才還是發出嗚語似的呻吟的嘴，不自主的張着，微微的吐着氣，眼睛雖然還一開一闔在動彈，但祇看得見眼白了。

「怎麼樣？」我無目的的問着。

黃得標走上去把被子一揭，啊！褥子上全是血污，那孩子的瘦弱的下體，浸在血泊裏，裸露的身體，就像個「大」字樣擺着，那樣蒼白，瘦小，尚未發育的身體，正像頭刮去了毛的山羊。就是看慣了流血，死亡的我也沒有再看一下的勇氣了。

一早，我就帶了黃得標回團部，再沒有在這海濱城市裏多玩一會的興緻。李團長見我回來得這麼快，詫異地問我，我就告訴他這個殘忍的故事。

「後來怎樣呢？」他似乎還未滿足的追問着。

「我不願再看這事的結果，也許那江西佬要受一些制裁，但那是無濟於事的。」

「那江西佬真太倒霉了。」李團長哈哈大笑。

我聽他這句話，和那肆無忌憚的笑聲，心中充滿了厭惡：他也不是個東西！

油漆未乾

康民

是枝頭鳥鳴，和風送暖的春日。又是連綿地下了多天雨，新晴天氣分外撩人心情。在一房傘數用的小間裏祇是坐不穩，站不定，再也握不住筆，乾脆出門走走。

住家在冷落處，平時雖感交通不便，然而出得門來，空氣是清新的，街道是幽靜的，就賽如到公園去。你若是愛看花樹，遶兒路的兩旁花圍毗連，你儘可隔着矮牆遠眺或是在半掩的鐵門外瞭望——可是你別站得太久，巡捕也許會來掃你的逸興，最好你採取走馬看花的方式。如果你真是個書癡，手不釋卷，那麼你放大胆邊走邊看，決不會東碰西撞，我此刻出門，自然不會帶着書本，好在長長一條路上僅有一二行人，索性放聲唱起曲子，可是唱不幾句，又無心再唱。正沒有主意時，忽地側邊路上轉出一位女郎來，儘管淡裝素抹，在此時此景，尤其是此刻，我的心情下，正顯得風姿癡人，我不由的將食婪的目光投射過去，她轉過臉來也看看我，使我心跳的是她向我笑了，而且脫口喊出我的名字。心情迷惘的我，倉卒間居然憶起了多年的往事。

「呀！不是包敏小姐嗎？」六年前我們是同學，雖然沒有一絲戀愛的陳跡，然而在教室裏打趣說笑倒是常有的。

「唷！好些年不見，變得多客氣，稱我小姐啦？」她依然像從前一般地率直，我也就回復了舊時的口氣。

油漆未乾

「怎麼？我錯了？不該稱小姐了嗎？」

「還是老脾氣！」她底臉隱隱地泛出些紅暈。究竟分別了多年，我不該一見面就和她打趣，趕緊說別的話。

「啊！真是好久沒見了，你一向不在上海？」

「我一直在日城，才是前天晚上到上海來的。你現在哪兒？」她似乎很關心地問我。

「就在家裏寫小說，編劇本。」

「哦！對了，我看見過好幾篇你的作品。」

「寫得怎麼樣？」

「我不滿意。」

「那一點？」

「你老是把女人寫得那麼壞。」

「然而你能說我寫得不現實嗎？我寫男人不也是一樣？人們有的是弱點，可是有些弱點却正是他們的可愛處。」

「那麼你寫的都是事實嗎？」

「反正不離乎人情。麵粉做了麵條子，麵總是麵。」

「我有現成的麵條子送你。那是我親眼目親的事實。」她的臉色頓然顯得十分悲痛。

「那好極了，前面就是拉都公園，進去細細地講給我聽，好嗎？」

於是我們走着談着。她先問我說：「你還記得陳麗雲嗎？」

「是不是那個油漆未乾？」

「正是她。你還記得她的綽號？」

「怎麼不記得，還是我給她題的呢！」一個美麗的情影頃刻間閃過我的腦際。苗條的身子穿着色彩誘人的衣服，一張鮮紅的小嘴老是鼓起着，好像總有人得罪了她似的。她每天打扮得新嫁娘一般地艷麗，然而在校四年，她不會接受任何一個給她招惹得幾乎癡了的男同學對她的戀情。有一次一個名叫梁文的男同學寫了一封情書給她，不料她竟將那封情書貼在教室的黑板上，事情傳開了，同學們都把這件事當作笑談；梁文啼笑皆非，下學期就沒有到校，聽說是去投考軍校的。她底性情是少見的高傲，雖然喜愛打扮，祇不過是孤芳自賞，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我送了她了一個綽號——油漆未乾。我在追憶。走在我身旁的女伴深長地嘆一口氣說：「噫！可憐她死得這麼慘！」

「她死了？你是說油漆未乾死了？」

「是的，她死了，剛死了不到兩個月，如今不是她油漆未乾而是裝殮她的棺木油漆未乾了。」我打一個寒顫，苗條的情影，鮮艷的服飾，鼓起的小嘴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誰想到這樣美麗的生命是如此地短促。噫！她不是生病——？」

她默默地搖頭。接着她透出異常悲憤的神色說：「是她母親殺死的！」她望着我驚訝的臉然後略為和緩地說：「不！我該說是她自殺的。」

我們此刻剛走進拉都公園，我指着一張長靠椅就請她坐下。我要求她趕緊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告訴我。她望着我又微微地苦笑了一笑。然後把這件人間的慘事從頭談起，我是乖乖地聽，簡直不忍打岔一句。下面便是照她的口氣寫下來的。

從學校裏畢業出來，我就回到故鄉日城。卻巧城裏女子初級中學的校長因為肺病不能擔任，一時沒有適當的人選。麗雲就來找我，原來麗雲的亡父是女校的創辦人。她知道我念的是教育，而且在校時擔任過平民夜校的教務主任，所以竭力推薦我。我却不過盛情就接手了。她自己也義務教幾課書——她家裏很富有，她底可憐的父親雖然遺下這許多財產給她和她底母親，然而對於她們母女淒涼寂寞的生活却是毫無補助，倒是這所女子初級中學使她們忘去了許多的哀愁。

說良心話，幾年來，形式上我是校長，事實上她是全校的靈魂。她時常深夜不睡，爲着準備教材。在教室裏，她保持了以前冷若冰霜的態度，嚴厲地督促學生的課業；然而在課外，她也會笑容滿面的跟學生們一塊兒打球遊戲，那小嘴也不像慣常那樣鼓着了。逢到學生有困難的時候，不論是經濟上，功課上，或則家庭間，甚至愛情上的問題，她都會設法幫助她們。除了佩服她底熱誠，我詫異她底氣質變換得如此的快；她再也不像一個嬌貴的獨生小姐了；然而她底高傲冷酷的性格全改去了嗎？不！那僅僅是暫時隱抑去一股服務的熱誠之下。

悲劇是這樣發生的。原來她從小就許配給城北一家姓趙的。趙家也很富有，然而不幸的是那位有錢的爸爸在中年就死去，留下他青年的太太和兩個兒子。大兒子比他父親更短命，結婚才一個月就跟着他的爸爸去了；他底年輕守寡的妻子在他死後將近一年替他生下一個孩子，我們暫時就說是他的遺腹子吧。還有那位小兒子就是麗雲的未婚夫了。據說當年兩家短命的爸爸是很好的朋友，指腹爲婚，替他們的兒女定下那門親事，無非要增進他們自私的友誼，然而他們又怎麼知道自己都是短命鬼呢？

麗雲從學校畢業回鄉時，趙家就要娶過去的。她推說父親死了不久，恐怕母親孤零零一人不耐淒涼，要求稍待時日。其實她是萬分不願意冒險和一個生疏的男人結婚，只是在日城無端的解除婚約也

相當困難，所以每次祇是婉求遷延。到了去年初春，趙家再也不允遷延了。麗雲這樣委曲地嫁了過去，你知道她對於男人一向是輕視的。在她婚後一星期，我到趙家去探望她。在我理想中，新婚的亮景總該是甜蜜的——

「這麼說，包敏！你還不會大喜哪！」我雖然聽得十分興奮，然而詼諧的天性，使我脫口說出打趣她的話來。

「不要打岔呀！我；不講下去了。」一片桃花飛上她底臉頰，她却裝作憤怒來掩飾。我移久是急着要聽下去，趕緊跟她陪一個罪。於是她又滔滔不絕的講下去。

我那一天去探望她，剛到趙家，就看見一大堆的人擁在大門口圍住翠鳳，一個服侍麗雲陪她嫁過去的小丫頭，問長問短，好像剛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翠鳳一眼瞧見我，即刻擠過來告訴我，一刻鐘前麗雲正大哭大鬧，發了一陣極大的脾氣哪。

原來麗雲的丈夫趙家棟在本城的中學畢業以後就守在家中不會做事，數年前向陳家要求早些把麗雲娶過來，可是幾經拖延。却巧那時候他的嫂子新寡，年輕人每天在一起不免有情。趙家兩代孤孀，他底母親一半是溺愛小兒子，一半是憐惜大媳婦遭遇比自己更淒寂的命運，也就眼開眼閉地隨他們去。嫂子守寡一年後生了一個孩子，名義上是遺腹子，實際上是趙家一個公開的祕密。這一天趙家的燒火老媽子和翠鳳閒談，無意間洩漏了祕密，多嘴的丫頭立即去報告了她底主人。麗雲的脾氣是碰也不能碰的，就是你替她提的綽號，油漆未乾。她當時先去盤問她底丈夫，他一切都承認了。於是她瘋狂般地衝向寡嫂的房去。可憐她的丈夫拚命地拉住她，向她跪下，請她把一切的罰過加在他身上，而且答應她往後決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他對她發誓說他心目中如今祇愛一個人，愛他底美麗的妻，他

說永世不再愛第二個女人。然而她仍遏不住盛怒，咬破了丈夫拉住她的手，奔跑過去一把揪住寡嫂的頭髮，硬將她拖到婆婆的面前，等他的丈夫趕到，她已使勁地在寡嫂灰白的粉臉上打了兩下清脆的耳括子。受了恥辱的寡嫂惟有掩面痛哭，掙扎着逃回房去。傷心的老太太疼着兒子不住淌血的那隻手，又担心寡媳要尋短見，她顫抖着牽了嚇呆的小孩子去安慰這孩子的母親。麗雲呢，餘怒未息，回進新房還儘是砸東西。

走進趙家的大門，便是一座小花園，趙家棟正靠在一棵梅樹上發楞，他沒有看見我，是一個身材矮小的青年，面色蒼白，無神失望地兩眼向着天。

翠鳳把我一直引進新房。滿地全是砸碎的鏡框照架、花瓶、檯燈、茶杯；衣櫥上一面大鏡子也已經粉碎了。麗雲背了房門坐着。她底婆婆在旁邊淌眼淚，看見我進門，慌忙從裏面一扇門退出去，她臨走時頻頻的搖手示意，希望麗雲爲趙家保留一點兒顏面。

麗雲站起，轉過臉來時，她的小嘴依然鼓起着。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倒是我先輕聲地向她說，翠鳳已經都告訴我了。她底倔強的神色頓然變了，兩顆大眼淚從那高傲底眼角流下，她撲在我肩膀上哽咽地說：「敏姊！怪我意志薄弱，我不該嫁過來的。」

「別傷心！做了女子總該出嫁的。」

「我說不該嫁到此地。」

「聽說他們待你都很好，尤其是家棟十分的傾心你。不是嗎？」

「可是我不能容忍！不能容忍這骯髒的家庭。」

「原諒他們底過去吧！原諒你丈夫，祇要他以後一心地愛你。可憐你的寡嫂，她底心已經受了重

創呢！」

「不！這樣骯髒事是永遠洗不清的。他們爲什麼要有孩子？爲什麼不把這孽種殺死了？她可憐？你說她可憐？難道我不可憐嗎？我再也不要他來愛我，他這一輩子完了，我也完了。」

「希望你實際些！你要爲將來的家庭幸福打算。……」

任憑我怎樣勸解，總不能使她心意轉，我祇得告辭出來。走過花園，我又看見那位可憐的丈夫，矮小的身子仍是靠着那支梅樹，無神失望地兩眼向着天。

第二天早晨，我進膳堂早餐時，看見學生們紛紛的聚談着。我正在奇怪，一個學生來報告我說：「包先生！昨晚城北趙家的事已經知道了嗎？」

「昨晚？是不是陳麗雲先生家裏發生了事情？」

「是的，今天一早已經傳遍滿城了。」

「發生了什麼事？」我爲麗雲扭着心事。

「陳先生的新郎用手槍自殺了。」

故事敘述到這兒，我聽了稍稍有些疑惑。包敏已從我臉上看出，就向我說：「你好像不信的樣子。是的，我起先也覺得不可信。然而這是事實，是去年日城轟動一時的新聞。我把自殺者的心理細細地分析一下，倒發現他的確有自殺的可能。因爲這位丈夫眼看着他自己心愛的妻子總不能寬恕他，受了恥辱的寡嫂又是那樣的孤寂可憐，同時對於他死去的哥哥也不無負疚之處。自己又是沒有職業的人，每天坐守在家裏，此情此景也委實難受。不了了之，祇是自殺的一條路了。」

「那麼手槍呢？」

「這一點我也可以替你解釋。H城因為盜賊很多，所以當地的富室都備有手槍的。」
「那麼請你講下去吧！」我急着要知道麗雲究竟又是怎樣死的！

麗雲的丈夫死後，她底母親就把她接了回去。於是趙陳兩家各剩兩代寡婦過着同樣淒涼的生活。我會經幾次勸麗雲重回到女中來，可是她再也提不起精神來，她所有的生氣都消逝了。三個月過去，她瘦損了許多，性格也顯然變化了。每天祇是默默地，除了偶然和我談上幾句，簡直就不發一言。她底母親慇懃地爲她發愁，常來同我商量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她女兒開懷的。她對我說：「包小姐！我祇有這麼一個女兒，平時有說有笑鮮花似的一朵，如今每天發呆，不知在想些什麼？祇要能使她笑，使她高興，我再多化些錢，我也願意。如果她有個三長二短，那我的錢再多些又有什麼用呢？包小姐！你說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呢？」

「可是我也用已經用盡方法爲她勸解了。」

「哦！要不是她生成這水潑不進的脾氣，我早就想法替她再找一個好好的人家了。」
是在蟬噪榴紅的夏天，一位青年軍官到女子初級中學來找我。你猜是誰？就是那個寫過情書給麗雲的梁文哪！他受了麗雲的刺激就去投考了軍校。事隔多年，他已升任營長，剛巧奉命來H城駐紮。他說他記得很清楚，H城有兩位女同學，我和麗雲。担心的是無法打聽到我們的住址。然而喜出望外，他說兩位在H城都是鼎鼎大名，尤其是麗雲，提出來幾乎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一位是女校長，一位——不用說，一切的事他都知道了。他滿臉透出十分關切的神色詢問近日麗雲的情況，顯然他未能忘情於她，他要求我陪他到麗露家去一次，那樣地熱誠，那樣地懇切，我又怎樣能推辭？而且他說着是我堅執不去，他也打算單刀直入，準備着這位高傲的小姐賞他第二盆涼水呢。

這一天，麗雲底態度是令人出乎意外的。第一個受寵若驚的是梁文，在他心目中，麗雲始終是一位高貴美麗的天使，爲她受罪磨折，似乎也是愉快的。老實說，當初爲她氣走時，也許恨她酷辣無情，然而這恨終於化爲愛，恨加上愛變成了狂愛。雖然她如今已不是一個少女，然而他不會減少一絲一毫對她的愛。

第二個欣慰的是麗雲的母親，好幾個月不會聽見她女兒的歡笑，她真擔心麗雲會抑鬱至死。天幸有一位年少英俊的軍官來攬轉她女兒的命運。當她聽見梁文說他的軍隊和他自己都分住在幾家宗祠裏的時候，就懇切地邀請梁文在她家裏住下，可以多陪她女兒談談。麗雲沒有不贊成的表示，這位多情的軍官喜得閉不住嘴，儘是笑。

我十分驚訝麗雲今日的變態。真的，十多年來，我還不會看見她對待一個異性如此的溫柔 and 體貼，莫怪那梁文頃刻間已是如醉如癡了。我望着滿臉都掛着笑容的母女告別時，突然一個意念浮上我的心頭：這是巧遇？是惡合？

第二天麗雲伴着他來校參觀，她又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笑着跑着和熟識的學生們點頭揮手，可是那些學生們背着她都在指指點點的議論着。我如何能不爲她担着心事哪！

我該爲她慶幸，然而她和她底母親都不免要失聲痛哭了。第三天晚上梁文接到一道緊急命令，晚開拔隊伍調赴前線。她祇能盼望，也許一年，二年，或是三年……以後，等他解甲歸來。她重新墮入淒涼而更悲苦的命運中。

趙家棟自殺的事在H城的閒人口中還不會談膩，麗雲和軍官的新聞又傳爲話柄。死人本來就容易得到活人的同情，何況一個逼死丈夫的寡婦再和軍人戀愛，閒人的幾片薄嘴唇煽起了滿城的公憤。

梁文別後三日，我會在傍晚陪麗雲去郊外散步。走過大衙，祇見男子們都用輕薄的眼光向她掃射，女人們指點着嘲笑着，更有一羣頑童聽了大人的指使追上來高聲喊叫些不可入耳的話。此後三個月，麗雲竟沒敢走出大門一步。

最不幸而使我震懾的是麗雲近來顯然有了生理的變化。這一天午後我到麗雲家去。她母親正緊鎖雙眉，一望而知懷着莫大的心事。我們相對無言，靜默地坐了一歇。是我先忍不住問她說：「麗雲近來好像有……」我實在沒有勇氣說下去。她已止不住情緒的激動。緊握住我的兩臂，失聲啼哭道：「我苦命的阿雲！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我不該讓他們住在一間房。」

「什麼？一間房？你是說上次梁文——？」

她仰起頭來看我，滿臉都是淚水，一對大眼睛睜得怕人，她底嗓音沙啞而發顫。她瘋了似的向我說：「是的，包小姐！你和阿雲如同親姊妹一樣，我也不用瞞你，哦！我不該出主意讓他們住在一間房裏。可我也是愛她呀！我也是愛她呀！我不忍看她一天一天的發愁消瘦，好像這一輩子再沒有使她開懷的事情。我是中年守寡的，已經管够了苦味。她還年輕，她還年輕！我不能讓她淒淒冷冷地過下去！我要她再嫁，我要她再嫁！可是我的老天爺！我的苦命兒呀！」

我不敢再望着她，再聽她說下去，我簡直不敢再往後想。

麗雲的丈夫死了未滿一年，墳土未乾，日城沸揚的輿論是決不容她生產出姓梁的孩子來的。擺在她面前的祇有一條路——打胎。

是在氣候驟然發冷，北風怒吼的一天，麗雲從醫院回來，也許是受了寒，也許是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她病倒了。瘋瘋顛顛地，於是日城又傳說着趙家棟顯靈了。我幾次去探望她，竭力鼓起她再生

的勇氣，全歸無效。她時常囁着孩子，她吵着要一見她死去的丈夫和寡嫂的孩子。她每次照鏡子，總要把那面鏡子砸碎，然後自己打嘴巴。最後一次，我去看她，她已不認識我了，其實，我也再不能從那樣一張萎黃瘦削的枯臉辨認出當年嬌艷的麗雲來了。

故事講到此地是完了。然而我似乎仍在諦聽，諦聽我思想的追溯。我和麗雲同學四年，而且坐位也時常貼近的。說良心話，我也曾幾次爲她嬌艷的容光，動人的氣息所迷醉呢。要不是深知她底「油漆未乾」的性格，我也許——

「喂！你聽得太感動了。你在淌眼淚。」是包敏打斷了我的思念，苦笑着問我。我揩去了眼角的淚水，轉臉看着她，她也正在掏出手帕抹去腮邊的淚痕。

公園的景色是柔美的，然而此刻緊緊扣住我心頭的祇是一個影子，苗條的身子，鮮紅的然而鼓起的嘴唇。

天！在她短促的一生中，我沒敢向她吐露半點愛意。

獨身的人

林 鳥

晚飯過後，我就和幾個朋友在陽臺上乘涼，憑着這微弱黯黃的街燈的光芒，可以看見馬路旁的人行道上，有一對對青年男女，在濃密的法國梧桐下，並肩攜手，喁喁的踱着步，若隱若現，正像我們普通在愛情片上所見的一般。於是，我們的話題，又慣常地談到性愛的事情上面了。

「能够像現在的這些青年們一樣，儘量的玩他一個痛快，也不枉活了一世。」老王的太太是舊式女子，他常不滿意自己的婚姻，總希望有一個新的試探。

「得了！我勸你還是好好的愛你自己的太太罷，什麼戀愛，什麼青春，還不是夢兒般一閃過去了。老式新式，結局總是生男育女，煩惱着柴米油鹽。愛情，愛情，這真太肉麻了。」老李夫妻都是學堂出身，由戀愛而結婚，現在已經做了三個兒子二個女兒的父母了。生活是平庸，無聊，和老王並沒有兩樣。

「老王的話很好，老李的話亦不錯。但這愛情的玩意兒，正是他們那樣小孩兒的事情，我們這班上年紀的人，況且已經結了婚，有了兒女，還是實事求是的做個好丈夫，好爸爸。」無疑地，我是贊成老李的說法的。

老王聽了我們的話，心裏非常不樂意，他求助似的看了看在一旁默然不響的小陳，正想反駁。忽然西方霍霍的電光閃了幾下，拖着長長的尾巴，消失在烏雲裏了。我們都不約而同的望望天上，看看

地下，只見滿天的黑雲，馬路上的人也都在急匆匆的趕奔，沒有剛才那樣優閒得像神仙似的風度了。驀地一陣狂風，在電線上，在梧桐樹頂上呼嘯着。雷聲也隱隱地在這空中震響。這是在夏夜傍晚常有的事，過度的熱，往往會帶來一些不測的暴風雨。

「雨就要來了，我們進房子裏去坐吧！」我提議着，就招呼我的客人到裏面去坐，等到我的太太把茶桌茶杯搬進來，關好窗子，錢大的雨點已經「拍拍」的打在玻璃窗上了。電燈受着風雨的影響，也忽明忽暗的閃爍個不住，正和窗外的電光相呼應着。雨傾瀉似的很是急驟，雷像敲擊似的間歇的轟響着。這時大家都沉默地無聲，好像特地靜靜地聽着這雨聲風聲和雷鳴似的。

忽然，一個霹靂，像炸彈在近處爆炸似的震動着，大家都有些失色了。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晚上。」老李說。

「可是也是個最富於愛情意味的晚上，你想，夏綠蒂愛上了少年的維特，不正是這樣的晚上？」老王是個愛情的渴望者，雖然唇上的鬍鬚已經像豬鬃一樣堅硬了。

「這不配你講了，小陳還有些資格。」老李最喜和老王「抬槓」，他見小陳沉默無言，於是就又轉過來開他的玩笑：「小陳，你爲什麼不說話？是不是在想着你的夏綠蒂？」

這時，我才注意，小陳今天真奇怪，坐在椅子裏，把兩手抱着頭，只是聽着人家說，老是不開言。難道有什麼心事不成？小陳在我們之間，是最有美男子風度的人物，雖然已經過了卅歲，但長的身材，闊闊的肩膀，富有血色的面頰，還留着青春的痕跡。看他那翩翩的衣衫，應該是個風流而能得女人歡心的人物，但他既不結婚，也不與異性來往，真是奇怪。

「小陳，你真有個夏綠蒂麼？」我又問他。

他祇是微笑着。

「你應該有個對象了，你可以結婚了。」
他還是微笑着。

忽然一陣暴風，打開了未曾關得緊的窗子，那玻璃擊破的鏗然巨響，使大家都嚇得跳了起來。我正走過去想把窗鍵揮好，祇見小陳的臉色，蒼白得有如死灰，就像嚇破了膽的人一樣的難看。他喘息着。

「你們不是屢次的問我爲什麼不結婚麼？我身體並不壞，經濟也沒問題，我應該到了結婚的時候了。可是我不，那扇擊破了的窗子，就是我到現在還是光桿兒的道理！」

他緩緩地一字一句的說，指着那扇破了的窗。

這簡直是可駭異的話，我們都驚訝地望着他，想從他嘴裏得到一個解答。

他說：「這可算是一篇傳奇，但是實際也是很平凡的，普通的，人間的悲劇啊！」

「當老李和老王談起愛情不愛情的話，我就注意着這迅速變化的天氣了。我沉默着，正是浸在回憶的境地裏啊！人生本來不過這麼一回事，又有甚麼值得認真，你愛着，你恨着，只是增加一些彼此間的糾葛，人的心不是個玻璃似的透明體，你以爲他愛着你，怎知他正在想着另一個人？你一心愛着他，怎知他正討厭着你的愛？有些你不應該愛的人，你却愛起他來了，有些你不願意愛的人，他倒真心愛着你。這樣交錯的關係，你想得到麼？你們都是結了婚的人，老王不必說，老李和他——那是小陳指着我說的——都是經過交友，戀愛，結婚三個階段的，愛情當然相當濃厚，但是幾年來平凡的夫婦生活，你們能絕對說沒有一些厭倦嗎？一切都完全滿意嗎？你們知道一條最小的裂痕，會毀壞了最

名貴的磁器，我親自看見過這磁器的毀滅，固然心裏覺得無限悲哀，沮喪，可是也懂得了一個真理。發生這可怕的事情，正是我廿五歲的那一年。

「那時，我正從大學裏出來，靠着舅父的腳路，在一個地方稅務機關裏當着稽核主任，稅務工作是最清閒舒服的，尤其我這位置，儘可以成天的玩着，自有人送錢給你化。我的同學石堅君也恰巧在這機關裏服務，而且也是我的舅父介紹進去的，我因為背景の扎硬，進去就常受人家的恭維，石堅君更對我顯得殷勤。他常常帶我到他家裏去玩，我那時既不喜歡打牌，又不敢逛窯子，整天看書又覺得氣悶，所以不久他那小小的住宅裏，就做了我惟一的散步的目的地了。」

「他有一個太太，年輕，俊俏，亭亭玉立，充滿柔和的線條，一看就是個可愛的人物。他們結婚的時候，我會去吃過喜酒，所以她很早就認識了我，現在只生育過一個女兒，還是她的母親替他們帶領着，所以他們的生活，是過得非常舒暢，幸福，像許多年輕人所理想的那樣寫意。」

「最初，我不敢常去，怕妨礙了他們的溫存的生活，但是他們倆這樣熱心的時常邀我去，我怎好堅拒人家的好意呢？尤以那年輕的主婦，用勾人的眼色凝視着我：『你來啊！就是堅不在家，你也儘請來玩，我們是自己人，難道還講甚客氣麼？』」

「石堅在我們同學裏是算得老實誠樸的，矮矮的個子，好像還不及他太太的身長玉立，雖然他有這樣漂亮的太太，和令人羨慕的家庭，但他似乎過得很無聊，他每天幾乎全在麻雀牌上消磨了公餘的光陰，不是約幾個同事到自己的家裏打牌，就是趕到人家那裏去賭錢。這樣，我就只有陪着他的太太談天，我有時就在他家裏吃飯，有時談到很晚，等他回來了才告辭，漸漸的成了習慣了。」

「他真是個君子，他很信任我，一些沒有疑忌，他的太太也很能幹，像自己的弟弟一樣對待我。」

我們真是好得像一家人一樣，有時她結絨綫，看見我閒着沒事，就把成框的線套在我的手上，她一面和我談着，一面繞着球。這真是溫柔而有趣的工作。

「不久，她漸漸的向我吐露了心頭的苦悶，她說堅怎樣不顧她，怎樣不會遷貼她，怎樣拋下了她，自己却無限制的沉溺在賭博裏。那時，我很年輕，根本不懂得什麼，只是糊塗的聽着，遇到她和我靠得太近講話時，不免羞澀的紅着臉，她却笑起來了。

「有一次，走到他家，那年輕的娘姨對我搖搖手，告訴我：『先生和太太在吵架呢！』

「我聽了想不進去了，走到門邊，正想退出來，忽然被她在窗子裏看見了，就喊着：『星明，爲什麼又走了出去？』我於是只得又走了進去。

「『聽說你們夫妻倆在吵架呢？』

「『誰說的？沒有的事！』她急急辯白。

「我看見他們仍是和平日一樣，不過她的眼睛有點紅，似乎哭過了。

「這天，我照舊玩着，堅也照舊出去打牌了。她顯得對我更親熱，小鳥兒般的只是緊緊的靠着，我真覺得害怕起來了。回去的時候，那娘姨來關門，我就問她：『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她告訴我：『太太對先生哭着吵着，罵他豬糞，罵他不中用；還有許多難聽的話。』

「『那末，他們近來常常吵鬧麼？』

「『差不多三天兩天就要鬧一場，有時睡到半夜，忽然又會吵鬧起來。』

「女人，真是奇怪的動物，貓樣的溫柔，老虎樣的暴戾。我怕自己捲入這糾纏的漩渦，很想少去，但那會說話的眸子，和迷人的微笑，天天在牽引我！

「不久，我害怕的事終於到來了。」

「那也是這樣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在馬路上兜了個圈子，又不自主的走到那裏了。堅已經出去，這天是科長約他打牌，他的太太一個人在家，在房裏赤着腳，身上只有一件薄藤紗的白汗衫，和一條薄綢的短袴，雪白的手臂和腿，差一些全露着，我看了不敢走進去，就把外套掛在外面客室的衣架上。」

「你爲甚不進來？」她問着我。

「『噫……』我遲疑着，畢竟走進去了。」

「我看着她幾乎赤裸的肉體，陡然覺得一種奇異的不自在。那豐滿的前胸，那肥白的腿臂，使我的眼睛有些昏眩，我不禁低下了頭，面上熱辣辣的異常難受。」

「那青年婦人的豐滿的肉體，塞在籐椅裏，一手支着下頤，呆呆的坐着，像一個哲學家在沉默地思索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一會兒垂頭注目，一會兒又舉目瞧着我。我這時的心神，變得不得寧靜起來，覺得在這絨獄中也許有一件我不知道何以不能說出的事，在她心裏盤旋着吧！」

「『今天真熱，你看，我的腿上也悶出許多痱子來了。』這難受的沉默，經過了好久，她才這樣說。」

「我的眼光，被她的話文引到那美麗的腿上去。那真是再可愛也沒有的腿，細膩，白淨，稀疏的紅點，隱在裏面，更顯映得細緻溫軟，……：我不敢再看了，隨手端起剛才斟好的一杯茶，覺得手有些顫抖。」

「『也許就要下雨了。』我隨口說着。」

「這沉默的境界，又重新開始了。她還是那末沉思。」

「幾分鐘後，她舉眼對我凝視，眼光有些異樣。這時，外面已經呼呼的響着風，房間裏的光綫也黯得多了。」

「她忽然對我說：『我真恨你！』」

「天哪，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想：爲何忽然恨起我來了。這不是够使我驚詫麼？」

「『我在這牢獄似的家庭裏，成天過着囚徒的生活，堅又不能體貼我，忽然你來了，使我的精神一爽，但是你喲！你只是……你只是假癡作呆的對我……』」

「她漸漸的移近來，竟坐到我的身旁，伏在我的膝上哭起來了。這時，雷聲隆隆的響，雨點打在屋上，喇喇的，一陣緊似一陣。我不覺將身體一讓，將她輕輕的扶在沙發上，自己站了起來。」

「『真的下雨了。』我想轉移她的思想。」

「猛然轟的一聲疾雷，她從沙發上站起，抱着我：『我怕，我怕，別離開我！』」

「我祇能輕輕的扶着她，不知怎樣擺佈，你們想這是一個美滿家庭裏的年輕的主婦啊！」

「歇了幾分鐘，她舉目看着我：『你怕我麼？』我正在思索着回答，她竟把整個身體緊靠在我的胸前，不留一絲隙縫，『我愛你，我愛你，』她瘋狂地喊着，兩個胳膊緊緊地箍着我的頸項，於是她的熱熱的紅唇就貼在我的臉上。」

「你們想，這時我是多麼難受！多麼難受！堅這樣待我，我可以賣他麼？但是我那時年輕，血氣未定，這溫暖的豐滿的肉體，在我身上燃燒着，濃郁的脂粉氣醉着我，我不覺也伸出臂來緊緊地擁抱着她了。我覺得她全身顫抖着，瘋狂似的烈焰沸騰着。一個年輕婦人的熱情的激動，真是難於忍受的。」

。這樣你還能自制麼？

「我這時想起來，心還是突突的跳，那樣一個可愛的婦人，雖然時常對石堅哭着吵着，但在他的面前還是裝着愛情，使他毫不防範，一些都不會注意她，現在却偷偷地背叛他，我難道真做了朋友妻子的情人麼？」

「那時，真是千鈞一髮，若再遲一兩分鐘，朋友，你一定懂得，祇要再有一兩分鐘……幸而那時轟地一個響亮的震動，我們都跳了起來。

「那是一陣疾風，像剛才一樣，把沒有關好的窗子打過來，擊破了幾塊玻璃。

「我好像惡夢初醒，忙跳出房門，抓起草帽和外套，拋下了這俏麗肉豔的少婦，冒着大雨走了。

「這一晚，我睡得很不舒服，似乎很後悔沒有勇氣，又似乎很慶幸自己能毅然離開這毒蛇的纏繞，後來我再也不願到他們那裏去了。我見了石堅，他對我也現出抱恨和冷淡的樣子，也不知是爲了什麼。

「不久，我就離開了那城市，我又認識了一位像她一樣漂亮的少女。但忽然接到那裏另一同事的來信說：『姚梅跟着機關裏的一個年輕職員逃走了，石堅急得自殺了。』姚梅，就是那青年婦人的名字，你想這是多不幸的消息啊！於是我立刻離開了那新相識的少女，我真的明白了所謂愛情是什麼，更永遠不願再娶什麼妻子了。朋友，這就是我不結婚的道理，像你們這般有太太的人，那會有我這樣旁觀的人毫不掩飾的看得清楚呢！所以我永遠是個獨身的人了。』」

萬松嶺上

張 憬

萬松嶺的秋意特別的濃，但也加倍的美麗，只要你望着那半山綠沈沈的松林間，稀疏地透露出紅的楓樹來，這一種和平而幽美的色調，便已經充分地表現出秋的美麗和詩意了。黃色而並不顯得枯萎的針葉，不時從松樹上簌簌地飄下來，散亂地披在雜草上，織成了一幅秋色的地毯。野菊花傲慢地把持了這秋之原野，徐徐散佈着馥郁的幽香。並不十分寬廣的黃沙路，紆迴曲折着蜿蜒下去，而在路的盡頭，便是那有名的西子湖。秋日的湖水，明淨得如一面光亮的鏡子，與周圍的羣山照映着，使你分不清是湖中的山，山中的湖。越過羣山的一邊，却正是那閃着銀光的錢塘江，柔和地偃臥在無邊的平原間。太陽從白色的地平線下漸漸地昇起來，使得天空裏一種玫瑰色的與蔚藍色的彩霞，撒在整個的萬松嶺上，又增加了不少的美麗與鮮豔。

兩個孩子手牽着手迎着山路向前走，他們看着太陽已經照滿了半個山嶺，便走得更加起勁，不時在路邊採些野花，或是向下面正在慢慢踏上來的母親興奮地高叫一下：「媽！你看我們爬得多快！你怎麼不走得快些，上面有更多的小黃花。」或是說：「媽！我們先走上去等你，你快些趕上來！」於是母親却總是溫和地回答着：「當心妹妹跌交呀！慢慢走好了！」然而兩個孩子却並不放緩脚步。一陣悠揚的鋼琴聲忽然從樹叢中飄出來，兩個孩子都驚訝地站住了。聽了一會，男孩子突然高興地跳了兩步，拉了妹妹拚命向琴聲那兒奔去，同時急急地說：「妹妹！上面有人在彈琴，一定是那所紅房子裏

的，我們快去聽去。」

一座紅沙色的別墅，矮矮地建立在離山頂不遠的斜坡處，這是完全用巖石堆疊起來的屋子，外表實在有些粗糙，但是一種嚴肅素樸的精神，却因此而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孩子走近那所房子時，只見鐵門半開着，他們互相微笑着望了望，便輕輕地溜進門去走上兩層石級，便已看見一個瘦弱的背影，在鋼琴前舞動着他的雙手。一隻花貓蹲在琴邊的沙發上，看到這兩位新來的客人，一抖身站起來迎了上去：「咪咪」地叫着。然而他們却並不注意花貓的歡迎，一直走到彈琴人的身後，非常安靜而專心地聽着。當樂曲彈完時，他們才搶上一步，兩張天真嘻笑的臉，仰起來注視着克明，露出一種極欽佩的樣子。於是克明嚇了一跳，差不多是叫了起來說：「呀！那兒來的一對小天使，你們能這樣安靜地聽我彈琴！」

「你彈的曲子我們常常聽到的，我們有隻留聲機，媽媽就最愛開這個歌兒。」女孩子擺動着一頭柔軟的細髮，嬌聲地說。

「是的，這個歌叫——呀！叫什麼？我總記不得那個英文字兒……」

「叫Frank Martin's Lark，是不是？你只要記住中文『聽聽那雲雀』，這是音樂家修備特所做的曲子，當然是好聽的。」克明牽住他們的手，溫和地說着。

「可是你真彈得同舊音片裏一樣的好聽，你再彈一次吧！」

克明真的放下了他們的手，彈了起來，美麗的聲音傳送到他們的小腦袋裏，使他們不自覺地搖擺着身子，自然地流露出—種活躍的情緒。

「阿維，你們怎麼吵到這裏來了？時候不早了，可以回去了呀！」孩子們看見媽站在門外喚他們

，便一轉身跳了出去，各拉住了媽的一隻手，快樂地跳着。

「媽，這位先生的琴彈得真好，比我們的蓄音片還好聽呢。」

克明也已停止了彈奏，因為他的精神實在也不能再彈下去了。他慢慢地站了起來，無力地移動着脚步，微笑着迎了出來。孩子也拉着媽媽的手，走前幾步。

「對不起，這兩個孩子非常頑皮，擾亂了先生了！」

「不！我，倒很喜歡他們，這樣小的年紀，已經很懂得樂曲的情調了。他們似乎愛好音樂。」

「可不是，他們最愛聽陳克明先生所彈的『小夜曲』，差不多在臨睡前一定要開它好幾次呢。」

「那張片子其實並不好，要是我現在有精神，能够收下幾張蓄音片，要比早年的好多了。」克明感嘆地說着，在黃瘦的臉上，已顯露了疲乏和衰弱，因此便就近的一隻沙發上躺了下去。

「呀，你就是陳克明先生嗎？好久沒有聽到先生的消息了。先生就在這裏嗎？先生的藝術真是對人類造化不小，尤其對於兒童音樂教育上，真有莫大的貢獻。」她說着，不住地注視着克明的全身，兩個孩子也呆呆地望着他，又看看他們的媽媽，好像希望媽媽能够對他們有一番解說，留聲機內的曲子怎末就是他的曲子？媽却也正在驚訝地想着，橫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能够在琴上撥出宇宙間一切美的聲音的音樂家，她是聽過他所有的蓄音片的，尤其是那張「與感樂」是那樣的沉鬱，傷感，而又這麼美麗雄壯，然而誰想得到，奏出那樣偉大譜曲的却是一個瘦弱到幾乎像一具骷髏的人呢？藝術所耗費人的精力，是可想而知的。於是她對他更起了一種崇敬而憐惜的心情，覺得叫這樣的人受病魔的摧毀，實在是不公平的。

「我們中國對於各方面都有興趣研究，惟獨音樂這一種東西不大注意；即有，也只是當牠是一種

娛樂的工具罷了。其實，音樂決不是娛樂，同教育不是娛樂一樣。音樂對於人類的智能和人格，都有極大的關係，我是極希望能夠多多貢獻一點，只是我這人太不行了，極度的神經衰弱，已經使我不能持久到一小時的彈奏，全身便要發抖；作曲差不多是不可能了。」

因為剛才同兩個孩子彈琴時的確太興奮了一些，所以他現在已覺得十分疲倦，差不多已經失去了談話的能力。

「不過先生的藝術，已經有了非常的貢獻了，今天能夠見到先生，覺得非常榮幸，今天真是驚擾了先生，十分對不起，改日再來拜訪。」她看到他那種疲乏的樣子，知道不宜再停留，便牽了孩子，慢慢地走了出去。克明微笑地點了點頭，揮着手，表示和他們送別。他默默地注視他們消失在山坡下，不覺起了一種羨慕之心。要是自己的身體健康一些，和這樣可愛的孩子們在山間玩玩，抱著個「尤格」里里」彈彈，那是多麼有興味呢！自己原是一個愛活動愛美的人，現在給病魔如此壓迫着，苦痛着，真有說不出的悲傷和怨恨。而造成這樣病弱的原因，却全是爲了藝術。他覺得藝術便是整個的人生，而人生是應該建築在神聖的藝術之上的。人生的實際享受，與藝術的理想比較起來，他是情願放棄人生活上上的享受，而追求藝術深處的一種美的真理。因此，二十年來，爲了藝術，差不多拒絕了一切凡人所應有的幸福和享受，把自己的一切慾望，關閉在一個近乎神的純理智的精神領域內。然而誰知道，在沒有真正達到藝術的理想之旨以前，竟不幸地屈服在病魔的權威下了。如果一件事業的成功，一定要有魔鬼來破壞的話，到不如早一些破壞了吧！到底還能享受了一些人生的實際幸福。最可怕的，是自己竟然也懷疑起藝術來了，藝術到底是什麼呢？不過是人生快樂和幻想的一種反映吧！那末何苦把一生像清教徒一樣地去殉身於藝術？藝術的成功雖能給你一種崇高的快樂，可是生活上的種種

困苦和悲哀，却也永留在回憶裏。想到一切偉大的藝術家，以及極有才幹的人，他們的生活，實在沒有一個不充滿了悲哀和苦痛的，往往沒有看到自己苦鬥一生的成功和偉大，却已悄悄地，寂寞地離開了人世。那末，藝術或者又可說只是利他性的人生享受的至性表現了。於是他又想到剛才那兩個孩子，真太可愛了，也許現在他們正在開着自己的著音片，跳着，微笑着，而他們的父母也愉快地看着，笑着，是一種多麼活躍的人生表現呢！然而又有誰想到，在這美麗的音調後面，却隱藏着一個多麼悲慘寂寞的人生呢？克明想到這裏，一腔悲哀湧上心來，覺得這種悲哀的心境，唯有那位短命而薄命的藝人修備特所作的「流浪者」才可以表現出來。心靈的激動使他忘記了身體的疲勞，他默默地走到琴前，態度是那樣地嚴肅，表情是異常的沉鬱，可以說，他的每一個神經已到了極度緊張的時候，急需發洩出來。

克明彈完了這一曲，精神的興奮又終抵擋不住身體的疲乏，雙手又可怕地抖了起來，那隻花貓看到主人停止了彈奏，便跳到克明的膝上，柔聲地「咪咪」地叫着，克明也在牠身上輕輕地撫摸了一回，又抱起來在牠淡紅色的小鼻尖上親了一下，抱了牠坐到沙發上，讓牠縮起了腳，安安逸逸地躺在自己的懷裏，不住撫弄着牠那身潔白而光滑的柔毛。克明的手指便有一種溫暖柔和的感覺，這種感覺漸漸地擴大開去，引起了數年來蟄伏在心心中的溫情，那溫度又漸漸地加高，竟成了一支不可壓制的熱流。呀！「克明不自覺地哼了一聲，自己的一切情緒，竟已滾向那股熱流去了。

十多年了吧！那時自己還是一個年輕英俊的少年，自然身體也是相當康健的，也是一個這麼美麗的秋天，他正彈起來巴的「第五狂想曲」。覺得從藝術上所得到的快樂，實在比從凡人中所得到的報酬要強得多了。

正沉浸在這恬靜的精神享受的當兒，琴笑嘻嘻地走了進來。等克明的樂曲彈完時，便迎上前去，不勝欽佩地說：「克明，你彈得真好，簡直是人間的仙樂呢！」

「可是你今天也真漂亮，簡直是人間的仙子呢！」克明也打趣着說。

克明對於女子的審美觀念，最先便得注意到裙邊下那兩條渾圓的肉腿，看牠的曲線是否恰當，粗細是否勻稱，然後再看到手，從手的纖細柔軟上，想到那雙裹在鞋子內的腳，也一定生得還不差的，於是再看全身每一部的曲線，最後才注意到面部，他覺得一個女子的肉體美比面部美更重要，而全身上却尤其是腿的美最惹人依戀。他只要看到像紅玉雕成的美麗的肉腿，便覺得對他是一種偉大的威脅，彷彿自己會突然變得卑微到不得不拜倒在那兩條柔潤的玉腿之下了。琴便生了兩條可以威脅克明的腿。今天琴是穿了一雙肉色的長統絲襪，更顯得光滑動人，一條黑色綢緞，似乎比平時穿得高了一些，於是那圓圓的豐滿的膝髁，怪可愛地隱現在裙邊。上身是白色反領綢衫，罩着一件淡綠色的絨線外衣，顯得她的膚色格外白嫩了。又因克明和她這末打着，兩頰浮上一層紅霞，一雙烏黑而充滿着智慧的瞳子，在睫毛的掩護下，像兩顆明星似的向克明不住爍着閃光。克明覺得女人的一切，實在有驚人的魔力，他於是像欣賞一個塑像似的對琴注力地望著。誰知琴正也同樣地在注意自己。兩人經過了一次互視之後，克明覺得軟弱而昏眩，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放着電流的危險物，而自己內心的火焰，却又壓制不住地燃燒了起來。差不多要同對方的電流相熔合了。在這刹那間，他的情感和理智起了一種猛烈的爭鬥，那高高在上的理智，總要鎮壓他那動盪着的情感，使他驚覺地反復自問着：「藝術能生長在愛的狂浪中嗎？……」

「克明！想什麼，這樣怪相地望着我！」琴忍不住先開口。

克明的臉色頓時紅了起來，終於說：「我在考慮着我如何才能征服你。」說着，顯露出一種憂鬱而不安的神情。

這句意外的話，使琴怔住了，懷疑地望着他，還是那末一個高而苗條的身子，看上去是有些女性化的。特別是他那張薄而靈活的嘴，狹長的眼睛，時時閃着一種悲涼的幽光，然而當他充滿了熱情時，任何面貌也沒有比他更充盈了歡樂的光彩。不過這種熱情的反面，却也隱藏着同樣強烈的另一種情緒，與這樣的人相處，實在是又危險又困苦的。因為他極易把愛情看作藝術上的敵人，便很容易變成對於女性的憎惡。然而琴却並不因此而退縮，她的個性剛強而好勝，對於固執而有成見的人，她就會毫不放鬆地進攻，因此她就十分頑強而有力地說：「可是我也在考慮着我如何才能征服你。」

「征服我？琴，你有這種思想？這便是你的不幸了。你要知道，我是一個不被任何女子所征服的男子。」克明說話，向來直率而不留情，他要說時，就絕不會想到對方受不受到了。

「然而我要征服你的唯一的女子。」琴的倔強也發展到了極端，她把每一個字都說得很有力，好像每一個字都變了一把把無形的鉗子，緊緊地向克明鉗着。她退到近邊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去，微笑着看着克明的動靜。

克明覺得沒有一個女子比琴更使他不安的了。經過了一個長期間的靜默，克明終於慢慢地走到琴的身邊，把身子斜斜地依着沙發的靠背。琴只要一轉身，差不多就可以靠着克明的胸懷了，然而琴却坐正了一些，把面向着他，仍是毫無動靜地望着。

「琴，我的說話也許太魯莽了些，使你聽了很生氣，但是你可知道，我確是一個異於常人的怪人。」克明溫和地說，臉上漸漸地昇起了一重憂鬱的陰雲。而在這陰雲內，他彷彿又能望見旁人所不

能見到的光明。於是他又繼續說：「你不是愛我的音樂天才嗎？其實，這是我很感到慚愧的，不過我也許是一個酷愛藝術以及對於音樂的感受性超過常人的神經變質者，你可知道我愛好音樂的程度嗎？我的愛好音樂，便是我的靈魂的本身，當我在十三歲那年，我跟了父親到上海某戲院看電影，我聽到了那一隊最完備的管絃細樂合奏，我愉快得全身發抖，眼睛和頭部感到一種緊張的奇熱，如同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我完全沉醉在音樂的夢境中，一直到電影映完了，我才恍然地回復了意識。以後我便一直想着，世界上竟有這樣美的聲音，我覺得我需要它比什麼都需要了。」克明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向琴的臉上作了一次有力的巡視，彷彿說：「你現在知道藝術的偉大嗎？」然後又說下去：「我是把音樂當作愛人一般的了，有時實在比愛人還要熱烈的愛牠，我有一種強烈的佔有慾，時時刻刻想把牠佔有了，不過那完全是一種近於神的慾望，可以說是情和慾的昇華。譬如我在預備彈奏修備特的「興感樂」之前，我就有一種要把他全部佔有了的強烈的慾望。在我彈的時候，我的靈魂可以說便沉醉在另一種生命裏，音樂的藝術和我的靈魂結合而成了另一樣東西了，那愉快的感覺，只有我才知道。」克明忽然站了起來，下意識地踱了兩步，然後坐到鋼琴前的那張檯上，一手接在琴上，低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的靈魂和熱情全付給藝術了，再沒有餘力來談愛情。所以，如果有戀愛這樣東西來闖入我的靈魂時，我便感到苦痛。」

琴一直是靜靜地聽着，到這時候，她對於克明的藝術天才，更進一層地敬愛起來，然而對於他那種清教徒一般的出世觀念，覺得太不實際。無論那一種藝術，應該產生在人生的核心，而人生是精神和物質所造成的，那末，一種藝術的創始，或復興，爲什麼就不能和真實的人生連結在一起呢？愛情也應該是能够激發天才，而不是毀滅天才的。

「克明，我非常尊重你愛好藝術的天性，不過我却以爲戀愛與藝術是不能分割的，戀愛有時固然會破壞藝術上的成功，藝術也會造成戀愛上的悲劇，可是戀愛的創傷，只有藝術才能醫治，而藝術的失敗，也唯有愛情才能使他復生。善於創造的藝術家，應該把藝術和戀愛打成一片，拿愛情來激發天才，用藝術來創造愛情，所以如果能把愛情與藝術互相調劑，互相創造，那末，所得的效果，一定更大了。並且你對於藝術的愛，完全是一種靈的愛，單是一種靈的愛，而沒有肉體的愉快來調劑，恐怕也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生。天所以給人一個美麗的軀體，也決不是造物者的罪惡。……」

「對，你的話全對，而且我對於人體美的欣賞，決不是沒有程度的人，我也歌頌着肉體的美麗，美的本身便是一種藝術。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是代表了美的至性：一是少女的藝術美；一是『指揮者』指揮全體樂隊合奏時的那種嚴肅而又生動的精神美。而我對於女子的那種肉體的藝術美，却只願欣賞，而不敢有佔有的慾望。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是戀愛，結婚，甚至還得愁孩子的生活費，這樣，還有多少精神可以研究藝術呢？那簡直是生命的浪費！」克明站起來，從書架上取了一隻照相機，命令似地對琴說：「不要再談藝術呀，戀愛呀，總之，你只要當我是一個神經異常的怪人好了。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出去玩吧！」

於是兩人便向林間走去，秋色是那末明淨和美麗，克明也就顯得興奮而活躍起來。他好像是一個淘氣的孩子，對於什麼都非常有興趣的，他看見什麼樹或雀子，都有一種特別的興趣，時時拿出照相機，無目的地攝取着。他又時時要琴走在他前面，自己則故意落後一些，趁琴不留意的時候，拿一枝帶泥的野草，或是小石子，瞄準了琴的雙腿擲去，琴嚇得跳了起來，他便笑着說：「琴！你跳得真美，靈極了，」同時又時常把那跳起來的姿態攝了下來。琴也拿石子回擲過去，可是克明輕輕地跳在一

邊，擲了個空。他們很愉快，克明暫時忘記了他的藝術，琴也隱藏了她剛強而顯出女性的柔情，處處能順從克明，使克明感到非常溫柔，調和。

然而漸漸地，琴感到這樣閒遊有着什麼缺憾似的。而克明也由活躍而悠然沉思起來，出神地望着遠處的山色。他沉思時就特別顯得嚴肅英俊而又美麗，琴發現在她面前的，實在是一個最精明，美麗，而又極有天才的青年。她覺得蟄伏在內心的熱情，忽然爆發起來，她把那雙充滿了愛情的眼睛射向克明時，克明也正用同樣熱烈的眼光在望着她。琴感到一陣全身震撼似的昏眩，便禁不住倒向了克明的懷抱，兩個青年人的心熔合在一起，經過了一個長期間的靜默，琴開始恢復了她的意識，現出不勝滿足和幸福地說：「克明，你終於給我征服了！」

「是的，我承認我是暫時的被你征服了，那末，我們來享受我們的快樂吧！」克明的臉上充滿了一種新鮮的，強健的愛的光輝。

「克明，假使那座山是代表藝術，而山下的湖是代表愛情的話，你覺得你情願住一個有山而無湖的地方呢？還是有湖而無山的地方呢？」琴指着前面的湖山，隨意地問着。

克明臉色突變，好像有什麼不幸要降到他身上一般的憂鬱起來，半晌不說一句話。

「克明！怎樣啦！可是我得罪了你什麼！」

「不，什麼也沒有得罪我，不過我忽然覺得女子畢竟是討厭的，你也是討厭的，你們要妨害我的工作，摧殘我的藝術。」說着，臉上的憂鬱更加可怕地增加起來。隨時有暴風雨可以下來似地不安着。終於他用力推開了琴，怒吼地說：「我不能放棄我的藝術，我是要一直居住在那高高的山頂了。」說着，便頭也不回的向山上走去，走向那座小小的紅屋內。一陣美妙的琴聲，便流動在四週的松林裏。

從此以後，克明就更加摒棄一切，把全部精神，一心一意地爲藝術而藝術了。每當他彈奏樂曲的時候，他全部神經起了一種靈感的作用，自己的靈魂與樂曲中的情緒熔合了，然後再以一種狂放的熱情，通過血液和神經，使得一雙手飛舞起來，於是把一切幻像，愛情，快樂，悲哀的感情，從每一個琴鍵上飄揚出來。有時他又常常靜靜地躺着，身子向天，兩手合放在胸前，這樣經過幾個鐘頭之久，追求手指動作的源泉。

十餘年來，他的精神從未離開過藝術，然而不幸的是在藝術的慾望沒有滿足，藝術的理想沒有實現以前，造物者竟殘酷地奪去了他的健康，摧毀了他的官能，那可怖的全身震抖的怪病。尤其使他苦痛的，是身體雖然日趨衰弱，對於肉體存在的感覺却反而加強。每當不接觸音樂的時候，便覺得到對於塵世愛慾的需要，病態的需要。克明又想起王爾德藝術論裏的兩句話：「用你的靈魂醫治官能罷，用你的官能醫治靈魂罷！」然則我應該用什麼來醫治呢？

克明想到這裏，悲涼失望的情緒，變成一個大黑影，包圍了他的四周，使他望不到一些光明。克明疲倦地閉了雙眼，索性忘記了一切，把自己沉浸在黑暗裏。然而在這無邊的黑暗裏，克明恍惚地望到一塊光明，那兒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在跳着，唱着，微笑着。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美麗，小手動得那樣的自然，靈活，他們的每一個動作，充分地表現了美和善，生命與藝術。克明覺得他必需爲他們奏修芒的「夢想」了。然而他正要彈奏的時候，似乎是孩子的母親來招呼他們。這位母親不是別人，竟是琴。

「琴！」克明努力地叫着，可是喉嚨乾枯得發不出聲音，克明急得睜大了眼睛。

什麼都和先前一樣，只有睡在懷裏的那只花貓，不知什麼時候已跳下去了，現在正和透過西窗的

隙縫而在地上不時移動的陽光玩着。克明惘然地站了起來，正望見對面那座青山，在陽光中更顯得燦爛而壯麗了。山旁的西湖，更像披了一層金色稀薄的輕紗，閃爍着萬縷柔光，克明覺得這樣壯麗的山，配着那樣柔美的湖，的確是最美麗最適合了。然而又有幾處地方能有如此完美的湖山相襯着呢？

陽光從山腰漸漸地移到了松樹的頂梢，使整個的松林，更加輝煌嚴肅了。那沉鬱，雄偉，而又美麗的琴聲，又從那所古樸的紅屋裏悠揚地播送出來。

染

疏影

時常，只要我一瞥見常吾省背後柱上那架電話機的影子，我便不由想起它所給予常吾省的煩惱，和常吾省每次接電話的姿態來。

這電話機是很普通的，是一具舊機，裝置在常吾省身後的柱子上，濼看起來，恰像是頂在常吾省後腦上面一樣。它是自我們這銀行開門起，便守在那位置上替行方，替同僚，一直服務到今朝了。以前，市况蕭條，行務清淡，投機未興，人員也少，再加打個電話也得化三分錢，所以牠的事務是很清閒的。直到現在，市面變成早晚不同，萬事變成消息第一的時候，雖然電話價錢一漲再漲，但別人也不在乎，於是牠逐漸忙碌起來，尤其是如今，電話變成投機的神經，而我們人又加多，行務又擴展，同時新的線偏又裝不出，以致這位「老將」，也就「日復一日」地大忙特忙，每天都叫得「力竭聲嘶」。這一來，苦而又忙的，是近水樓台的常吾省先生。

常吾省先生是我們行裏「元老」之一，不說別的，單以他跟這具電話的關係而言，便是個鐵證，因為常吾省先生在行服務的月日，便是他腦後電話的歲月。——也就是我們這行的歲月。在這若干年中，他們這一對相守未分的老伙伴，好像彼此都沒有厭棄過。雖然有時候，在心境不佳的時候，常吾省先生對那聒噪的老伴，會覺到有點煩，但只要他一想到過去行務方面有多少事，都因他隣近電話，而就讓他負起對外接洽公事的大責，以致到今天得有升為部主任的機會，未始不是這聒噪老伴對他之

賜。所以，他這一點厭煩心思，其實都不過是剝那間，而到如今，他依然不放棄於百忙中回轉身去，聽他的電話。在我們的寫字間裏，時時刻刻，我們都可看見：當鈴聲一響，常吾省便會本能地半側身，右手迅向後腦上伸出，那麼準確而輕巧地取下了話筒，僅僅一眨眼，便可聽見聽筒已按在常吾省底耳邊，開始第一個，甚至已接第二三個「喂」了。

憑着他數十年來的經驗，常吾省的聽話技巧是很準確的，他從來不喊錯別人，自然他更不會就誤了行方事務，看他技能，彷彿他可以瞭如指掌地由聽筒中得知對方的顏色。所以，我們每逢有什麼緊急公務，總是推他去接洽。就是在經理室方面，大概也因知道他這一點絕技，故而始終未曾將他調動過一次吧！

不過，自從投機市場日益猖獗，電話日漸加繁之後，常吾省有點表示厭棄他的位置了。在交易市場混亂投機買賣緊張的時候，每日九點後，那接連不斷的電話鈴聲，簡直是像旋轉不已的輪子：一個才完，第二個倒又接上了，彷彿都已在電話公司掛了號似的。這辰光，櫃上也是正忙碌的一刻：『某某企業公司』，『某某貿易公司』，『某某錢莊』，『……』，無數光怪陸離的字號，支票，送銀簿，蜂蝶似的，在大理石的櫃台上飛舞，呼喊，再加上這綿綿不絕的鈴聲，那雜亂而緊張的景象，彷彿交易所就已搬到這裏來一樣。

這時候，常吾省常是手忙足亂，汗流滿面，一邊忙公，一邊又得顧私，像一個拳師似的在施展他的身手。當接到是顧客打來的，他得揮汗跟人家慢條斯理的周旋，當聽見是招呼同事的，他得提起嗓子喊：

「某某某電話！」起初還要高舉着話筒等人家來。

到後來，討厭起來了，他索性把聽筒朝機上一擱，嘴裏狠狠地咕噥着：

「又是行情，又是行情！——不知他們辦公還是辦私！」

但是，咕噥沒有用，報行情的電話還是來，甚至，因為人家聽慣他的聲音，居然也知道他是常吾省先生了。於是來報行情時，索性不請他轉喊別人，而直接對他說：

「喂，常先生嗎？行情大好，金子……，軍票……，丙種……，甲種……，乙種……。」

「喂，常先生嗎？早！今天股票：永安……，新新……，國貨……，內衣……，世界書局……，南洋烟草……，華商電氣……，閩北……，新亞……。」

「哈囉，密司脫常！龍頭細布……，彩球細布……，陽鶴……，飛魚……，喇叭董……。」

都是些毫無感情，像背書樣的一大套，開口便背，背完便掛了，使常吾省起初兩次聽了，連頭腦都弄不清。

「放什麼屁！」他聽完後狠狠地罵道。下決心只當他耳邊風。

不過他究竟是一個好人，他下不了這樣的狠心腸，雖然是這麼一件小事，可是叫他吞下不告人家，他也许会好似吞了個火球樣的，時刻都會粘在腸子裏難受。終於，待手頭空了一點，得了個機會，便借故走到那兩個需要行市的人的面前，斷斷續續地背出那些拗口而又難記的行情與新價。

「老楊，今天有人打電話給你，說龍頭細布……，還沒等他報告完，別人已雙眼直瞪，從椅上跳將起來了。」

「什麼？你說？」

常吾省一情急，他想起來了，連忙變得萬分抱歉地更正：

「哦，哦，對不起，這是金子行情。龍頭細布是，是……，彩球……，陽鶴……」

「這才對呀！」

「剛才事忙，我沒有招呼您！」他更覺抱歉非凡。

「對不起，對不起。……以後，就請你聽一聽好了，橫豎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哈哈市面罷了！」人家向他恭拱手。他也連忙再三地點頭，躬腰，好像已接受了人家的重託似的。

這樣，常吾省竟然漸漸對那些龍頭，陽鶴，新新，永安，開北，南洋熟悉起來了。他已經不會再把那些名稱與行市弄錯，更不會不明白什麼叫喇叭童，什麼叫華電。因為他是清淨慈寡的人，除開爲行服務，就從沒有在別地方化過思想，自從那一次，無意中受了人家「重託」以後，人家雖然是嘴上打個滾，但對於他，却彷彿是一件大事；戰戰兢兢地不敢再弄錯，貽人笑話。他越變越有心得，甚至一星期下來，他在報告那些一長串的行情而後，還會自己表示一點意見說：

「龍頭細布連漲六天，恐怕要起回風了吧？」或者是：

「南市鐵門據說就要開放，那時候，華電準會出一百大關！」

他這些話，人家自然不以爲意，不過他確好像自以爲是，當人家回答他說：

「常先生，你這是書生之見！」時，他總很有把握地答道：

「好，不相信，你等著瞧！」如果他的預言不中，那他会搖搖頭，嘆息一聲說：「投機，偷雞，難猜難猜。」倘若幸而言中，則他就搶上兩步，擠入人家緊張討論的圈子，拍拍對方的肩膀，翹起自己

的揶指，有聲有色地說：

「如何！」

別人既不窘，也不過於討厭，只覺得他是比以前活潑起來了。

事實也是如此，常吾省過去是我們行裏的一怪，他既不活動，又無嗜好。白天在行，夜裏在床，自從進得這裏來，據統計一共不過請了四五天假，其中有一天是結婚，而另一天是喪妻，自此以後，他就索性搬到宿舍裏來住了。星期日除了自己洗洗衣服，刷刷鞋，唯一的嗜好，便是半斤花雕，一場甜睡。處在這都市中生活了近三十年，却仍然是還他一幅不漂土布似的耐用而清潔！

他雖不習禪，但已定靜如老僧，他雖年近四十，可是仍如童子。

所以，僅就這一點活潑，但在常吾省身上發現，却已足令我們感到異常的了。

但在他自己，他好像並不承認是與他人同化。他對於那些在百忙中打來的電話，依然保持相當的厭惡心理，只要在行中公務越是忙碌的時候，便越可發現他這心境。同時，對於行內同事那樣常置公事於不顧，而忙着談行情，打電話，噓噓喳喳地忙着買進賣出，也是他深所疾惡的事。臨到這樣情況的時候，他便又一返當日痛絕電話報道行情的樣子了：

「老吳！以後請你關照他們，別在這個時候來湊熱鬧哪！」

有一次，他甚至狠狠地說了這樣不客氣的話。——這在他，也許已是火冒透頂了。

不過，不一會，只要他手裏有一點空，他連自己却又借小便的機會，順道走過那一羣投機者所常集的桌子，來聽一點新消息。準確得宛如印刷出來的字體似的，他往往在這樣的場合，糾正和供給人家新的消息與行情的數字，使那些日夜從事於研究行情數字的投機英雄，時時連打賭都輸給他。

等到他東道贏了，滿懷自傲與欣喜回到自己座位上時，他又冷眼瞧瞧那一堆仍在熱烈討論投機前途，行情趨勢的人們，禁不住又吐露一點批評：

「真是沒有行規，辦公時間內，不辦公事，讓人家主顧在櫃上老等，自己却在公債長，股票短，像什麼樣子！依我的意見，行員一概不准投機，電話非行務一概不准使用，這才可以使行務入軌，市面安定！」說的時候，雙眼發光，從那副圓的玳瑁眼鏡框中直射出來，好似萬分地表示他的憎恨！

「那麼，你爲什麼也要去談？」有人跟他開玩笑。

「我」，他用手指點點自己，正色說：「我是逢場作戲，跟他們和和調調，根本無所謂！——你看我做投機嗎？」他反問着。

這是鐵證，他從來沒有買進賣出過一樣。雖然市面他是那麼嫻熟。

不久，也許是經理先生們察覺到行風不振了，也許是感到讓行員們這樣自由買賣下去，於行太屬危險了，也許還有別的，這一日，突然下了一紙通告，禁止行員自由投機買賣：

今查得本行中有不規行員，暗自經營不法貿易，不特助長囤積投機之風，抑且有背本行行規，着即日起，一概停止，否則一經察出，當予開除處分。

總經理白

對着這一頁佈告，大家驚呆得出了神，一時不知道怎樣是好，甚至那會主張不准投機的常吾省，也變得沒有精神，這一早晨，也只聽得他懶洋洋地喂喂兩聲，就無後文，有人徵詢他的意見，他祇沒精打彩地回答：

「經理命令，祇有服從！」

整個辦公室，就在這相對無言，窒息難堪的空氣裏度過了半天。看樣子，好像都病了。

就是那常吾省先生，也變得那麼垂頭喪氣，他不像別人那樣離不開投機，爲什麼也這樣不快？實在令人找不出理由來。

到吃飯時，樓上電鈴響了，他還癡癡地向着天花板凝視，彷彿忘却了飢餓。還是我們招呼他，他才驚覺的。進了電梯，他兩眼看着一層層墜下去的樓面，若有所思地一直站到八樓，機械地跟我們出電梯，進了飯堂，又不知找那一桌坐才好。舉箸他也忘了，一點不像往日跟人家搶肉的神態。我疑心他今天病了。於是我用肘觸動他：

「喂，常先生，別客氣呀！」

「……好！」他隨便地夾了一箸青菜。

「你病了？」我問他。

「病？——」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我有點生氣了，覺得他又怪了起來。禁不住白他一眼，却不料由他凝聚的眼神中，倒發覺他是神彩奕奕的！

我突然發現到我們這飯堂門外，正有着震人心弦的播音聲，有力地飛躍於這飯廳中。

「……：條子大好，狂漲……：開盤……：收盤……：華股新亞有升股消息，開盤連升……：永安……：內衣……：商務，中華，世界……：龍頭細布……：彩球……：陽鶴……：」

這正是對面八〇六號房間裏，一家企業公司的收音機中播出的。雖然聲音是那麼隨便，但感人却

那麼至深，霎時間只聽得擱箸放碗的叮噠聲，有幾個搶出飯堂，奔到甬道裏，有些人甚至來不及塞電梯，滾滾似的下了石梯。

「行情大好，我們却好像蒙在鼓裏！」

「怎麼正巧今天出了佈告！」

「他媽的佈告！」

「你空頭？」

「怎不是，要早上得電話，我不是早割掉了刺！」

「老周，你再添飯哪？」

「開你媽的竊開心！——吃得落飯！」

大家搶着朝電梯那邊擠，很少有人再像往日一樣的考究牙籤，待絞洗臉毛巾了。

常吾省也好像身不由主地，恍恍惚惚，早混進那亂烘烘的一羣中去，只見他張大眼睛，在那對大而圓的玳瑁鏡框中，空洞地轉來轉去，彷彿是在尋找什麼失物。

一會兒，他消沒在那陣退潮似的人羣裏了。

待我趕快嚥好三碗飯，抹了嘴，跑下八樓，到了辦公室裏，因為午飯後有兩小時休息的原故，那本來坐滿的寫字間，已走騰得宛如晨星。

我不會有心注意別人，只是老惦念着常吾省先生，他今天的行動太出於我的意外了。我一找他，立被發現，他並沒有出去，祇是默默地停在他那老位置上，一言不發，狠狠地用鋼製的票夾在扯領下那些刺蝟似的短髮。我眼光投射過他的頭；再瞥見正掛在他那頂後的電話機，我就不由地覺到他彷彿

正是在和那沉默已久的老伴鬥氣。

這時候，屋子裏是寂靜的，祇賸幾個小職員在整理上午未會辦完的單據。經過了半日的忙亂，我總覺得這當口是合乎「忙裏偷閑」最樂意的時候了。我燃上一枝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禁不住一雙眼又投射在常吾省的身上，我一時猜不透有什麼大事，會使得那生活習慣已足足刻板了近三十年的人，一旦這樣混亂起來？在往日，常吾省捨小菜是第一，飯量也是魁首，就是當他的妻子因難產而亡的時候，他也祇有憂鬱，而沒有這樣不安。

我不相信現在常吾省手裏也有了什麼多頭空頭，事實上也沒有人談起過他進了什麼東西。

結果仍是電話來打破我這無從着手的研究，和常吾省的拔鬚工作。——當鈴聲轟然響起時，我又目睹一次常吾省的接電話姿態，同時這一次還在他底臉上看到一點奇蹟。便是當他開鈴的一刹那，他的臉部是歡躍而驚喜的，彷彿我們在待一個人，而那個人果然來到時一樣。但是，這真是剎那的異蹟，僅僅是一霎時，那暖和的景象便溶化了，並不是因為那電話是別人的，而彷彿是他自己在抑止這不由己的喜悅。

我不能再旁觀下去，休息的時間已滿了，行門又開了，早候在門外的客人又蜂湧進來。由邊門，斷絕地是偷進來的行員們。他們乘這休息的寶貴時間，溜了出去，聽消息，做買賣，去辦他們自己的公去了。立刻，這清冷地的屋子裏又吵鬧起來，顧客的話，行員的聲，盡是些數字在空氣中拋來擲去。有的甚至忘情地丟開櫃台上的客人，東竄西跑地，伏在人家公事桌上，面紅耳赤，喜氣洋洋，但又裝做爲公事而談話的姿勢，低低地，却又興奮地，在大談其新聞與消息。

常吾省很守行規，他現在運氣都出，眉頭皺緊，好似肚子痛樣的，狠命地在寫傳票，把每個字

的橫和豎，都給用鋼筆捺得開了花，變成一個空心字。他頭也不抬起，雙耳却像貓兒似的聳立着，會兒，豆大的汗珠，從額際，鼻上，頸間滲出了。

八九月的天氣，委實是：雖不過熱，但有時也悶人得緊。何況這屋子裏人的血，又都是那麼沸騰的。

我解開了一個領紐。

常吾省是規矩人，他從來不喜這潦隨便做的。我見他臉上越變越紅，汗也格外流得多，終於，他突然像有一股不可阻攔的力量，衝出了座位，跑到支柱後面，將那停了已久的電扇，一下子開了一個。一隻在我頭頂上，我沒有防着，扇一動，積堆在葉上的灰塵，暴雨似的洒了我一頭。可是我瞥眼看他，他却不顧那揚起的塵埃落向身上，正解領而迎風。

不過他的臉，却鐵青得那麼可怕。

「喂！喂！常先生！你——」灰塵颺到人家身上，有人在警告他了。

他好似不聞，銅鈴似的眼珠彷彿懸在那圓玳瑁鏡框裏彈動。

「喂！老常！」人家的語聲加強了。

「怎麼！」他緩緩地回答。

「這時候，你開電風扇？」

「怎麼？不好開！」

這樣激起了人家的怒火。

「你發瘋了！」人家不再徵詢他了，走過去將兩隻電扇一併關上。

我打了個寒噤。

這時常吾省像老虎一樣的撲到開關前面，把那速度還未減低的風扇又撥動了。

「你是什麼？你管得了我？」他一面咕噥着。

「你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人家駁他。

「要你管？你發冷，我熱！」

「你——瘋子！」

「你媽的，你罵人！」

他們越吵越高，甚至要撲打起來。看着常吾省那種好鬥的姿態，我突然覺得不認識他了，現在這個突出了眼，爆着青筋，漲粗了脖子，飛着白沫罵人的傢伙，便是昔日心平氣和，終年默默，常日幽默的常吾省先生。

我們都覺常吾省這回爲了這點小事跟人家傷了和氣，有點不值得，雖然在他那副氣可吞山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相信這次常吾省不會怎樣吃虧，但是比之他過去的行爲，總有點感得勝亦不武。

幸虧他們的嗓音越吵越大，甚至震得經理室也知道了。第一走出來的是副經理，他鎮壓下了常吾省。

「吾省，你這像什麼樣子？」副經理是常吾省的師輩，常吾省又是一個怪信倫理的人。終於他斂了威，但仍倖倖地說：

「我熱，我開風扇，要他管！」

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連副經理也笑將起來：

「不錯，不錯，你熱，你說得出嗎？我看你人不舒服，在發熱，你不要再說了，你還是到裏面去將息些吧。」不由他分說，副經理吩咐茶房挽了常吾省走到裏面去了。倒落了個喜劇來收場。

祇是，大家都有點注意常吾省今天有點變態。

「也許，他真是病了。」我想。而我也相信只有病，才會使一個好人換了副胎骨！

於是，我再不因他剛才使我吃灰而怨他，更不因他剛才那種失態而笑他，想到他人品，環境，和那寂寞的人生，我轉而惦念着他底病。

一連許多時候，我的手頭都沒有空，來不及抽身到裏面去探望一下常吾省。直到傍晚，才算得了閑，待我拂了拂身，離開位置時，屋靜人稀，老捨買報的啞嗓子也已在窗外叫成一片，原來已近五點鐘了。

我想常吾省現在不知怎麼樣了，茶房不知會服侍了他？懷着這心思，我輕輕地踏進後面幽靜的休息室，却不禁一驚，原來室中闕無一人，連賸留的烟味都沒有，可以想見這屋子斷人已久。我忙招呼茶房：

「人呢？」

「經理們三點多便走了。」

「不，我說那病了的常先生。」

「哦，他，」他帶笑地說，「他也早走了。經理們才離開這裏，他便也走了。」

「他沒有什麼？」

「很好哪！」

染

「精神——」

「不錯哪。」

「他好好地出去的？」

「唔……」他想了想，「他大概嫌默坐在這裏悶氣，所以，後來……後來一聽見窗外喊賣夜報，他便叫我去買張夜報瞧瞧。我正要去，他又改變主意，他自己去了。」

「爲什麼？」

「誰知道。——也許，他嫌我買的太慢吧？」他添上說。

「太慢！」我不自覺地跟說一句，好似感得這句話有意思。

「你怎知道？」但我又問。

他顯然着慌了，不知怎樣應付。只得支吾地說：

「我想，喜歡看報的人總希望早些見到報紙呵！」

這猜測沒有錯，彷彿也說中了我。我會覺得注意時局的人，總愛看報紙，而且越早越好，真有那茶房所說最好自己去買的樣子。不過，對於常吾省，這是說不通的，因爲常吾省是一個不與聞時局的人，除了閑得無聊，拿了張新聞報看看戲院廣告以外，根本不注意什麼美國邱吉爾，英國羅斯福，而這回怎又會自己搶出去買報呢？

好了，一天的工作已經勞瘁極了。常吾省既然不病，那就算了，又何必再去多想什麼呢？想到這裏，便想到八樓飯間裏去拍兩下乒乓球，寬散一下身心。

蹣跚地走上八樓，在扶梯口便聽得飯堂裏人聲鼎沸，好像在拍乒乓球的人不少。可是怪的是沒有

球聲，祇有七張八嘴的聲音，我伸頭一張，原來圍繞着那張乒乓球桌而立的，就是下面稀去了的人們，他們正把華股，金子，細布，紗花的數字，帶到這裏來拋擲呢。

我沒有細看他們，也不願再進去聽那些於我是枯燥的數字了，獨自兒背身面窗而立，在樓梯的轉灣口。

下垂的紅日已湮沒於西天的烏雲陣中了，白雲障縫裏，倔強的光芒，像針尖樣的掙裂出來，一直伸展到半天，在那碧晴的蒼穹間，劃成一條淡紅的大道。下面平屋上的天窗耀耀明着，像看見了平靜的井底，雖是在都市，但這薄暮時的自然景色，却也容易拂除我一日的疲勞。

我握住窗沿，探身向前吸口氣。

點綴於長空，成羣底烏鵲歸巢了。

我覺得我底身後也嘈雜起來，有嘆氣，有怨聲，有痰，也有烟臭，紛沓的脚步，和零亂的數字，一塊兒堵塞住我的五官，我知道他們也將散了。

我聽他們三三兩兩地逐漸消失於石梯的下邊。

我聽他們一羣羣地沉落在電梯中間。祇是我沒有回頭去招呼他們，他們也好像沒有瞧見我。

到人稀了，我底眼睛突然在那外開的玻璃窗上，似乎看到什麼，我本能回轉頭，站在我身邊朝我度量的是常吾省的影子。

他手裏拿了一卷報紙，用那卷成筒的一端，抵住了下巴。見到我回過身來倒先赧然地笑了。

「哦，老常！你好了！」我恭然地問。

「我沒什麼！」他不得已地低低回答。

「我還以為你在休息室，那知——」

「噢，我，我去買了張夜報。」他將手中的報掄了掄。

「夜報上怎說哪？」

好像被人發現大漏洞似的，他端詳我一下，這才機巧地說：

「還是老樣子，——你要瞧瞧？」他把報塞到我手裏。

我打開一瞧，原來是第二版迎目的幾行大字，正叙着今天的商情。我再把牠反轉來，正面的大題

目却是英軍又在法屬馬達加斯加島登陸。

「哦，這是大事呀。」我指指這新聞說。

「什麼？」他茫然地。

「你沒看？」看着他茫然的樣子，我很奇怪。

「我看，我看的。」他爲掩飾起見，慌忙地說。「我看看這個？」他指指那第二版的商業新聞。

「哦！這個！」一瞧那行「大戶猛抬，各價又一致上升」的標題，我底嗓音突然變得不自然起

來，幾乎連對常吾省說話也好像有點氣憤。猛憶起近來常吾省愛聽行情，喜談消息的行爲，我片刻間竟也相信常吾省也是在做授機了。

「那麼，常先生，你手裏有了那一項？金子？紗？布？公債？華股還是國點兒呢絨？」我搖擺着紙，敲擊窗口，惡意地一口氣說完。

「我？——我？」他張口結舌，連連地搖着頭說，「我一樣也沒有！」他說時，面臉板正，斬鐵斷釘地，好似在發誓。

「那麼，你是在研究！」我變得挖苦他。「請問有什麼投機心得嗎？」

不想他倒沒有再對我這挖苦感到刺痛，却苦笑一下，把身子貼近我來，和我一塊兒並立在窗口，顯然他也從我語聲的變化裏，懂得我的莫名的氣憤已經消逝了。

我們就這樣讓問號掛在空中，默然了半晌，各自驕眼掃向於那無遮的晴空。深藍的天色變灰了，剛才日落的奇景已寂然消滅，西方是烏沉沉的，祇是雲塊的周圍邊上，猶存留點未熄的餘燼。昏昏的暮色，自四方攏合上來。

眼看清這一些，其實我的心仍集中在我左右的人的身上。我底眼角可以瞥見常吾省的一雙大眼，像釘樣的凝視着這暗灰的天空。

「唉！」如我所料那般，他輕舒一口氣，「——你在笑我不是？你笑我無事忙。不錯，我有時候自己也笑自己，笑我未免無聊，而你說我研究，那就是挖苦了。……我研究？研究這些東西？」——他這點我手裏的報紙，意思是指數在上面的行情。「鬼才有心思去化工夫在這上面，祇是奇怪的，是這些數目字會來粘住你，耳朵裏聽得多了，奇怪，你自然也就記得清，背得出了。譬如說，永安股票，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樣子，可是我對牠的行情却非常熟。起先固然是拗口難記，但到後來，我却可以預知牠的行情變化，譬如，我剛才跟他們打賭，永安股票明天可以出……：……：關口，龍頭細布……：」

我有點怕這些數字，趕忙打斷他：

「那麼，你也可以買進些呀，你看得準，今天買進，明天賣出，不是鈔票賺進了？」
他安詳地搖搖頭。

「做投機發財？」他說，「我不想，酒，色，財，氣，這都有命，不可強求。我這個人，我知道，四個字都沒有。不必強求，不必強求！」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好似安息一下他太激動的心弦。再停一會，忽然又加一句說：

「就是說，我發財了，我這個光人，又有什麼用？」

「那你又研究牠幹麼？」我捋一捋手裏一卷捏破的夜報。

「呃，我說過，這不是研究。」他堅持地聲明。

「是算什麼？」

他低頭思索一會，終於得不到結論：

「形容不出，只是空洞……」

「所以你把牠當烟捲兒解悶，沒有牠便六神無主，要跟人家打架了？——好大的癮！」我率直而開玩笑地說。

他嘿嘿地笑了，似乎是勉強的遮羞地笑了，藉着這點勢，趁便對我說了聲「明天見」，便躡下那已漆黑似的石級樓梯。那單調的腳步聲，在那靜了的石梯上發出，就好像拖着「一個」空洞！」窗外更黑了。遠遠地一粒星火在閃，不辨是火，不辨是星。

我仍不想立刻便走，這得得的一場談話是留有韻味的。好似那石級上，到現在還傳來他的空洞的足音一樣。我不明白常吾省先生今天那裏來的好興緻，吐出了這一些有趣的衷腸。我感到很有趣，只是，奇怪得很，因為這個人，遭遇這樣的事，這樣的環境，又說這樣的話，令我底感受也好像有點空洞。

不再多想它了，我一手朝窗外丟開那卷夜報，夜風吹開它，如同一隻白鷗似的飄落開去，逐漸被無邊的黑色吞噬了。

我很鬱鬱！

明天，我和常吾省先生又相見了。他昨天彷彿是喝個醉，今天又復原了，他似已忘去我們昨天那場有趣的對話，只是時時刻刻偷偷摸摸，趁空兒來向人家打聽行情。

他「病」好了，而我，却有着一種宛如看見一幅潔白的布疋，被染在顏缸裏時，那樣惋惜而又不自在的心情。我彷彿「病」起來了，我覺得我的體內發熱，心在焦，蒸化成一股要想找人吵罵一次，甚至毆打一次的力量，在向外推，向外擴展……



種五第書叢誌雜

經 意 生

集 說 小 篇 短

編纂者：雜誌社編輯部
出版者：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街燈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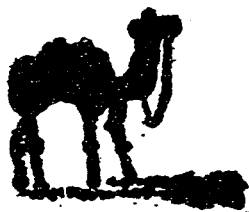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建國書店

南京太平路大行宮口
新國民書店

印刷者：建東印刷公司
蘇州護龍街七〇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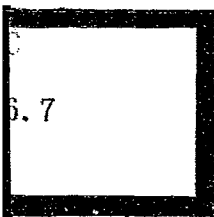
定價：每册四十五元
霍山路五九一六〇五
民國卅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66



22

35



6.7

45.00